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335

Appendix III/Vol.III

17 September 1982

CHINESE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三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GE. 82-66733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6

18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五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下午3时30分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博赫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王芷芸女士

古 巴: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赛义德·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哈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迈纳先生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璠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伯克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冈德森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巴尼·阿代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六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有加拿大、埃及、秘鲁、南斯拉夫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加拿大代表麦克费尔大使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先生，首先让我对新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祝贺你担任我们这届会议开头一个月的主席。我不仅要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会议主席的传统支持，而且还要向你表示历届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个月会议主席都曾得到的同情。我自己是过来人，我知道这种同情是需要的，你已经得到了这种同情。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主席表示敬意，他担任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最后一个月的主席，这也是一项不仅值得赞扬而且值得同情的繁重任务，他确实值得并已得到我们大家的赞扬和同情。

我想再用一点时间对我们先前的意大利同事表示悼念。我这样做也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出人道主义、幽默感和友情，我还想不起有哪一个象我们这个会议那么复杂的国际会议上具备以上品质显得更加重要。我认为他具备这些品质并且表现了它们。我想我们应该纪念他，在困难时刻从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中汲取鼓舞力量。

今天，我愿意谈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我们今年前段工作努力的中心，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前时期的一些活动。为此，我愿意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委员会内外目前情况下，可以在哪些方面最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提出我们的看法。

由于种种原因，198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但在二十世纪，似乎每年都不平凡。既有良机也有风险。今年，由我们支配的可抓住良机的时间特别短促。同样，这个机构的历史也短，自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建立本委员会以来，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要作出能持久的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尽管如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代表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效能和它在委托它处理的重大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作出评价。我们关于这种评价的结果肯定应该有清醒的想法。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国际安全与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的国际气氛中进行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展，或缺乏进展，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会场以外的世界局势。无论程序上的策略多么及时，无论文件的起草多么巧妙，都无法抹煞这样的严酷事实，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只能在国际生活现实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进展。

目前的国际条件告诉我们，国际安全和稳定不能视为当然。国际上严重关注的一个焦点——阿富汗——现在又加上了另一个——波兰。不论当地的情况可能有多大区别，我们许多人都从两国局势中得出相同的结论。毋庸置疑，波兰事件雄辩地——和可悲地——强调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某些人可能认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事纯属国内事务，但可以肯定，它对东西方之间建立新的信任气氛的最近前景具有深刻的消极影响。因而影响到我们的讨论，以及我们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欧洲稳定和安全的远景，其影响远远超出它们本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同其他人一样，特鲁多总理最近曾经指出，经济问题和国际争端，在数量和复杂程度上，都增加了。可悲的是，在所有各种国际关系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事实上，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能源问题，核扩散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难民问题以及零星分散的暴力行为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可是，不论当前的国际气氛如何，在寻求裁军谈判委员会自身所规定的目标的过程中，作出一切努力，探索一切途径，难道不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吗？我们的期望当然必须受到国际局势迫使我们面对的现实的限制。我们不相信无视这些现实就会更容易解决现实所提出来的问题。求助于“政治意愿”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我们应当继续进行工作，我们主张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不是对抗。

那么又怎样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届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景呢？我们是否应从最近一次联大的成果中得到鼓舞呢？联大通过了许多决议，但是，同本委员会工作有关的，涉及任何实质问题的决议，却没有一个是经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这就不能说是个进步。同样，一些符合提案国的利益多于符合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决议的出现，也不能理解为是个进步。此外，联大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希望以组织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上的措施来解决实质问题，把这些问题转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尤其是在本机构工作负担已经过重的时候，这种做法是否有好处值得怀疑。

这些都是事实。只有在更充分地认识这些事实并愿意处理它们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大家都希望取得成功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贡献。我们能不能做到在1978年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取得建树而不是有意无意地破坏1978年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导致那个协商一致意见的考虑作为指针，并在前进的道路上努力达成最高程度的协议吗？

我曾于去年春天指出过，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对我们的行动方向作出客观的评价，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正逐步接近下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拥有独特的权威性，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再次重申，它的权威性最终取决于它取得的成果。今年我们的会期较短，但人们却期待委员会作出更大的成绩。因此，让我们正视它并比过去寄予更多的希望吧。这些就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前影响着委员会所承担的各项任务的国际和国内气氛。我现在想简单地谈一谈这些任务：

那些参加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工作的人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起草最后的化学武器条约所涉及的许多最复杂的问题已经辩明并确定下来。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有些是实质问题，有些是技术性问题，特别是核查可能的条约的条款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是更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

我们感到极大遗憾的是，由加拿大、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日本共同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传统决议没有在上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味着如果在本委员会有人提出，就是可能在程序问题上进行长期的辩论。我们认为并且担心，这样的辩论会因为形式问题而损害其内容。但是，我们深信这样的辩论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问题能在本委员会协商一致通过。

很多人期望《综合裁军方案》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在我们努力拟订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综合方案过程中，促成协商一致的程序特别重要，这个程序在于找出协议的最低共同点并把它提到最高共同点。这个程序需要有耐心和灵活性，因为只有通过妥协才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还有重大的问题遗留下来，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协商一致决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感到有信心，因为在举行审查会议的问题上，看来是逐渐趋向一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仍然认为，缔结一个放射性武器条约有利于杜绝一种可供选择的武器和它的研制前景。我们并不夸大这样一个条约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的确认为它是一项积极的步骤。既然这样，如果有可能——我们认为有可能——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会时完成这一条约的案文，那将是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有能力产生协议的第一个具体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一象征性的理由，我们认为完成一个案文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重要。还有若干建议可以纳入放射性条约案文中去，特别是瑞典提出的那个关于保障民用核设施不受攻击的建议。本谈判机构肯定完全有能力连同已经进行的、关于条约的工作一起，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现在对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已探讨过了，而且往往是非常详尽的探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取得协议的最高共同点的时候了。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本委员会众所周知的原因，看来不会商定什么“共同方案”的。因此，我们支持这样的建议，即作为一个临时性解决办法，设法由安理会在一个措词合适的决议里面宣布各个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的总结。我们相信，由安理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我们还不能称它为谈判——快要恢复了。在上一届会议上，这一讨论的某些方面使我们受到了鼓舞：讨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引起的一些复杂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核裁军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必要前提。对于常规武器，我们必须在主张裁军——它将满足也必须满足一些特殊条件——之前了解它们为什么存在。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讨论将进而发展为核国家和非核国家一起对我们大家寻求的切实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抽象的目标进行的对话。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把去年已开始的工作进程继续下去。让我们继续优先审议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程序性或抽象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适当重视建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问题是会收到成效的。但我们也不要过分重视这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它基本上还是个程序问题，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具有很大象征性意义，我们的实质性问题应该是最最终缔结一项禁试条约，而不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工作小组。我们最好把我们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努力集中到那些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现在我愿意就我们可以最好地运用我们力量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项可以核查的多边全面禁试条约的实现，从而永远停止在任何环境下进行的一切核试验，仍然是加拿大的基本目标。这是我国总理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窒息战略”四种相互联系的核军备控制措施之一。这个战略主张曾在去年6月在加拿大众议院重申过。

1954年以来，核禁试的议题一直是联合国议程的一部分。自从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签字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要求日内瓦的谈判机构就全面禁试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从1977年7月起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进行了谈判，到1980年11月谈判暂停。联合国大会所要求的建立一个负责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所需的协商一致，我们至今没有取得。

过去两年来，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制定全面禁试条约中负起某些实质性职责——即本谈判机构应早日作些有益和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损害三边谈判的成就。加拿大已要求恢复三边谈判。一年以前，加拿大曾在本委员会宣布它“愿意为规定本委员会的实质性职责作出贡献”。我们已公开表示赞成建立具有恰当任务范围的特设工作小组。加拿大在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参与提出吁请建立工作小组的决议，尽管如我们去年7月16日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全面禁试条约，不是建立工作小组本身；我们支持建立工作小组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有助于这一方针，也就是说，应把工作小组看成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不要让这个问题的辩论陷入象征主义，从而妨碍眼前的实际问题。”

建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基本上是个程序性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建立一个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主持下的政治专家小组，来讨论1977年到1980年间三边谈判中没有争议的问题。它可以包括象澳大利亚1980年4月在本委员会提出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的财政、法律和行政等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小组的任务范围当然得同三边谈判的国家协商确定。

加拿大不相信核武器试验一定会永远或按它目前令人不安的速度继续下去。对试验的次数和爆炸力加以限制是可能的，也可能限制试验场地的地理位置。除现有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的核试验协议外还可以补充其他一些可能导致最后的全面禁试条约这个目标的其他协议。有必要推动谈判的进程。有必要避免由于核试验问题谈判进程继续停顿本身造成的危险。若干军备控制条约得以实现是制定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创造了先例的结果。其中包括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有些人争议说，上述两个条约的批准是不可取的而且可能起反作用。我们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两个条约在国际合作下如能充分执行，就可以利用作为基础，谋求实现全面禁试条约。

级限禁试条约与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批准可以促使实施对核试验爆炸力的限制，虽然是限制在较高水平上。也可以按级限禁试条约的议定书的规定那样，实行试验计划技术资料的交换和把试验局限于具体的指定的场所。还可以促使实施和平核爆炸条约议定书中有关监测和交换情报的技术安排等条款。

一个非常有益的进一步措施就是恢复三边谈判，谈判的具体目的是得出一个第二阶段的协议，它将进一步限制试验的次數和爆炸力以及试验场地的位置。这种协议可以规定具体的裁减，或者最好是规定分期进行一系列裁减。

这样的进程开始以后，看来可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地震事件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设想一个更大的工作范围，参加与上述两个条约有关的情报交换的各个方面。到不久的将来的某个阶段，进行国际地震资料的交换似乎也是有益的。

执行这种有关临时协议的国际核查措施，意味着一旦三边谈判达成这样的协议，就会至少在某些方面导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参加。

加拿大希望在这样的进程中，其他核武器国家法国和中国将会参加进来并签署部分禁试条约。

一个可以核查的第二阶段协议建立起来的信任又将使为走向永久性的全面禁试条约所需要的任何其他限制和裁减协议成为可能。

提出上述想法是为了帮助委员会集中力量于我们认为有可能的方面——在核试验谈判过程中的某些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很愿意为此而努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全面禁试条约。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意谈一下本委员会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关系，我们认为，尽可能多地把委员会负责处理的任务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完成是符合本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委员会的利益的。有人主张，那些在本委员会不那么容易解决的项目应该留待特别联大会上解决。我们不应幻想在这个谈判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那个职能和目的根本不同的特别联大上就更容易得到解决。我们相信——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本委员会应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它的贡献不应是加重负担，当然，如果委员会达不到它的目标，加重负担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从真正的意义上看，裁军谈判委员会还处在试验阶段，并将根据它在这届会议上取得的成果接受鉴定。因此，让我们在工作进行中牢牢记住这一点吧。

主席：谢谢你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我请埃及代表里迪大使发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你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始。我们愿和你一起来祈祷，乞求真主使这次会议能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我们还要利用这一机会祝贺你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并向与我们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的兄弟、伊朗人民，致以最好的祝愿。我们还要向前任主席萨尼大使对委员会工作的明智和有效的指导表示由衷的赞赏。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我们亲爱的同事蒙特泽莫洛夫大使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悲伤和哀悼。

我还要向代表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尼日利亚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所有新同事们表示欢迎。

当我们开始新一轮工作的时候，稍事停歇估计一下军备竞赛的形势是十分自然的，停止军备竞赛是我们在此进行审议的目的。遗憾的是，尽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无数决议，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生产仍肆无忌惮地继续着，实际上它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势头，而且由于科学和技术的惊人发展，这种武器的毁灭性已大大增加。这一事态引起了一种新的正规统计的出现，通常称为超杀能力统计，是用于计算现有武库能够毁灭人类的次数的。总之，现有武库的现有的和潜在的毁灭性以及其进一步生产的开支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将近一年的裁军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的讨论构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弥漫着不真实的气氛，我们不得不对语言和行动之间，诺言及其执行之间的差距表示吃惊：

(里迪先生, 埃及)

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草拟了一个国际的裁军战略, 并通过建立了进行审议的机构和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 使裁军机构合理化, 但自从那次会议以来到今天的这段时间里, 在裁军领域中没有取得一项真正的成绩。实际上我们今天已陷入了僵局。

在这个局面上如果我们又考虑到第三世界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和均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毫无进展的局面, 那么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继续浪费在生产更多的战争和毁灭性工具所呈现的情景, 将人们对于人类所走的这条暗淡的道路确实应该加以深思。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号召已经作出了响应。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即, 一大批无核武器国家, 绝大多数是未参加任何军事同盟的发展中国家, 都遵守不扩散条约, 由于同样的原因该条约也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保证达成核裁军和停止核武器试验, 但不幸的是, 这种保证迄今完全未能履行。

此外, 在这个委员会中, 我国代表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一起, 已经尽其最大努力提出了很多改进我们工作的提案。然而, 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联大特别会议之间的四年间隙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确实的成效。最明显的证据是, 尽管我们坚持不懈, 尽管联大不断地作出决议, 我们甚而还不能建立处理议程项目1和项目2的适当的机构。

不言而喻, 在促进裁军谈判的国际气氛和国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关系。近来, 在世界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定的行为在不断地增加对兄弟般的阿富汗人民的继续压迫就是这种情况的悲惨见证。我们还要提到的是, 诉诸武力的政策和违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情况, 以及以武力吞并领土的企图也在不断增加。此种违法行为无可争辩地会影响国际气氛和加深怀疑、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超级大国有责任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 他们对于加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机构, 制止侵略和确保遵守宪章的各项原则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鉴于这些考虑, 联大第二届特别会议可能有必要对裁军和所有有关的国际行为、国际安全、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构的活力和保证尊重宪章的各项原则以及履行联合国决议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

(里迪先生, 埃及)

但同时裁军问题已变得如此重要和紧迫, 因此, 继续进行谈判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认为, 这种谈判不应在任何借口或情况下停下来, 因为没有人能否认核武器的积累和发展已构成了整个人类生存的最致命的和最直接的危险。

因此, 我国代表团欢迎去年11月30日在日内瓦开始进行的美苏之间就撤出欧洲的中程核导弹问题进行的谈判, 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尽管国际局势在恶化, 这些谈判仍然开始了, 我们祝愿它们成功。我们与谈判双方同样希望达成欧洲的安全, 以使欧洲人民能够在其领土上不会受到使用核武器威胁的气氛中生活。

欧洲安全的加强明显地将对我们地区的安全和我们在中东和非洲建立无核武器区所作的努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埃及对这些谈判特别关心。

同时, 我们要强烈地敦促双方就早日开始裁减战略核武器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这将无疑地使在这种气氛中所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得以加强, 否则就是一片悲观。

现在我愿就本委员会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作为开始我们不得不重申一下我们的原则立场, 即委员会应对项目1和项目2, 也就是从第一届会议以来就在其议程上的、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履行其职责。埃及在去年差不多是在这同一时候,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批准时, 明确指出, 在采取这一步骤和接受遵守该条约所要求的义务时, 希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承担义务。为此, 埃及外交部当时发表了声明并将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文件散发, 内容如下:

“埃及对核国家, 特别是对两个超级大国表示强烈不满, 因为它们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

该声明接着说:

“再者, 尽管自1963年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以来已经17年过去了, 但核武器国家还在声称, 在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各种困难, 其实需要的只是一种达到此目的的政治意志。”

在这一明确声明的基础上, 我们再次敦促超级大国履行其承担的义务。我要补充的是, 我们认为我们也有权了解有关三边会谈的命运, 我们曾希望它能协助本委

(里迪先生, 埃及)

员会完成其主要责任。同样,我们继续坚决要求就这些议程项目的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使委员会能够履行有关的最关键和危险的裁军问题的职权。

现在谈谈有关化学武器的项目,我们已在具体组成部分以及详细条文的制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便列入一项有关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条约中。我们认为早日缔结这样的条约已成为十分紧急的工作,鉴于发展的形势预示着化学武器生产正在加紧,如果不立即迅速地缔结这项条约,那么这形势将会制造出额外的困难。鉴于此种情况,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为此,本委员会应该竭尽全力利用去年在利德戈尔德大使领导下的特设工作小组取得的进展,力求完成一项化学武器条约。

现在离开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召开只剩下几个月了。因此,我们是在时间的压力下工作,以便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对一些问题的审议。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裁军方案。在4月份本届会议结束之前,希望对此最后达成协议并加以制定。有关这个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正在对列入该方案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探索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剩下的问题是就一些关键的问题达成协议,特别是关于“措施”,方案的性质,和履行方案的期限问题。

除了我们希望在这一期的会议结束时能完成《综合裁军方案》之外,难道不应该努力使某些在审议中的其他项目达成协议,以便将成果提交给第二届特别会议吗?在这点上,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就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承担清楚和明确的责任达成协议。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核武器国家发表了他们单方面的宣言。然而,现在普遍认为这些宣言是不够的,没有提供足够的保证。如果在本委员会中,我们能够在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全体会议本身以及联大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定,要求核武器国家清楚、明确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就能够取得最有意义的成就。而且这种发展将回答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要求,它们的大多数都自愿放弃了条约范围内的核选择,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检查和核查程序的管辖之下。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虽然这种公约不是裁军议程上的紧迫的优先项目,但我们认为,缔结这项公约将为防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努力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认为,从法

(里迪先生, 埃及)

律上禁止袭击和平的核设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去年夏天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的和平核反应堆, 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以及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核同盟的成员国能够理解无核武器国家的这一正义和合理的要求——一种已经由发生的种种事件进一步证实了的合法要求。

二十多年以来, 特别是第一个宇宙卫星发射之后, 埃及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一起, 在要求将外层空间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国家中, 埃及一直是站在前列的。

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项法律条文或国际法规, 禁止将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 因此, 合乎逻辑的作法是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为了响应很多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审议此议题的愿望, 我们同意将此项目列入议程。但, 我们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 我们努力的目标应是将外层空间留作和平用途和防止其军事化。因此, 我们必须防止被卷入一种可能导致一些外层空间的军事用途的合法化的冒险之中。

第二, 对这个项目进行审议不应该损害我们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特别是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的问题。

在此方面, 如果秘书处能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本有关背景材料的汇编, 其中包括有助于我们审议这个问题的各种提案, 这可能是很有用的。

第二届特别联大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大家庭负有责任的成员来说, 将是一个评估和鉴定为制止军备竞赛和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所作的努力的一个场合。在这方面, 我们委员会 负有特殊的责任, 通过评价去帮助大会充分认识到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含义。这将帮助第二届特别会议为我们指出一条能使这个行星通向更安全和更光明的世界的道路。

主席: 谢谢你对主席讲的话, 以及你对我国人民表示的友好的感情。现在我请秘鲁代表巴尔迪维索大使发言。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表示,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就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在你完成这个重要的和微妙的任务期间, 你可以指望我

(巴尔迪维索先生, 秘鲁)

们充分的合作, 虽然我们的力量肯定是微薄的。我还想通过你表达我们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萨尼大使成功的工作的高度欣赏。

我要悼念我们非常杰出的朋友和同事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大使, 他作为意大利常驻代表团团长, 在代表他的国家中体现了尊严、能力和礼貌赢得了我们对他的尊重和敬意。我们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真挚的哀悼。

我国代表团还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缅甸、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新的代表们。我们愿意同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是在这样的时刻开会的: 某些国际事件引起了大部分世界舆论的关注, 某些人不无理由地认为现在简直是回到了所谓冷战即超级大国之间关系基于对抗和毫无控制的竞争的时期, 世界舆论为此感到震惊。

不论怎样, 必须认识到, 由于在所谓东、西方世界之间发展着的信任危机, 国际体系正处于越来越不稳定的过程中。

对任何一个阅读国际报刊的人来说, 由于超级大国战略概念上发生的变化, 大部分当前国际紧张局势与危机都增加了势头,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举个例子, 世界末日似的假定“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几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以暗示性象征的形式构成了一个英文字“疯狂”(MAD)——正在被“有限核战争”或可以控制其后果的战争的假定所代替。与此同时, 正在赶紧作出努力来建立一支经常做好准备能对世界上任何部分进行干预的部队; 而且冷战时期建立的老的、快要瓦解的地区性“共同防卫”联盟也正在复活。

全球战略概念的这种据本变化不仅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严重的反响, 而且也对南方即整个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反响。

不仅核战争的可能性现在被接受了——使传统的威慑概念成为过时——而且还在根据这个可能性制定计划; 并且, 在国际关系中, 一切都依赖于东西方危机的绝对支配地位。

现在没有进行南北对话的时间; 也没有规定现有国际体系行动的行为准则的地位。没有必要编纂国际海洋法, 也没有必要建立新秩序, 不管是什么新秩序。为发展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概念正在重新确定, 私人的和双边的协定压倒了政府的和多边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的协定。向不发达状况开战的行动，即向本星球三分之二人口遭受的饥饿、贫穷、疾病、被漠视以及缺乏基本人权的状况开战的行动，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任务。

现在的优先问题是北方所规定的“安全”问题。它意味着在各地，而且是在普遍衰退的时候，更多的军事开支和更少的社会计划。

我们这些国家经不起优先次序的这种颠倒；而且我们不理解“安全”与“发展”概念之间的区别，因为就我们来说，它们完全是同义语。我们各国目前的不安全是由于我们社会的不发达。因此，实现我们的安全要求必然含有实现我们的发展的意思，这个发展就是使我们的公民能享有与庄严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布的人类尊严相称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概念：我们正在输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本世纪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古老和更具有破坏性，这场战争每天杀死我们千千万万的男女老幼。

我们大家一想到中子弹如何无法承受都会发抖，但是我想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一想到饥饿和疾病的无形炸弹也会由于同样的恐惧而发抖，这种无形炸弹对物是完全无害的，而对于人却是致命的，自从殖民现象使不发达世界的历史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以来，这种无形炸弹，由于我们未能对其采取行动，经常地投在不发达世界的每个角落中。

不，主席先生，我们不同意这些新的战略定义。它们把我们置于二等地位或根本忽视我们。它剥夺了我们的国家特性，并将我们的未来交给别人掌握，不管这些人是多么友好。

看到裁军的进程如何受到这样的事态发展的影响是痛苦的，然而这并不是不相干的。

事情的真相——如果高级政府官员的声明和具体的军事预算和销售数字确能反映事实的话——是，军备竞赛在逐步升级，它并不限于超级大国，甚至不限于任何国家，军备竞赛还蔓延到了发展中世界。

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的特殊的理由对此感到关切，这种关切，就我们来说，是受南北对话前景所支配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相信在南北对话中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国家的利益。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书)

我们意识到一些国家对这种另外的对待国际体系的概念本身怀有疑问。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名称和文字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是证明和阐明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事实之一，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无意识地的发展中国家置于任凭发达国家摆布的地位——的结构中实现共处的问题。

大国中的一个国家一打喷嚏，小国中的许多国家就伤风。这就是所谓的“相互依存”的最普通的后果，看来很少有人记住了这一点，而且这种情况正好表明这些弱小国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能自立。

在安全与军备政策领域里，可以看出两类国家间不对称关系的最明显的例子。

和某些人所想的正相反，指导和确定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之间关系的进程，对第三世界国家确实有直接和重大的利害关系，这些集团的战略和安全概念直接影响着我们，正如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和发展中世界中爆发的国际危机所表明。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最大量武器集中的地方，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生最激烈战争的地方，也就是陷于东西方敌对竞争和紧张关系的魔掌的那些地区。

即使在缓和的最好时期，——没有缓和今天看来对我们是如此的悲惨——这个动态也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换言之没有改变这个历史上可核实的事实：两个集团以它们相互威慑的力量进行竞争，自然会影响到第三世界边缘地区，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软弱无能的、作为外国对抗牺牲品的场所。

超级大国对它们的“重大利益”、“战略关切”或类似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基于将整个世界看成其自然背景的假定。

超级大国看待它们自己和国际现实的看法标志着它们所采取立场的特点，这种看法的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安全的不平均分配，因此造成了和标志弱国强国之间关系中其他结构同样的不公正和不相称。

强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绝对少数，并仅占世界人口的小部分，然而它们几乎垄断了安全；而弱国因为它们确定自己安全概念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注定只能生活在经常的不安全之中。

这是由于边缘国家的安全几乎总是按争夺世界霸权的集团的战略利益——和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利益——来确定的这一事实而造成的，这两个集团向发展中世界显示，接受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模式和国际领导权是发展中世界唯一的两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种选择。

依据我们对国际关系的态度，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安全秩序的需要上，这个新的国际安全秩序将确保发展中国家真正独立地发展和在东西方危机中采取不结盟路线的合法权利，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既非必不可免也不可取。

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深为关切超级大国之间对话的破裂和相互信任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事态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承受大部分损害的代价。

我们拉丁美洲人特别关心这一事实，即因为经常有人企图使中美洲复杂的问题从属于东西方关系辩证法的不合适的逻辑，而且还因为人们公开推测在此地区有外国直接进行干涉的可能，中美洲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危急的麻烦地区。

这个姊妹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历史，他们正在努力寻求解决其特殊的、古老的问题，即在充分尊重人权的真正民主和多元化气候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制度上的成长及稳定。他们的这种努力不应该受到干涉。

因此，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在许多场合所声明的，我们反对对这个地区事务的任何外来干涉。

而且，我们因此对流入这个地区的武器的显著增长和对高度尖端军事装备向拉丁美洲引进也表示关切，拉丁美洲迄今为止是没有这些装备的。

现代高级技术武器的输入，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问题和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将本应用于社会计划和发展的宝贵资金用于购买非常昂贵的军备上是可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的输入增加了接受国使用暴力的能力，并使它们在技术上依赖供应国，而这样的依赖关系能够用于造成政治和战略的结盟。

因此，我们想谈谈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裁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

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为探索这种关系的性质，由知名人士组成了精选的国际专家小组，由图尔森夫人担任主席，我们欢迎她出席我们的会议，根据这个小组的报告，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包括下列值得注意的事实：

在过去的30年里，每年世界可用资源的将近6%消耗于军备竞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核国家已制造4万多核弹头，合在一起的爆炸力比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1945年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投在广岛的那颗炸弹要大一百万倍。

如果我们能够将用于建造和设置仅仅200个陆基洲际导弹的材料回收，那么我们将会有近10,000吨铝，2,500吨铬，150吨钛，24吨铍，89万吨钢和240万吨水泥。

五千多万人，包括世界上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近20%，直接或间接从事军用物资的生产和服役。

50多万熟练的专家参与新的致命技术的军事研究试制计划，每年要耗资350亿美元。

石油年产量的大约6%用于军事目的和用于生产武器系统，生产这些武器系统每年用掉的铜、镍和铂要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为其他目的而消耗的铜、镍和铂还多。

在发展中国家，花在坦克、飞机、导弹和大炮上的钱比花在公共卫生和教育上的钱要多。

世界上穿军服的人比教师多，而且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和投资超过对新能源、保健、控制污染和农业的研究。

使一枚小型空对空导弹现代化要花去的钱比十年中世界卫生组织为消灭天花而用掉的一亿美元还要多。

从各种观点看，裁军和发展是同一硬币的不可分的两面。而且，由于这两方面都对影响国际社会整体——而不仅是影响少数国家，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强大——的问题具有首要意义，联合国这个最普遍的讲坛已被承认是裁军进程的合法的主要倡导者和合法的发动者。

我们代表一个小国发言，这个小国信奉国际法；这个小国支持国家间体面的对话，支持多元主义和使个体利益服从更大的利益；这个小国因此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反对傲慢自大和蔑视别国的权利。我们强烈重申，我们不可动摇地确信联合国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并确信应极其尊重联合国的这个最民主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即联合国大会，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的意愿具有最高的道义权威。

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人已经指出，鉴于即将来临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们委员会的本届会议特别重要。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第二届特别联大决不应失败，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它失败了，我们就无法制止国际局势的恶化或制止军备竞赛的加速，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加速。

而且，如果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决不应失败的话，那么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的委员会从现在到4月份之间进行的工作必须取得积极的确实的成果。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两个会议的命运是不可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肩负着非常重的责任。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果，以便使第二届特别联大能够对裁军进程作出很大贡献，那么就必须彻底改变近几年来委员会中出现的妨碍委员会完成其职责的某些趋向。

在此方面，毫无疑问，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核国家对缔结具体的、有约束力的、目的在于制止目前的军备竞赛和通过共同议定的军备限制过程扭转军备竞赛的协定，已经证明是缺乏政治意愿的。

而且这种缺乏政治意愿已经通过一些国家在本机构之外的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缺乏政治意愿实际上已使得四个已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里的谈判停滞不前，并推迟作出为加速我们传统议程上项目1和2的工作而建立工作小组的决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联大已经一再重申应给予最重要优先地位。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问题。正如我们大家所知，没有这样的指示，说就裁军的特定问题举行谈判的唯一道路是建立特设工作小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实践中特设工作小组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谈判机构。在最好情况下，全体会议对特定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是有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全部作用了。全体会议通常更多地被用于就议程上的所有项目进行一般性的和公开的辩论，甚至被用于讨论基本上与议程项目无关的问题。

习惯的力量通常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为强大，在联合国尤其如此，因此习惯已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那些不是由特设工作小组处理的问题，就其有效处理来说，可以说是处在“冻结”状态。

因此，反对建立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议程项目1和2，也就等于是反对就这些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问题进行多边谈判。我们认为，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由，这都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因为联大屡次授权建立特设工作小组，而且也因为立即禁止一切核试验和就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达成协议的过程有其固有的重要性。

我们还认为，必须授权那些已经在谈判处理议程草案项目 3、4 和 5 的特设工作小组，尽快恢复其工作。我们希望这些特设工作小组在执行它们的任务中能够排除妨碍达成特定协议的障碍。在这方面，听到由利德戈尔德大使如此勤奋和成功地主持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将要扩大，我们很受鼓舞。

我还想重申这个事实：我们认为核国家一贯地拒绝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确实是可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核国家如此计较不以正式的方式提供这样的保证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它们的拒绝就象悬在达摩克里斯头上的利剑，将发展中国家当作核国家及其争端的人质。

看来核国家在其创造“消极安全保证”一词时已经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因为它们实际上就是要求无核国家给予它们消极的信用保证的那些国家，消极信用保证在概念上不同于我们要求于核国家的那种积极的、真正的和有约束力的保证。

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是将在今年 6 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动的政治进程的中心环节，毫无疑问拟订这个方案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最重要的直接责任。

幸运的是，我们非常杰出的朋友、墨西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指导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智慧和耐心，使得该小组的工作有可能以对本委员会产生反响的劲头取得进展。

然而，这并不改变这个事实：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质问题上仍有分歧。我们希望迄今已经进行了的富有成果的交流意见，将使我们大家确信，我们目前的任务并不是制定另一个可作任何解释、不包括时间范围、依赖于各国善意的文件。

现在是我们足够清醒地制定一个清楚的、有时间范围的——尽管它们只是提示性的——并能产生导致特定裁军措施的有效协议的综合方案的时候了。

(巴尔迪维索先生, 秘鲁)

然而, 只有核国家, 特别是超级大国, 将它们所声明的对国际和平的愿望和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承担的道义义务变成行动, 这才有可能。正如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先生几天前提醒我们的, 宪章的这一条款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来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只要在国际上垄断武力的那些国家的行为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们就仍能这样说, 裁军努力是一项乌托邦式的和唐吉珂德式的活动, 但仍然是一项我们将不从中退缩的活动, 我们能够说我们手中的投石器就是圣经中大卫所用的那种投石器。

主席: 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发言。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 我祝贺你, 这位来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伊朗的代表, 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 并向你保证, 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时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愿对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赞赏, 他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的最后一个月以及本届会议的开始阶段出色而高效率地完成了主席的任务。我还要向许多同我们一起参加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新同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也要借此机会对我们尊敬的同事、荷兰的费因大使表示赞赏, 并祝他在海牙的新的重要岗位上工作顺利。

南斯拉夫代表团怀着悲痛的心情获悉我们的同事、迪蒙特泽莫洛大使逝世的消息。我们谨向尊敬的意大利代表表示诚挚的哀悼, 并请他向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度会议是在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阴影中开始工作的。在国际关系中,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是极为不利的, 这使人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最大的关注。

在评估这种局势时, 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 即各个集团的存在, 以及大国所奉行的基于实力地位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统治和霸权的政策。这一政策转过来为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增添动力, 这种军备竞赛是导向全球性对峙, 以及利益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范围的扩大的，这一切支配着世界上的所有事态发展和国际生活中的一切领域。虽然对这一政策的抵御在不断增加，但是它仍继续得以发展，它危害着和平、安全与合作，造成不安全和不稳定，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普遍恶化。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使有些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安全不断受到压力，大大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破坏了世界和平。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欧洲国家，尤为重视国际关系的发展。南斯拉夫通过加强国家关系中的各种因素，那些保证增强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尊重人们的自由和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增进广泛平等的国际合作的各因素，为消除集团间的分裂并减少它们的对峙做出最大的贡献。

南斯拉夫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力图使《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运动的有效原则得以履行，他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保证普遍的缓和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民主制度得以建立，才有可能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根据这一政策，南斯拉夫的最高政治机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继承铁托总统的政治传统，于今年一月召开了一次会议，就解决裁军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和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努力，审议了裁军领域中的现存问题。

目前国际局势的严重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备竞赛的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出于这种估计，主席团的会议特别强调有必要继续和加强联合国整个机构的裁军谈判活动，并强调了恢复维也纳常规武器谈判和战略、战场核武器谈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会议还特别强调了有必要在马德里欧安会上就召开欧洲裁军会议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即将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主席团还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会议对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真正裁军的进程所应作的贡献。

同样地联邦外交部长约瑟普·弗尔胡维茨最近在联邦议会作关于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活动的报告时，非常重视与裁军和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他在评价这些问题时说，这些是“国际生活最敏感领域中的问题，它们同世界局势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危急的阶段，一个也许是自从世界摆脱冷战以来最不稳定的阶段。可以坦率地说，现有军事大国之间所进行的炫耀力量的表演震撼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了我们的行星，这不仅使许多国家的政府而且也使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地处于极度忐忑不安之中。由于这种竞赛仍在持续进行，人民越来越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愤慨，并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这种竞赛。”

“然而，”他继续说道，“这种竞赛仍在继续进行，达成的均衡总是在更高水平上被破坏了，如此反复不已。这实际上是在增加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即核大战的危险性。”

军备竞赛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情况下，这种竞赛产生了各种各样消极的影响。它给某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变造成尤为严重的后果。军备竞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自然资源和物资，而且还加剧了世界经济和整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普遍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这种后果非常严重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军备方面的竞赛直接影响到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军事费用方面，他们有很大困难，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这使他们放慢或推迟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紧迫问题，而世界经济正在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地影响着世界上总的安定政策的加剧，因为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问题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军备竞赛的各种消极影响在国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许多国家积极鼓吹军备竞赛，但却忘记了他们在破坏根本的人权，即生活的权利。

人们往往企图用各种理论来为军备政策辩护：“势力和安全均衡”、“畏惧均衡”、威慑、以及有必要抑制或进行“第一、第二次”打击或类似的核打击等等。关于有可能爆发有限的、局部性的核战争方面提出了各种类似的理论，这样就增加了相应的大规模毁灭性新型武器的生产。有人声称必须首先建立完全稳定的国际关系、或理想的军事均衡、或完全信任，才有可能进行裁军。某些人施加压力或进行干涉，往往用一些崇高的目标作为理由，或者说成是为了制止别人的某些玄虚目标或诡秘的企图。而当别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时却遭到谴责，并被斥为是国际关系恶化和军备竞赛的肇事者。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实质是荒谬的军备竞赛并终将破产的理论。对于那些散布这些理论的人来说，特别是对大国来说，他们最好还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政策。互相指责对方为军备进行辩解的做法应当放弃，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政治意愿。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一场竞赛，一场军备竞赛也是这样，至少有两方参加，这是没有必要去说服任何人的。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这场军备竞赛中参加者的数目要大得多。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各国应承担的责任和有关裁军的优先项目。如果某个国家表示愿意保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并就裁减军备和实现裁军进行谈判，但是与此同时，每天的报纸上却又披露出它在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致死性武器或军事预算惊人增长的消息，那么这种保证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

鉴于上述所有的原因，南斯拉夫代表团不能同意有些人的立场，他们说在不利的恶化了的国际局势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无法开始裁军的进程。我们持相反的观点。恰好是在恶化的国际条件下，才要求表现出更大的政治意愿，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停止军备竞赛，并利用一切可能性——例如我们这个委员会——朝着获取具体进展的方向前进。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反过来也将对全球性国际关系的现状起到积极的影响。在裁军进程的这方面，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许多在我以前发言的人已经正确地评价说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是非常重要的。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期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工作中能取得什么成果呢？

显然我们不是在真空中工作，国际关系的一般状况也反映在本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认为，尽管国际局势不断恶化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本着建设性的、负责的和效率高的态度对待本委员会的工作。任何其他的态度将会是有害的，并会导致消极的、严重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允许把委员会变成各集团间竞争的场所，变成对世界舞台上所犯罪孽进行相互指责的场所，这样会使委员会无法进行工作。我们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相反，应把谈判看成是取得具体成果的手段，而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未予以重视。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我们果断地努力遏制军备竞赛，开始裁军的广泛进程。这毕竟是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虽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认为本委员会仍可在取得某些成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成果将大大改进委员会工作的记录，并有助于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我们相信，本委员会有足够的力量和积累了丰富的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经验来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只是表现出政治意愿，并认真努力地去克服各种意见分歧，这将能使全世界人民获得的持久政治利益。我国和21国集团各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重要性及它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所作的努力——争取从军备走向裁军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出现——迄今尚未取得结果。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达成的一致意见，裁军谈判委员会最重要的优先项目应是就核裁军进行谈判。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已三年半了，但委员会却仍未开始就我们一致认为对人类和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的核武器进行谈判。某些核国家顽固地反对在委员会中进行这类谈判，并反对我们一直坚持的要为谈判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就《全面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达成这样一项协议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重要方面，也是朝着裁减核武器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联合国大会为敦促缔结这样一项协定所作的各种庄严声明和许多决议，21国集团和委员会其他一些成员国所提出的为此目的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要求，都遭到了某些核国家的顽固拒绝。这些国家的拒绝行径最直接地促使核军备竞赛继续发展，它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对于本委员会应该提出的最起码要求是在本届会议开始阶段，设立核裁军和全面核禁试条约工作小组，并开始盼望已久的谈判进程。

与去年相比，第二个可望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问题是恢复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并为其制定新的任务范围，这样就能够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开始具体谈判。为了用最具体的方法消除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并消除生产新型最为致命的二元化学武器储存的威胁，立即就公约进行谈判，是非常必要的。延误这一工作的开始将会为军备竞赛开辟另一条道路，其后果是很难预见和控制的。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应尽快恢复禁止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和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的工作。

我们认为，通过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可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南斯拉夫代表团本着协商一致的精神，准备为使该小组的工作获得圆满成功作出贡献。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所有已经宣布放弃核武器并不在其领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土上拥有这类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都无条件地、自动地享有这一权利。我们希望核武器国家能够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提出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可以接受的方案。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也与本委员会拟定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最直接地联系着。工作小组在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的领导下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特设工作小组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不能低估的，但是通过耐心的工作和各个代表团对各自立场的相互了解，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更何况大多数代表团对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中的内容持有相同或非常相似的观点。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许多段落中都载有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范围，特别第9段强调指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在经过一切必要阶段以后，应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在第50段中谈到：“一项分阶段进行并订有商定时限的综合方案”；在第109段中详细阐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拟订一项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得到实现。”以及“综合方案应载有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对方案执行情况的持续审查”。

因此，21国集团在第CD/223号工作文件中开始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该草案中载有在各阶段和相应的时限里有待执行的具体裁军措施方案，这种时限是指示性的，因此是以灵活的方式制定的。审查机构——工作小组迄今尚未较为具体地审议这一问题——是确定和执行裁军措施中的重要环节。

本委员会务必把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项草案并不一定要求完美无缺，但是它应尽量求其详细具体，以便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能够顺利地完善这份草案，并就通过草案作出决定。

本届春季会议是在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气氛中召开的。正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128段中规定，这届特别联大“不是联合国裁军领域所作的努力的一个终点，而是它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取得两项结果，就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最大的贡献。首先是要成功地综合裁军方案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第二是要就本委员会议程上的某些裁军领域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作到了这两件事，就能为这次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聚会创造出非常需要的建设性气氛。特别联大应开辟各种全面而具体的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新路子，以便我们最终能够真正走上一条有计划地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许许多多国家在整个战后时期内曾无数次地作出了这种抉择。这必将成为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开始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一个肯定的突破。整个世界公众都充分支持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是我们为后代所应尽的义务。只有实现这一目标，人类才能免于自我毁灭，才能走上合作发展和实现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繁荣昌盛的新的道路。

主席：感谢你对主席讲的一番良好的话。现在我请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特雷费大使发言。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履行沉重义务时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们对你的前任、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安瓦尔·萨尼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结束时干练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我还愿祝贺并欢迎今年刚参加我们工作的新同事们。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一起对迪蒙特泽莫洛大使的逝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哀悼。

今天我将作一个一般性发言。我在极有兴趣地听取了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全会上的发言后，可从大部分代表团的发言中得出两个总的结论。第一，委员会1982年会议开始的时候，国际形势非常令人不安。第二，世界各国人民对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表现得越来越关心。因此，世界公众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召开越来越感兴趣。所以不可避免地我们的谈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受这种认识所引导。不管这些想法是否会妨碍或有利于我们的任务，委员会本届会议的表现与将要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关系极大。

我国代表团不想在此时讨论国际事件，这些问题在本委员会以外有专门讨论的论坛。但是，我们在这个委员会中也不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密室中进行谈判的。有些事态发展与我们议程中的项目是有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形势应限于其他机构讨论，因为在此讨论这些形势决不会促进我们的谈判。我国代表团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在本委员会审议一些国际事件。

多年来，在讨论裁军及其有关问题的许多会议上，曾多次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描绘成危急的、紧张的、危险的或甚至是严重的。确实存在着许多世界性危机，其中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包括侵略和冲突，许多危机已导致了战争。但最近有一种新的理论使得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危险，甚至越来越有可能发生核灾难。我指的是有限核战争的理论 and 进行这种战争是可行的理论。例如，能用来发射核弹的大炮的现代化。某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发表的有限核战争是可能的话引起了人们严重的关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以及国际舆论一起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对人类生存的空前威胁。

指导埃塞俄比亚外交政策的是众所周知的不结盟国家的原则：尊重和平、正义和平等、民族独立、民族团结，以及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些原则也是《联合国宪章》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基石。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国以极其忧虑地注意到某个主要核大国最近正在集结军备并空前规模地增加军事预算，这损害了国家和国际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同样不安地听到同一国家的高级官员拒绝尊重所有国家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基础，并对本委员会自己的工作程序，即协商一致原则提出质疑。出于这种考虑，因此当某些委员会成员国对于反对它们的宣传表示不满和忿怒，并对不尊重它们的主权以及不尊重它们在自己国家主权的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不满和忿怒时，我国代表团表示完全理解。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这一区域的形势。我们特别关注地注意到印度洋的军事化以及政治安全气候的不断恶化。美国为扩大其快速部署部队而寻求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政策以及最近进行的战争游戏和演习都是使人们感到深深的忧虑的原因。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视《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因此，它对未能按照联大第34/80B号决议于去年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感到遗憾。

我还想提及我国政府仍然深深关注的另一种形势，即南非的核能力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意味着什么。那些援助南非的核计划并提供其核原料的西方国家继续无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但却又呼吁加强核不扩散制度。我们在审议核项目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将集中注意力着重谈谈这一特别的威胁。

但是，关于目前的国际政治气候和裁军谈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人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在成千上万枚核弹头的存在所构成的核战争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威胁上，这些弹头的破坏力比1945年摧毁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大几百万倍。事实是，由于紧张关系，特别是由于主要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必须认真地集中精力进行实质性谈判工作的紧迫性。考虑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了五十多项裁军决议这一事实，并鉴于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一紧迫性就特别明显了。

我国代表团不想过早判断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结果以及现在和今后几个月之间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但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重新恢复过去设立过的三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它们能继续工作，同时我们将继续就项目1和项目2——全面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直到本星期二，大家还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指出了新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和期限。

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以及在核战争的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欢迎苏美最近就中程核导弹开始的谈判。我们希望，日内瓦会谈的开始将有助于产生一个为裁军而努力的新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也同样地将能恢复。

我国代表团还感到高兴的是，在你的主持下，关于把外层空间的项目包括在议程内的协商已取得了一致意见。鉴于空间研究和技术正在迅速发展，现在该是我们关心在军事上使用外层空间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的时候了，同时其他联合国机构应相应地审议其法律方面以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人类有着无限的机会去发挥其普遍的知识，以便在解决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在通讯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造福于世界上一切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我们的近期任务是就防止核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问题进行谈判，因为，为建立核攻击预警系统而使用卫星以及外层空间的其他用途都意味着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空间战争。然而，这种关注不应转移委员会对其优先项目的注意力。

由于全世界各国和关心裁军的人们对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越来越感兴趣，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草拟一份综合方案草案的工作很自然地是委员会工作中需特别注意的方面。在这一方面确实荣幸的是，工作小组能有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他以其独到的全面性和熟练的手法主持着该小组的工作。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载入第CD/223号、第CD/229号和第CD/23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立场反映了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基于《最后文件》各条款、各代表团都在深入地审查的工作文件，为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有意义的裁军方案草案提供了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关于核武器问题，某些代表团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等同的目的是我国代表团难以接受的。同样，对裁军措施中核裁军问题的优先地位提出质疑的企图也是难以接受的。

关于我们议程中的项目，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去年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将毫不迟延地继续它们的工作。关于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些最高优先项目，我们希望重申我们的意见并强调应紧急地设立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人们不幸地注意到，由于尊敬的美国代表于2月9日在全体会议上就核武器问题所作的一番发言，看来在目前达到这个特定的目标也许是困难的。但在化学武器方面，根据已修改过的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应该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这一方面，有公开报道说美国决定建造一个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并为化学武器的生产增拨更大一笔款项，我们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必然会加剧化学军备竞赛。我们感到担心的是，由于这种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化学武器的谈判将越来越复杂。因此，在达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需要迅速取得进展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愿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我们以极大兴趣收到了这份报告。在瑞典的图尔森夫人的主持下，这份研究报告将不仅为审查军备竞赛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提供有益的基础，而且将为发展中国家把潜在的资源用于发展的目的找到了答案。我国代表团对图尔森夫人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愿对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开始其工作时首先审议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优先问题的确极为重要和紧迫，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解决将符合全人类的重大利益。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是有关核裁军的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问题。缔结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将在核武器的改进和进一步扩散的道路上设下障碍。如果进一步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新型的和甚至更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的加速发展和生产将会继续下去。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积极地主张并继续主张所有国家在一切领域永远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它们赞成尽速解决这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支持中立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关于建立进行这方面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其2月15日的发言中对该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提出了措词方案。我们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意见。

尽管有一大批国家多年来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联大就这一问题作出许多决议，但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阻碍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和阻碍本委员会就这个项目进行谈判的立场，本委员会中未能开始进行多边谈判。

如你们所知，在七十年代末，在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进行了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三边谈判。从一开始，苏联就谋求确保谈判的成功，并为此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以求和其西方伙伴达成协议，苏联提出了有关各个问题的详尽的提案。这些谈判已被美国打断了，我们无法预言其今后的命运如何。

与此同时，考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一紧迫事项的极大关注，苏联代表团愿将它对拟定和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的一些方面的立场告知本委员会成员。

我们认为，该条约的内容应包括，每个缔约国承担义务在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任何地方，在任何领域禁止、防止和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以及不怂恿、鼓励或参加进行任何其他地方的核武器试验爆炸。

我们认为，该条约应该有一项和平用途核爆炸的议定书作为补充，此议定书应是该条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应考虑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据该议定书, 缔约国应规定暂停进行和平核爆炸, 不引起、不鼓励、不允许、不参加进行这种爆炸, 直到制定出一项进行这种爆炸的适当程序为止。

我们支持这种意见, 即在该条约生效后, 缔约国应该毫不延迟地继续就进行和平核爆炸的程序问题进行审议。此种程序可载入一项或几项特别协定中并通过对上述议定书进行适当的修正而生效。

我们认为, 为了保证该条约不致损害前已缔结的任何限制军备的协定, 它就不应该再涉及缔约国根据其他国际协定已经作出的、与该条约一致的承诺。我们的看法是, 该条约应规定修改条约的程序并包括允许根据更高的民族利益退出条约的规定。

由于认识到对遵守条约情况的核查问题的重大意义, 我们认为, 缔约国应该使用本国现有的核查技术手段, 以及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的可能性。在制定这类措施中,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发挥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其领导下的一个地震专家小组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有成效的工作。

对其他合作的办法特别是交换更多的地震资料也可进行审议。这可以和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建立和使用具有协议特点的高质量的国家地震站结合起来。

当然, 上述立场已在三边谈判期间阐述, 并写进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这些谈判的进度报告中。

可以肯定, 拟订条约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遗留下来的只有两三个问题, 待取得协议后即可结束谈判。

然而, 由于西方采取了加紧军事准备的政策, 而使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谈判中断, 而美国现在却宣布, 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整个问题都不紧迫。

苏联赞成毫不拖延地恢复三边谈判, 并愿为其成功的结束竭尽全力。同时, 如我们多次强调过的, 苏联一贯支持和继续支持这一思想, 即应充分利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可能性来成功地进行多边谈判, 目的是停止在一切领域内、由任何人进行的核武器试验。

我们还准备支持由本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一份有关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情况的报告的提案。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在结束讲话时, 我想在本委员会中强调一下, 即使最初不是五个核武器国家加入该条约而只有苏美和联合王国三个国家加入的话, 苏联也同意该条约生效。换句话说, 我们重申愿意在最初有苏、美、英三个核武器国家加入的情况下签署该条约, 而不应该等中国和法国加入。在那种情况下, 该条约就会在一段确定的议定的期限内生效, 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在固定的时间期满之前签署该条约, 条约即永久有效。

苏联代表团在结束发言之前, 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本委员会中几次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苏美关于限制欧洲核军备的谈判。在一般性辩论的过程中, 大多数代表团都欢迎这些谈判。其原因是很明显的。世界上到处都对开始进行这些谈判表示满意, 尤其是在欧洲国家内, 在欧洲这些谈判带来了缓和紧张局势, 加深缓和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以及从欧洲以至从全世界消除核浩劫威胁的希望。

同时, 一些西方国家代表的发言对于这些谈判的进展作出带有明显倾向和偏见的评价。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 美国代表于2月9日说, 里根总统关于拆除设置在任何地方的所有中程陆基核导弹的建议在谈判中进行了审议。联合王国代表在其2月11日的发言中说, “双方在陆基中程导弹方面达到零点水平, 将对国际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从而也对军备控制在其他领域内工作的进展作出重大贡献”。

美国代表团2月4日提出的所谓“零点选择”和根据这一选择的条约草案也由西方国家的大众新闻工具作为达成一项协议的“建设性”基础广为宣传。

在这方面, 请允许我再一次提请本委员会的成员们注意作为本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文件(CD/240)印发的列·伊·勃列日涅夫接见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的代表的报道, 以及标题为“军备竞赛的新的螺旋上升: 生存还是死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分析了上述谈判的形势。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2月10日的《真理报》上并且作为苏联驻日内瓦代表团的新闻稿进行了分发。

这篇文章引用列·伊·勃列日涅夫的话说, 谈判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某种警惕。”其理由是美国方面越来越明显地不愿寻求符合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解决办法。美国建议的, 并在本委员会中进行宣传的“零点选择”的实质是, 苏联应该单方面消除其所有的中程导弹。结果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中程核武器根本不会减少, 而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此种武器的数量会削减一半以上”, 因此, “北约组织会在中程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数量方面获得两倍多的好处以及在核弹头的数量方面获得三倍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好处。”

至于苏联, 它准备同意一个真正的“零点选择”——这种选择的含义是, 不是由一方单方面裁军, 而是双方全部放弃针对欧洲目标的所有类型的中程核武器, 而且既放弃中程核武器也放弃战术核武器。

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以及苏联为尽快达成协议提出的建议。

主席: 今天列入发言名单的代表都已发言完毕。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如你们所知, 我们需要就 1982 年第一期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作出决定, 以及就建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作出决定。我听说有关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任务范围进行的协商已经结束, 因而我们今天也许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暂时停会, 下午 3 时 30 分复会。届时, 我们将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紧接着, 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继续审议未决的事项。

全体会议暂停。

下午 1 时 20 分会议暂停, 下午 3 时 30 分复会。

主席: 以大慈大悲真主的名义,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一百五十六次全体会议复会。扎伊尔代表要求发言, 我接受了他的请求。

巴格巴尼先生(扎伊尔): 主席先生, 在本届会议作第一次发言时, 我国代表团愿和其他代表团一起祝贺你光荣当选为我们委员会 1982 年 2 月份的主席。

你的前任, 印度尼西亚的萨尼大使荣幸地结束了 1981 年会议的工作。他对本委员会工作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值得我们感激。

我国代表团愿为蒙特泽莫洛大使过早的去世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最真诚的哀悼。

我国代表团欢迎新的同事们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并十分赞赏瑞典代表团团长

(巴格巴尼先生，扎伊尔)

图尔森夫人出席本委员会会议。她对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比较性的研究是对我们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很积极的贡献。

我们认为，本届会议特别重要，因为要求它对裁军领域内四年的工作作出估价，并向将于1982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一份有关其活动情况的详细报告。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败负有很大的责任，这样说的理由更是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现有的成员在若干方面是重要的。本委员会包括了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和那些愿意成为核武器的国家。

那些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中的核武器国家也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它们可以使用其否决权来对违反它们利益的立场表示不同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6条规定，它们在第47条所指的军事参谋团协助下，也负责制订计划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目的是，在尽可能少的将世界人力和经济资源转用到军备方面的情况下，促进建立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

然而，为了执行由它们自愿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委托给它们的使命，——恢复重建信任和谅解，甚至缓和和合作的适宜的气氛，这就要求所有会员国放弃追求霸权的虚幻竞赛和他们的霸权主义目标。

目前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缓和崩溃，冷战恢复，竭力追求势力范围、基地和原料的大国之间争夺霸权，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在这个时候向那些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主要责任的人说这些话是不现实的，因为正是由于其政治意愿，他们才采取了这种态度，旨在造成一种加剧核大战潜在威胁的普遍的不确定和不信任气氛。

核大战不再是理论推测的一个题目；由于认真设想在冲突中使用的原子武器的扩散和其体积的缩小，核大战已经成为一个可信的假设。

战术原子武器的出现，例如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战术核武器，与在军事战略方面使用原子武器的概念完全一致，并且使威慑理论和通过恐怖的均势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归于无效。

国际社会对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概念本身的重视应该鼓励各国在不诉诸战争，不坚持战争和对抗精神的情况下实现其合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

(巴格巴尼先生, 扎伊尔)

是否有必要由于人类可能容易失去控制的尖端武器的过度积累而将各国、各民族、几代人甚至人类本身的未来作为抵押呢?

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任何许诺或破坏行动都可能的时代, 因为人类可能被毁灭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在过去, 战争的敌对双方是为一个特定的事业而战斗, 当战争结束时, 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但是, 用当今世界拥有的武器作战, 就可能甚至肯定不存在什么胜利者或失败者, 因为世界本身将毁灭掉。因而每一个人都将毁灭。

对全面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进程承担义务, 就意味着接受监督, 特别是有效的国际监督的概念。因此, 应要求核武器国家允许负责监督和核查的机构执行其任务。各国边界和各项设施应向它开放。

南非在某些国家同谋下取得核武器是对非洲国家安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威胁。这与我们各国元首们经常表示的使非洲大陆成为非核化地区的愿望是相违背的。我们代表团认为,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应为此采取措施。

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就本届会议议程上的各个项目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我们想在这个时候说出我们的以下看法: 如同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墨西哥的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主持下进行工作那样, 现在正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进行的实质性谈判应继续进行下去。应该重建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并应扩大化学武器小组的任务范围。

我国代表团还充分支持再建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想法。一个工作小组进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 另一个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以促进核裁军的措施。我们委员会应该考虑第三十六届联大的一些决议。如第36/84号决议和第36/85号决议, 以便使这些决议的执行得到保证, 特别是因为最近一届联大认为我们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议程项目7将与其他议程项目分开进行审议。

我的国家扎伊尔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和争端。它将继续在本委员会的讨论中发表它的意见, 一个不结盟国家的意见, 以便能够实现和平这个取得进步的基本条

(巴格巴尼先生, 扎伊尔)

件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主席: 谢谢你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想谈谈议程和工作计划以及重新建立附属机构的问题。

根据本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29条, “临时议程工作计划应由委员会主席在秘书的协助下拟订, 提交委员会审议并通过”。

委员会今天要讨论根据议事规则第29条提出的第47/Rev.2号工作文件。在委员会就第47/Rev.2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之前, 我想发表如下的声明:

“有关1982年议程和1982年第一期会议工作计划的通过, 大家有一项谅解,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的问题可在议程项目2下进行审议, 和去年的做法一样。

考虑到所发表的各种意见, 本委员会将决定在适当的时间举行非正式会议, 以便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审议议程项目7。在第二期会议期间对这个项目进一步的处理, 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在审议这一项目时, 将适当考虑到载入联大第36/97C号和第36/99号决议的建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就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了第47/Rev.2号工作文件。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巴西代表团对你刚才就议程和工作计划发表的声明没有反对意见。巴西代表团的进一步活动将根据其工作已确定的优先次序来决定。

主席: 既然没有反对意见, 会议决定如上。

会议决定如上。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由于急切盼望委员会尽早审议实质性的问题, 并不反对按主席在其工作文件中提议的形式协商一致通过委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员会 1982 年的议程。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及其在北约组织中的亲密盟国采取的消极立场，议程中未能包括禁止核中子武器这个重要项目。如你们所知，早在 1978 年 3 月 9 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第 CCD/559 号文件）。

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 1981 年夏要求尽早着手进行谈判，目的是拟订这样一项公约并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建立一个适当的工作小组。然而，当时建立这个工作小组受到了美国代表的阻碍。

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在联合国大会都一再强调这一问题的极端的紧迫性。第三十六届联大通过的第 36/92K 号决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迟延地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关于禁止核中子武器的谈判并向第三十七届联大提交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1981 年 9 月 25 日至 28 日举行的出席第三十六届联大的不结盟国家外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发表的公报也表达了因中子武器出现所产生的严重关切。1982 年初，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总署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也要求有关各方防止生产中子武器带来的危险。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拒绝将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议程是与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特别是在联大第 36/92K 号决议中所表达的意见相违背的。

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在本委员会审议有关议程项目时继续提出这个问题。

主席：现在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载有设立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草案的第 48 号工作文件。

我请本委员会对载于第 48 号工作文件的草案作出决定。如果没有任何意见，我就认为本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会议决定如上。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作为参加作出这项决定前的协商的代表团之一，我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要对我们现在采取在有关化学武器谈判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步骤表示真诚的满意。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范围在措词上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但是我们仍愿表示我们的赞赏, 特别要向两个参加化学武器双边谈判的国家表示赞赏, 它们同意了这个内容广泛的范围, 从而也全心全意地同意以克制的态度参加这个十分重要和困难的谈判。

我衷心地希望, 有关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任务范围那一段的末尾所提到的尽早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很远的将来。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南斯拉夫): 我希望代表我国代表团将以下的声明记录在案: 南斯拉夫代表团理解到,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范围应包括一切化学武器。我这样说的理由是, 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以及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第 75 段都提到一切化学武器。

主席: 应我的请求, 今天秘书处分发了载有本委员会下周会议时间表的一个非正式文件。因为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现有的时间, 很多问题还需要解决, 所以这个时间表当然是暂定的。应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请求, 该小组改在星期二下午而不是星期一下午举行会议。我们将继续举行讨论悬而未决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由于我们还需要就今天本委员会设立的三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人选作出决定, 因此这三个机构会议的召开日期尚待决定。无论如何, 我希望一旦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 能及时告诉我。

根据本委员会协议的意见, 在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后五分钟, 我们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继续审议非成员国请求参加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2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现在会议休会。

下午 4 时 15 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五十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2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格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杨明良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 马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鱼万尼先生

奥利瓦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 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纳札尔金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冈德森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贾帕尔先生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谨以大慈大悲的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五十七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们开始审议实质性问题之前，我愿把上次全体会议上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提名人选提交给委员会，他们是：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工作小组，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以及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波兰的苏伊卡大使。

据我所知，委员会对我刚才所宣布的提名人选持有一致意见。我愿向各位新主席表示热烈祝贺，祝他们完成赋予他们的重要任务中获得成功。

就这样决定。

我建议现在我们讨论七个非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按照提出的时间顺序，提出申请的有丹麦、芬兰、挪威、奥地利、土耳其、西班牙和突尼斯等七国。我们将依次一一进行审议。秘书处已在第49至55号工作文件中分发了决定草案。

正如我以前说明过的，一旦委员会同意了予以审议的草案，秘书处将按其收到这些非成员国申请的时间顺序，把他们的申请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

11月2日丹麦提出第一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传入第49号工作文件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1年11月18日芬兰提出第二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0号工

¹ “应丹麦的申请（CD/246），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丹麦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丹麦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作文件²。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1年11月20日挪威提出第三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1号工作文件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1年12月18日，奥地利提出第四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2号工作文件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2年1月15日，土耳其提出第五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3号工作文件⁵。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²⁴ “应芬兰的申请（CD/247），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芬兰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芬兰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²⁵ “应挪威的申请（CD/248），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挪威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挪威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²⁶ “应奥地利的申请（CD/249），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各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奥地利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²⁷ “应土耳其的申请（CD/250），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土耳其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土耳其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主席)

就这样决定。

1982年1月30日，西班牙提出第六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4号工作文件。^{5/}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1982年2月2日，突尼斯提出第七份申请，相应的决定草案载入第55号工作文件。^{2/}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该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样决定。

我们已经结束了对非成员国提出的申请进行审议的工作。根据工作计划，今天委员会要审议议程中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的问题。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愿发言的成员可就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议题发言。

今天的会议发言名单上的有：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联合王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第一位代表印度的萨朗先生发言。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和你一起，向被任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重新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巴基斯坦的阿赫迈德大使、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我们迫切地希望，在他们干练的领导下，各特设工作小组将取得重大的、具体的成果。

^{5/}“应西班牙的申请(CD/251)，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西班牙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2/}“应突尼斯的申请(CD/252)，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突尼斯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按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一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突尼斯代表被邀请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萨朗先生, 印度)

1982年2月2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副代表在委员会上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一致立场。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我愿在今天的发言中对这个一致立场的某些方面作初步评论,并寻求澄清一些问题,以便使我们各自的看法能进一步协调一致。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在几个方面是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立场大体上一致的。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尊敬的波兰大使在2月16日的发言中表示完全赞同我国代表团团长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发表的观点。因此,我们寻求澄清几个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肯定我们的共同点,并明确我们今后需要消除的任何重大的分歧。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说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一项协商一致的综合措施。目的是停止军备竞赛,并在规定的期限范围内分阶段地进行真正的裁军”。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在具体规定应包括在综合裁军方案中的各项措施时,却没有设法标出这些措施应在哪个阶段实施。只有规定了各阶段的范围,才能使各项措施之间和拟定的执行这些措施的顺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清楚明了。因此,如蒙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向我们解释清楚,他们是否接受第CD/223号文件中采取的四个阶段方法,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这种方法是可接受的,那么让我们了解如何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设想的各种限制军备和裁军的措施安排在各阶段中,这对我们将极为有益。在了解你们的这一看法之前,要确定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困难的,除非只能用些概念性词句泛泛地表达。

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限制军备和裁军方面”列出了各种措施,“实施这些措施将导致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然而,虽然这些措施都分门别类地被列入内容广泛的标题之下,但是却没有按照逻辑顺序来排列这些措施。例如:按照什么顺序来实施“核武器”一条中从第(a)至(l)段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中,哪些是属于第1阶段的,哪些是属于第2阶段和其他阶段的?

我们在研究这些措施时碰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具体和特定的措施与那些极其广泛和笼统的问题被混杂在一起了。这样,在“核武器”问题的第(b)段中,既有包括整个核裁军进程中的范围广泛的措施,又有“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这样非常具体的措施”第(e)段。同样地,象“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

(萨朗先生，印度)

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公约”这样一项具体措施，也同一个题为“防止将外层空间变成军事对抗的领域的进一步措施”的不具体、不明确的措施混杂在一起。

21国集团已设法提出了它在各个广泛的武器范畴内所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具体、特定的措施。显然这种措施在第1阶段中具有较为特定的性质，而在以后的各阶段中则变得较为普遍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一致立场对于如何把其所设想的每一具体、精确的措施同方案中的广泛、笼统措施相联系方面，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在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同意第CD/205号文件起草国的观点，即有待谈判的具体协定不能预先决定，这些协定必须由参加谈判的各方来制订。这样一种态度意味着在列举综合裁军方案措施时采取一种简单的、笼统的方式。另一方面，21国集团的态度是要求制订特定的和具体的措施，其目标，如果不是结果，是通过相互协商一致意见预先决定的。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发言似乎是对两种态度兼而取之。如果能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综合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因此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中应包括停止和扭转各个方面的军备竞赛、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直至最终彻底消除的措施。但是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所列的各项措施并不能使我们对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进程的各个最后阶段清楚地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各标题下包括的措施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全面的。例如，在“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这一标题下，有一项要求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及其盟国冻结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措施。还有一项题为“裁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措施。但是在列出这些措施时却没有表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来完成彻底消除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同样，在“缩减军事开支”的标题下，虽规定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要缩减其军事开支并普遍冻结军事预算，但是却没有表明其他国家如何削减其军事开支，以及如何达成彻底取消军事经费。事实上，如果人们只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来看，彻底取消军事经费似乎并不是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个目标。

我急于补充一点，列入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项目不可能是详尽无遗的。然而，因为这项方案将是综合性的，它必须包括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中各阶段内的各项措施，即使是指示性的措施。也许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同事们可以更为详细地说明他们对于综合裁军方案各个最后阶段所需的措施是如何设想的。

(萨朗先生, 印度)

在谈及各项措施之前, 我愿简单地评论一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概括提出的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一些原则。他提出了“平等和同等安全”这样一项原则。我们想知道如何在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实施这一原则。我们特别要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 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正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实施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另一原则是关于核裁军的进程。这一原则是在核裁军进程的所有阶段, “核力量领域中的现有均衡应在不断降低的水平状态下保持不变”。这是否意味着, 五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现状也必须维持? 在什么时候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才能消除?

我们已经认真地研究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设想的要列入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措施项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双方提出了一些相一致的措施。然而, 我愿提出列举的措施项目中的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问题。

在题为“核武器”这一范围中, 提到了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 范围更加广泛和更为普遍的彻底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却只字未提。这样做是无视这一事实: 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以它们的名义作了发言——都曾投票赞成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国大会第36/92I号决议的。如蒙向我们解释清楚排除这一重要措施的原因, 我们将不胜感激。

仍是在“核武器”一题中, 提到: “作为第一步, 可以就核裁军的各可能阶段的大致内容进行讨论, 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内容”。但是, 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 《最后文件》的第50段已经清楚地阐明了核裁军的各个阶段。作为综合裁军方案谈判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拟定核裁军的这些阶段。

我国政府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核武器”一题第(2)段中提出的措施。

现在让我再谈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讲到的题为“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人类所探索的新空间”这一部分。列入这一节中的措施之一是“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种类的武器的条约”。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发言时说过: 任何禁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条约都必须包括在外层空间研制、试验和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

(萨朗先生，印度)

在题为“区域性措施”一节中，提到了“放弃扩大现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也不建立新的集团”。关于军事联盟的问题，印度作为不结盟国家，曾不断呼吁解散所有这样的军事集团。因此仅仅是对现有情况进行冻结，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其次，如果政治集团并不带有军事含义的话，为什么也要成为放弃的对象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例如，是否也得去冻结不结盟运动的现有成员人数并在某个时候解散这一组织？其他区域性的政治组织又怎么办呢？如蒙澄清“政治集团”一词是在什么含义下使用的，我们将不胜感激。

在同一标题下，规定要在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限制和降低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的水平”并“在印度洋限制并接着缩减军事活动”。这一规定没有把外国在这些区域内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同这一地区的国家完全合法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区别开来。当然，在综合裁军方案的最后阶段，所有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将停止。然而，当我们谈到部分的和区域性的措施时，则有必要强调导致真正的全球范围的裁军的各项措施的逻辑顺序。例如，根据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宣言，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就是这一逻辑顺序中的首先的和必要的步骤。外部大国迅速增长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在这一地区争夺军事基地，现在正在使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撤除印度洋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停止外国军事活动不能同禁止印度洋沿海和内陆国家的军事活动相提并论，以及同时实现。但是，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言中提出的这一规定却正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如蒙更为具体地解释第(f)和第(b)段中拟执行的措施的顺序，以及在每阶段中沿海国家、内陆国家和超区域国家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将不胜感激。

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我国代表团自然对题为“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间缔结一项在相互关系上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公约”一节的第(j)段中的措施感兴趣。如蒙对所建议的公约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我们将不胜感激。也许可对我们解释一下，这一公约是如何不同于世界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已经承担的义务的。我们还愿了解所建议的公约是一项仅限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多边公约呢，还是设想了一系列的双边条约？如何对付违反公约的行为？这种安全体系同《联合国宪章》已提供的集体安全范围之间的关系怎样？

(萨朗先生, 印度)

在“附带的和其他的措施”一节中，规定要缔结一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难道遵守《联合国宪章》不就是各国作出了在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保证吗？缔结一项不使用武力的条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以上是我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提出的立场所愿发表的一些评论。我是本着愿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同事们就有关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上寻求更大范围内的共同点的精神出发的。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辩论的过程，询问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相互了解各自的立场。我们坚信，当我们的问题得到答复和澄清时——肯定会得到的——我们就能找到机会，使原来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当大范围内的一致看法更加扩大。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委员会本届会议2月2日的首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CD/PV.150）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联系人，荣幸地代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国的代表团，阐述了有关该方案的一致立场。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工作小组以及三个有关的接触小组中，我们的发言引起了各国代表团的认真注意，并证明在审议拟定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中正起有益的作用。

尊敬的印度代表在他今天的发言中也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会以适当的注意力研究萨朗大使的发言，并在适当的时候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关于印度代表提到的某些意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在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以及接触小组中作了一些解释。我们将继续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以寻求解决拟定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的妥协办法。

考虑到大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的兴趣，并为了有助于大家了解这一立场，我们决定以委员会正式文件的形式提出我们的立场。相应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于2月19日代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向委员会秘书处递送了工作文件的案文，这份编号为CD/245的文件已在各国代表团中散发。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这份工作文件重新阐明了我们2月2日发言中的所有

(斯特吕卡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要点。为了便于使用, 我们把它分成了以下几部分: 总的规定、方案的目标、原则、具体措施、裁军和其他全球性问题、贯彻方案的时限和程序、对军备限制和裁军进行监测、机构和程序以及世界舆论参加争取达成裁军的努力。

以载入我们2月2日发言中的以及第CD/245号文件中的内容为基础, 该文件的共同起草国已经开始了实际的工作。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建议和21国集团提出的一些文件中所载各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们决定采纳这些文件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 并把我们的建议中提到的而21国集团的文件未提到的内容补充进去。因此, 我们对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项目和原则的各项建议作了些补充。我们将继续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工作方法。

第CD/245号工作文件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愿意为拟定一份有意义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的工作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以便委员会能把它作为一项具体的成就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审议。

我们相信, 实施第CD/245号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将为解决裁军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再次向委员会保证, 在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中, 我们将继续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我们将对所有国家的建议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特别是对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 它们的立场与我们基本相同。

大川先生 (日本): 主席先生, 我不得不表示, 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 我们开始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会议实质性工作的时候, 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似乎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并变得越来越渺茫。我上次在委员会呼吁全面禁试以来已经六个月了; 三边谈判中断以来已差不多一年半了; 部分禁试条约缔结以来十九年了, 该条约承诺, 三个核武器国家将继续寻求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去年12月9日, 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了两项关于核试验的决议; 这两次决议都重申, 大会对核武器试验继续未有抑制, 表示严重的关注; 决议还重申了大会的信念, 即禁止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进行核试验爆炸的条约是一个最高优先的问题。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意见不容被误解或忽视。我国政府赞成这大多数国家关于核试验的意见。

(大川先生, 日本)

日本政府曾多次向核武器国家的政府提出正式抗议, 反对它们历年来进行的核试验。这些抗议产生于日本的根本立场, 即日本继续反对任何国家进行的任何类型的核试验爆炸。这也是我国政府几次声明赞成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暂停所有核爆炸的原因。

我国政府一贯认为, 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的一项最高优先措施。在对全面禁试条约的三边谈判表示欢迎的同时, 我们还强调有必要通过本委员会内真正的多边谈判达成这项条约。

奉我国政府一贯的指示, 我谨重申, 我们呼吁本委员会开始多边谈判, 以便尽早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在这一方面, 我仍然希望能达成一致, 同意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或委员会的其他附属机构, 以便最有效、最集中地讨论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重申, 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就这一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提出一份工作文件。正如我去年8月6日在这个大厅里指出的那样, “仅仅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只能算是一种很微小的成就, 但是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向明年的特别会议报告那怕是这一点成就, 那也将是有意义的。”

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将在三月初重新开始工作, 继续进行它的重要工作, 设立交换地震资料的国际体系, 以帮助侦察地下核试验。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听取特设小组对去年11月进行的第二次试验交换的评价, 特别是因为第二次的参加国比第一次多, 其中还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认为, 只要有部署得当的地震站网, 那么如果爆炸是在硬石中进行的, 就能够侦察出当量低至10公吨的地下试验而且还可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比如, 如果爆炸是在冲积层中进行的, 侦察的级限就会高些。有人还告诉我们, 这种站网还能区别地震和相当低当量的核爆炸。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那么显然值得作努力禁止上述当量的地下试验, 比如说10公吨的当量。这将肯定是朝着全面禁止所有地下试验的方向前进的可喜的一步。

显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躲避国际地震站网对地下核爆炸的侦察。专家们无疑会继续努力, 寻求堵塞这些漏洞的办法。一项可靠的国际体系是否能有效地工作, 这对于任何裁军或军备控制的措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 如果要求十全十美的核查机构、万无一失的核查方法, 那结果可能是达不成任何协议。一方面是达成一

(大川先生，日本)

项积极的、即使不是全面的裁军协定所具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尽管大家同意一项核查机构，但在理论上仍可能存在某些违反协定的危险性，在这两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合情合理的平衡。也许，一项核查系统之是否可算充分最终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和相互信任的问题。

虽然我国政府拒绝放弃以下的希望，即真正全面地禁止任何国家进行任何类型的一切核爆炸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但我们还认为，根据目前的状况，即使是有限的比以前有所增加的对核武器试验的限制也会至少减缓新型武器的进一步发展，或阻止现有武器的进一步尖端化。首先，这一步骤对致力于裁军国际努力将会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容否认的。这样一来，就会朝着核裁军的方向迈出第一步，这将给那些致力于裁军进程的人带来他们渴望得到的新的希望和鼓舞。

我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只能表示如下的希望，核武器国家将铭记它们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以及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中作出的保证，“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决心继续为此目的进行谈判。”

既然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多年来能进行如此有益的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设立一个行政专家特设小组，为所建议的地震资料交换制定必要的行政安排呢？正如尊敬的加拿大大使麦克费尔上周指出的，这一想法最初是由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两年前提出的。我国代表团赞成这个建议，委员会或者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应开始讨论所设想的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的经费、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这些详细规定应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制定出来，这样，资料交换就能和条约一起实施，而不是在条约生效之后的某个不确定的日期开始。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在维护不扩散制度问题方面可起的重要作用大家已经谈论了很多了，我只想回顾一下1980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并提醒成员国注意，将在1985年召开的下次审查会议对于不扩散条约制度可能将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据我国代表团所知，1974年《限制核武器试验条约》以及1976年《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核爆炸条约》的各签字国正在为批准而审议这些条约。我想重申我国政府的意见，即这两个文件的生效将是达成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重大步骤。还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的如下希望：全面禁试的三边谈判将尽早恢复。

我国代表团在前些天颇有兴趣地听取了尊敬的瑞典付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提出

(大川先生, 日本)

的想法, 她谈的是国际监督空气含有的放射物以作为在空气中监测核试验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收到图尔森夫人答应提出的工作文件。我们还将有兴趣地听取其他代表团的反应。

最后, 请允许我引用联合国秘书长祝词中的一段话, 尊敬的秘书贾帕尔大使在2月4日宣读了这份祝词, 这段话是: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缔结盼望已久的全面禁试条约。这将为进一步限制和最终消除核武器提供巨大的动力。这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大家正在寻求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动力”, 特别是我们在向第二届特别联大前进的时候更是如此。

主席: 谢谢你。现在我请联合王国的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发言, 他将介绍载入第CD/244号文件的工作文件。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 正如你刚才说的, 今天上午我要求发言, 介绍第CD/244号文件, 该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监测遵守情况”。我们提出这份文件, 作为对委员会议程项目4的贡献。我们是在委员会已作出决定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时候提出这份新工作文件以供使用的。我们期待着本周晚些时候, 该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领导下恢复工作, 我们还希望, 我们还要求作为第CD/CW/WP. 26号工作文件散发的这份文件会尽快在该论坛内得到详尽的审议。我们了解, 今天晚上大家就能得到该文件各种语文的译文。

我不想占去委员会很多时间叙述这份工作文件的实质, 但我认为很简短地叙述一下是有益的。正如我在2月11日的第一次发言中明确阐明的, 我国政府一贯致力于实现全面地、有效的、可充分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我们认为, 核查是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面临的中心问题, 而且工作小组需要保证, 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 就应充分注意这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在这份我已作介绍的文件中集中讨论核查和遵守情况的原因; 然而, 我们很明白, 其他的重要问题, 比如公约范围的定义, 也需要加以解决, 我们希望有可能相互合作地处理这些问题。

现在我想就第CD/244号文件说几句解释性的话, 其他代表团可能会发现这对于进一步审议我们的建议是有益助的。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该文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备忘录的形式叙述了联合王国对如何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看法；第二部分以组成部分草案的形式提出了公约需要包括的条款的类型，以便满足文件第一部分提出的要求。我们当然将很乐意地进一步阐明我们提出这些建议的理由；第CD/244号文件的第一部分初步解释了作为我们称之为组成部分草案提出的那些规定。

各国代表团在研究第CD/244号文件的实质时可能会发现，了解我们从两个方面对待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问题的立场是有益的：第一方面，核查储存的销毁，第二方面，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这种核查我们称之为“遵守情况的监测”。我们把核查分成这两种范畴，因为有待核查的不同活动需要不同的监测技术。再者，对于绝大多数不拥有化学武器储藏的国家来说，只能执行第二范畴的核查措施，即那些与监测不生产有关的措施。

正如我们的工作文件表明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两方面的核查需要把国家措施和国际措施结合起来。国家核查措施最终会在监测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起愈来愈大的作用。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谈谈委员会议程中的项目1，即核禁试。我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详述我2月11日在一般性发言中就这一项目所作的简短发言。澳大利亚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对未能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取得进展深表遗憾，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处的僵局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优先关心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各国政府及其代表的各国人民优先关心的一件事。作为谈判者和外交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显然这需要新的主意。加拿大大使麦克费尔2月18日的发言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考虑的新主意。

本机构所有成员都致力于核禁试的目标。我们大家都想达成的是一项在一切环境中禁止核武器试验爆炸的条约，其中包括有关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规定。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是一种不容易谈判的目标。1980年7月的三边报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敏感的和错综复杂的，还因为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利益。这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要求一挥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全面禁试条约，我们会有可能取得进展吗？我国代表团和本会议室中任何代表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团一样也一心想尽早达成全面禁试条约，我们愿意考虑不全胜则全败方法以外的选择方案，如果这些选择方案真有可能导致真正的和实质性进展的话。

正如已经在本届会议上发言的代表新指出的，国际气氛并不令人鼓舞。这种气氛看来不利于迅速达成各项协定，不管这些协定是如何地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少数几个协定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化学武器协定、放射性武器协定、消极安全保证协定、以及，我甚至敢这样说，综合裁军方案的协定，这些协定都是可达成的，但看来只能逐步地达成。这类协定即使是不彻底，但仍然有它们明显的价值，这种情况是不乏先例的——《南极条约》、《外层空间条约》、《不扩散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当然还有《部分禁试条约》等。它们自然都有各种各样的差距。

关于差距之说是特别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条约，尽管是不完善的，但对核武器无限制的试验则设置了非同小可的障碍。这些条约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为什么在缺乏任何更为令人鼓舞的前景的情况我们不努力设置更多的障碍呢？仅举一个例子来说，很明显，如果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原则加以扩大，它就会缩小进行核试验的地理区域。如果把它扩大到每一个地区，那么，其效果就等于是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同样，人们也可以考虑降低被准许的核试验的当量，也许这要通过一系列的条约来进行，直至达到零点目标：这也就等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加拿大2月18日发言中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在弥合差距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连贯的办法，以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例如，麦克费尔大使提请大家注意《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中存在的种种可能性。不妨设想，这些条约也能加以扩大。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毕其功于一役地制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做法，那就会引出许多想法。现有的条约——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是否能扩大到那些尚未是这些条约缔约国的核武器国家呢？双边的条约是否能发展成多边条约呢？《临界禁试条约》禁止150公吨以上的爆炸量，但是，如果公众辩论能指导国家安全的种种考虑，低一等级的限额是可以很快实现的。《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中的核查规定为缔约国间详尽的资料交换和直接合作提供了广泛的措施，这些规定若在更广的范围内使用，就可能具有很大意义。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如果我们已经设立一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那我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我猜想，我们不会企图在早期阶段就一些新出现的、敏感的和复杂的问题起草条约。如同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我们倒更可能对现有的国际文件大加利用，并对有限论坛内的谈判成果大加利用，而且一般说来，会采取一步一步走的办法。

我已经提到了障碍和差距：如果我用砌墙用的砖块作比，意思可能就更清楚了。我们有可能砌上更多的砖块，以便逐渐地筑起一道阻挡核试验的全面彻底的障垒。澳大利亚以前曾建议过，我们应处理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的法律和行政方面问题。会上也提出了其他建议。有人曾建议扩大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范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找出一种办法，把这些想法象一块砖一块砖地与我们的最后目标即最终筑成的一道墙联系起来，我们就不会引起以下两种人的消极反应，一种人由于某种原因对一下子筑起一道墙的做法惊得后退了；另一种人则认为一块砖这样的障碍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太无吸引力了，因此不值得动手添上一块。筑墙的过程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除此之外，墙总是从低处筑起，然后再加高。这里我再次想到了澳大利亚在第CD/95号文件提出的建议。

加拿大曾建议设立一个政治专家小组，以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支持下讨论那些三边谈判没有触及的问题。目前，我们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问题上正处于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建议是有价值的。这个小组还可讨论我今天提到的所有问题，并可向委员会指出，新的办法是否能帮助委员会处理其优先的议程项目。

最后，我强调指出，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拿大提出的意见。由于缺乏逐步前进的办法，存在着全面禁试条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束之高阁的危险。我所以这样建议是为了使朝着全面禁试条约发展的行动在上述情况下仍能继续下去。换言之，我赞赏这样的—个想法，即以加拿大大使的话来说，要保持“谈判过程中的活动，以便避免核试验谈判进程持续冻结必然会带来的危险。”我在这么说的时侯，我还要强调，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加拿大的建议，但这并不能被认为是取代或冲淡澳大利亚政府一贯主张的最终的中心目标，即制定—项全面禁试条约。

主席：今天已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2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召开。
现在休会。

中午12时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8

25 February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2月2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穆哈默德·贾法尔·马哈拉蒂先生（伊朗）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晋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西马尼翁塔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莫拉马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雨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范·唐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安德烈先生

内亚古先生

阿宁诺尤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吉尔迪先生

比基尔先生

米利塔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伦纳德先生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德圭先生

主席：我以大慈大悲真主的名义，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8次全体会议开始。

按照本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如有这样的愿望就可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

我要向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斯蒂芬·安德烈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今天来到委员会作为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发言。安德烈先生在他国内担任好几个高级政治职务。1975年以来他一直是国民议会成员，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曾参加过许多国际性大会和会议，并发表过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包括论述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我可以肯定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对他前来发表讲话以表示对本委员会工作的关心都是感激的。

今天我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罗马尼亚、美利坚合众国、肯尼亚、尼日利亚、巴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斯蒂芬·安德烈先生阁下发言。

安德烈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2月份的主席向你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最诚挚的祝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是保证你在完成委托给你的重大任务中得到罗马尼亚代表团积极支持的又一个因素。我还愿意向印度尼西亚的安瓦尔·萨尼大使表示祝贺，他在你之前担任主席，非常出色和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首先，我愿意说明我能够向裁军谈判委员会讲话感到多么高兴，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一个负有世界性使命的机构，委托给它的重大责任就是协助发动一个以取得裁军问题的真正进展为目的的有效谈判进程。

今年委员会重新开始工作时的国际气氛使这次会议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为了使委员会了解罗马尼亚人民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对疯狂的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本身造成的威胁的深切关注，同时为了强调急需采取具体裁军步骤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肩负的重大责任，我认为向这个卓越的机构发表讲话是适宜的。

确实，本委员会是在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的阴影下重新开始工作的，紧张局势

(安德烈先生，罗马尼亚)

特别是由于武力和强制命令政策的加强，势力范围的争夺，世界各地冲突的继续和增加，军备竞赛的逐步升级和经济危机越来越尖锐所造成的。

军事技术和战略思想的发展强烈地影响并加剧了目前正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全力进行的军事竞争，这只能说明核战争的可能性毕竟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武力和扩军的政策正在成为当前国际生活中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特点。这些事态发展发生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条件下，发生在一个被众多复杂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不信任和猜疑弄得阴沉暗淡的气氛下的这一事实，加强了战争的危险，因为在这样一种精神极度不安的局势影响下，任何重大的政治对抗都可能点燃战争的导火线，导致部分地或全面诉诸最致命的武器，包括核武器。

军事开支和竞争的空前升级使核战争浩劫的危险惊人地增加，引起世界各国人民深刻和合理的沮丧感。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曾经强调指出的，“事态已发展到这种地步，军备竞赛已达到这样的规模，使各国人民的生命和生存本身受到威胁”。

人类已进入这样的时刻，追求远远超过全部安全需要的核军备事实上已成为严重危害文明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二次大战以来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大或者这样现实。因此，为了扭转这种灾难性的趋势，国际社会的最重要优先事项，就是迫切需要趁时间还不太晚时，采取有力的行动。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所强调指出的，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局势，放弃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并通过裁军寻求安全的时刻了。

最近重新开始的军备竞赛不仅是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急剧上升的军事开支也成了各国人民包括工业化国家的人民越来越难以承受的负担，因为军备集结对整个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以及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扰乱和破坏稳定的作用。

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罗马尼亚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坚决支持裁军，坚决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战争，反对一切种类的核军备。在频繁的政治会晤中以及在国际性讲坛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一贯主张在国家关系中确定地取缔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结束国际紧张局势，实现有效的裁军措施，特别是核裁军措施，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德烈先生，罗马尼亚)

本着这种精神，罗马尼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它的双边关系中，一贯采取积极促进裁军的政策，提出具体建议并采取坚决行动制止军备竞赛，确保具体裁军措施，首先是核领域的裁军措施的通过。因此，在裁军特别联大上，罗马尼亚曾提出一系列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具体步骤实现裁军的切实措施。这些措施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对和平的坚定意愿，也是对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防止战争确保持久和平的一个呼吁。其中某些措施罗马尼亚代表团已在本委员会一再重申。

我们这样做是从以下前提出发的，即认为安全、和平与国家的进步不能靠军备竞赛逐步升级、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和武器进一步储存来取得。真正的安全只能通过重新确立最低水平的军事均势、裁减军事力量和军备、逐步削减军事预算并进行裁军，首先是充分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核裁军，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要求所有国家奉行广泛展开国际合作的政策，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建立相互尊重 and 信任的气氛——所有这些都是裁军真正取得进展的基本前提条件。

罗马尼亚渴望在赋予裁军谈判新的势头，打破多年来使它陷于瘫痪的僵局的努力中作出有效贡献，已提请联合国注意冻结和裁减军事预算的问题，认为这是开始一个真正裁军进程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罗马尼亚的这个建议如果实现，就可以腾出大量资金，既可以用来在削减军事预算的国家执行发展计划，又可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努力加速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消除不发达现象并缩小它们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罗马尼亚政府在提出这项建议时，深信单方面的裁军措施对制止军备竞赛的努力和各国人民的经济社会进步可以产生积极作用，所以它自己已一再削减它的军事预算并把腾出来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用途。

罗马尼亚遵循其积极促进裁军这个基本目标的政策方针，对于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即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工作，曾经并将继续给予特别的重视。新的委员会是在成员国增加和有了更加民主的组织结构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它的活动是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为基础的。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有正当理由期望本委员会进行的谈判取得成效并为通过具体措施制止军备竞赛和开始实际的裁军进程打开道路。

(安德烈先生，罗马尼亚)

不幸的是，经过三年的活动所取得的结果未能满足这些期望。尽管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职能方面有所改进，尽管联合国通过了大量决议来加强裁军的努力，尽管五个核国家全部都参加，但是，谈判的步子仍特别缓慢，往往流于一些毫无结果的辩论，与军事预算的大量增加和军备竞赛的疯狂加速形成鲜明的对比。几年来，委员会一直不能就裁军问题达成任何一个协议。因此，它现在面临着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要么象它迄今所作的那样，继续举行毫无意义的讨论，与此同时，眼看着军备，特别是核军备的不断集结，而这种集结可能——由于有意策划、意外事件或错误估计——导致灾难；要么选择唯一合理的抉择，那就是认真地进行有诚意的谈判，以便通过有效的裁军措施，首先是核裁军措施。当前危急的国际局势断然要求选择后者，尤其是因为核战争的幽灵已使各国人民深为忧虑和不安。本委员会不能忽视最近几个月来在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为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拥护裁军，首先是拥护核裁军和建立持久和平而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活动；这些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的因素，也是对这种忧虑感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人民心目中越来越清楚的是，假如我们不能立即制止这种威胁要毁灭这个地球上全部生灵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竞赛，那么我们这一代就要因没有为保存人类文明并确保其稳步发展创造必要的和平条件而承担沉重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想分散本委员会的注意力，使之不注意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等十分重要的目标的企图，我们不能不表示关注。

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有义务和责任，也有能力对实现裁军的根本目的作出有效贡献，实现这个目标是消除核战争威胁并确保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唯一办法。我们认为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政府有责任，出于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负贵感进行合作，以便在裁军努力中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为此，首先必须给予本委员会的活动新的推动力，委员会必须坚决走上谈判的道路，走上缔结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减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议的道路。

委员会这届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制定《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提交裁军特别联大审议并通过。根据本委员会的任务，必须表明严肃地承担义务的《综合裁军方案》应成为联合国加强和协调各国实现普遍裁军，首先是核裁军这个最终目标的努力的

(安德烈先生, 罗马尼亚)

一个主要文件。这个方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将标志裁军谈判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新的方针。

我们还认为, 有必要恢复谈判, 目的是在核裁军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这些问题在本委员会中已经审议了一些时候, 其中包括缔结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定, 停止生产核武器、逐步裁减直到全部消灭核武器, 禁止放射性武器和禁止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系统。必须取得协议采取措施, 防止把最新的科技成就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用于改良现有的武器。如果在缔结禁止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或公约之前, 有强大武装的国家能采取单方面措施, 防止把科技上的发明用于军事目的, 这将会是非常有益的。

委员会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的努力也必须加强。在我们看来, 所提出的关于本委员会应不再拖延地履行它明确承担并经常重申的缔结这样一个国际公约的要求, 是完全正当的。

委员会应继续注意并需要紧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缔结给予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国际协定。我们已经指出, 罗马尼亚坚决认为, 对一切国家的最好保证就是进行核裁军。但是在实现那个目标之前, 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 建立起各国之间的信任, 缔结一项国际协定, 规定核武器国家明确承担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或一般地使用武力, 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 委员会这届会议举行的谈判结果以及人们期待它作出的重大贡献, 应反映在委员会将提交今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中。我们认为, 这份报告既应有对委员会的活动的分析, 也应有旨在加强它今后效能的建议。

委员会的活动取得显著进展将大大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恢复缓和政策, 并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成功创造有利的气氛。

为此, 罗马尼亚欢迎美苏之间开始进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的谈判, 并表示希望这些谈判将取得积极的结果。考虑到现在集中在欧洲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尖端的武器, 在世界这个重要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是极端严重的。这种局势使欧洲各国人民非常担心,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阻止设置新的武器并在欧洲开始裁减军备的进程。为表明罗马尼亚人民深切关注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前途, 罗马

(安德烈先生，罗马尼亚)

尼亚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坚定立场，主张不在欧洲设置中程导弹，把它们迅速削减到最低水平，并且主张在欧洲消除中程导弹和其他任何核武器。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裁军是欧洲当前的关键性的、生死攸关的和根本性的问题。

罗马尼亚所持的这个一贯立场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致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信件——此件最近已作为本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以及给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其他各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的信件中都已有力地予以重申。

由于前面所述的武器的存在影响并直接威胁着欧洲国家的重大利益，我们认为，其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合法权利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裁减和消除欧洲核武器的谈判。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怀着同样的忧虑，敦促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的议会、政府和人民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并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在为时还不太晚时，从欧洲大陆裁减并消除核武器，以捍卫各国人民的生存、自由与和平的基本权利。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说过，“趁着现在核炸弹还没有扔下来，我们还活着，为时不算太晚的时候，一定要制止核武器，一定要过渡到普遍裁军，首先是核裁军。等到核炸弹掉下来，时候就太晚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来判定犯罪者了。既不再有法官，也不再会有罪犯。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统一行动，拯救人类免于核战争，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

罗马尼亚对裁军事业的坚定的责任感，也反映在它积极支持在马德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就召开在欧洲建立信任与裁军的会议缔结一项协定的问题上。

组织这样一次会议将大大促进全欧洲的和平、合作和相互了解，因为在裁军谈判历史上将第一次提供一个民主和有代表性的机构，在那里，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为了采取旨在建立相互信任并促进裁军的有意义的措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我们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裁军和和平的问题都看成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直接有关的问题，因为所有裁军的措施，不管它们是在哪个机构进行谈判，都必须寻求全面彻底裁军这个基本目标，而本委员会对实现这个目标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委员会这届会议要获得积极成果，取决于它的所有成员国有无冷静地、现实地

(安德列先生, 罗马尼亚)

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合作和谈判的政治意愿。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以必要的负责态度采取行动, 确保委员会在这届会议期间能够产生符合各国人民正当期望的结果。对于我们大家的期望, 已经并继续在许多国家, 包括罗马尼亚所举行的反对核战争威胁, 主张核裁军与和平, 主张恢复合作、缓和与互相谅解政策的群众性示威运动中明确地表达出来。科学家们采取的越来越坚定地反对战争、支持裁军的立场也致力于同一个目标, 他们是最了解现代化武器的毁灭能力, 最了解一旦爆发核战争会给全人类以及文明前途本身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的权威人士。在这方面应该回到一下前不久布加勒斯特“科学家与和平”国际专题座谈会的参加者向各国人民发出的呼吁, 其中谴责了核战争的严重危险, 坚决主张裁军, 并且声明, 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意见通告联合国、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涉及到和裁军、国际和平、安全与合作有关的问题的一切国际机构。

在制止军备竞赛和发动一个所有国家, 首先是主要军事强国都有责任参加的真正裁军进程的极其重要的努力中, 我们特别重视不结盟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论是否属于军事集团的中小国家的潜在作用。加强这些国家的合作和团结可以推进裁军谈判, 促进制定停止军备竞赛、切实裁减军队和军备的协定。

裁军谈判委员会履行它的任务并真正服务于裁军事业的潜力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如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真正希望并且有这样的政治意志, 要对解决现有的问题作出贡献, 同时, 如果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建议, 现有的机构完全足以谈判出有效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在不致使任何国家处于劣势的条件下, 照顾到所有国家的真正利益, 有利于缓和并排除核战争的威胁, 有利于大量裁减军备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罗马尼亚决定尽一切努力, 在其他代表团的合作下, 作出切实的贡献, 恢复委员会中的裁军谈判, 以便取得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期望和心愿的具体成果。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外交部长阁下的发言, 我敢肯定本委员会是很感兴趣地倾听这个发言的。感谢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并友好地提到了我的国家。我确信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将继续共同努力实现普遍裁军。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本委员会正式发言。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你在会议开始的这个月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所进行的有才干的和公正的工作。我还要说，我个人非常愉快地就任美国出席本委员会的代表，我赞赏我的同事们对我的欢迎表示。我曾有幸在纽约与今天在座的一些同事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我期待继续与你们大家以及自我抵达日内瓦以来有幸在这里会见的其他代表紧密地合作。

主席先生，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与你一起热烈欢迎光临我们委员会的尊敬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今天我要非常简要地谈一谈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问题，该小组预定下周在这里召开它的第13次会议。

去年夏天，意大利代表团和日本代表团都谈过这个小组未来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在本届会议期间，直到目前为止，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一直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在适当的场合审议将对大气中的放射性进行取样的科学考察站组织成一个国际监察系统的可能性。在本届会议期间，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也一再特别提到了科学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工作，并提醒我们，我们将会听到该小组对有关交换地震资料的第二次国际实验的评价。

我回顾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2月9日在本委员会的发言中，曾表示我国政府有兴趣与其他代表团讨论扩大该小组任务范围的可能性，特别是使它能审议交换核爆炸及发生在大气层的其他异常事件的资料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的任务范围的可能性。考虑到这个工作与加强现有条约体制的关系并预料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达成其他的协议，这个工作可能证明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科学专家小组对我们在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核查领域中的工作具有并将继续具有重要作用。从现代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签订协议的时代开始起，有效核查遵守协议条款情况的能力就被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仅在谈一项特定协议的条款时——协议的范围和核查问题必须一起考虑——是如此，而且在协议存在的整个过程履行这项协议时也是如此。例如，《南极条约》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可对任何另一缔约国在整个南极区的设施进行现场视察，以确保条约的条款得到遵守。它还规定可对整个南极区进行空中视察。其他的条约还有更广泛的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规定。不扩散核条约规定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主持下的保障制度，用以确保对条约的实际遵守。我可以补充一句，美国和联合王国作为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国家缔约国，已经在自愿的基础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了协定，将其和平核设施置于保障制度的规定之下。这些主动行动表明，不扩散条约的核查规定既不是使缔约国承担过分的法律义务，也不会对涉及核能的商业活动造成威胁。这些主动行动也强调指出这一事实：树立对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的信任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科学专家小组尚未完成其当前工作。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就该小组的未来活动作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该小组在它即将来临的会议期间，根据它目前的任务范围，在交换国际地震资料方面，有相当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该小组有重要的任务将占去该小组整个夏天的时间，可能还更长一些。我国政府完全支持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当前工作，并将继续这样做，只要它的工作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确实认为，已经到了开始考虑和磋商我们应分配该小组在未来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了。在我们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期间，作出决定的时刻有可能会到来，那时我们将有机会审查科学专家小组按照其目前任务范围所作的报告。我们的确感激已经提出了具体想法的那些人，而且我们期望听到其他代表团的想法，特别是有关扩大科学专家小组任务范围的可能性的想法，并与他们讨论这些想法。在考虑改进大气监测的方法时，这能对我们的核查能力作出有益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南吉雷先生发言。

南吉雷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尊敬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参加我们的会议，热烈欢迎他并对他刚刚在本委员会发表的重要的政策声明表示我们深切的和真挚的感谢。

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开会三个星期了。在此期间，我国代表团曾发言好几次。但因这是我在本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我愿重申，肯尼亚代表团对你指导本委员会讨论的方式表示满意。我们确实感激你和你的代表团，也感激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能干的领导下的本委员会秘书处的所有成员，感谢你们正在做的出色的工作。你们可以指望得到本代表团

(南言雷先生, 肯尼亚)

的充分合作与支持。

提交我们讨论的问题, 范围广而且性质非常复杂, 但是我希望在我现在这次发言中, 能向你以及在座的尊敬的代表谈谈对一些问题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本委员会本届会议充分注意。我想到的问题有:

- (a) 本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
- (b) 通过建立和 (或) 有效使用裁军谈判的主管机构加强联合国处理裁军问题的能力 ;
- (c) 本委员会 1982 年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 ;
- (d)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 ;
- (e) 核裁军 ;
- (f)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
- (g) 综合裁军方案 ; 以及
- (h) 裁军与发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安排, 毫无疑问, 如果本委员会要高效率地、有效地和迅速地执行其任务, 那么它的工作就需要作出更好的安排。因此本委员会可以认真考虑将其一些非正式会议用于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我认为, 在本委员会会议事规则第 27 条和 29 条的范围内, 两届会议之间的主席应有权与在日内瓦和纽约的代表团以及与本委员会的下任主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 以便就来年的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达成协议, 但是这样的协商应在 2 月份本委员会的第一期会议或所谓春季会议召开之前进行。如果有需要, 可在 1 月份的最后一周在日内瓦进行几天会前的协商。进行这些会商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就来年本委员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最后草案达成协议。迄今为止本委员会会议开头的两周或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都用于争吵程序性问题的做法应立即停止, 因为本委员会根据未通过的议程和工作计划来进行工作是不适当的, 例如 1982 年本委员会就是这种情况, 委员会的议程和工作计划直到上周 2 月 18 日才得到通过。

(南吉雷先生, 肯尼亚)

加强联合国处理裁军问题的能力和(或)建立并有效使用裁军谈判的主管机构问题, 是与本委员会的工作安排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你们会想起, 创立有效的裁军机构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主要考虑的事项之一。在该届会议上, 强调需要设立裁军的审议和谈判机构。这种要求的结果是,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重新建立, 作为联大的附属的审议机构, 而联大本身仍是主要的联合国审议机构, 联大第一委员会成为另一个裁军的审议机构。

因此将本委员会这个联合国的主要裁军谈判机构变成一个辩论场所的当前趋势是与本委员会工作范围的要求和规定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停止和扭转这种危险的趋势。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谈判实质性裁军问题, 而不要去搞政治活动和谈论程序性问题, 搞什么行使答辩权之类。我们必须找出办法, 改善和加强本委员会称职地履行国际社会委托给它的谈判职责的能力。由于联合国本身在裁军领域负有首要责任, 它必须在《最后文件》第114、123和124段的范围内发挥重大作用。

我认为, 帮助委员会有效地和高效率地执行其任务的一条途径是设立足够数量的附属机构来解决裁军进程的关键问题。这首先就要求本委员会1980年3月17日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继续发挥作用, 这些特设工作小组在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上再次设立, 直到上周2月18日本委员会1982年会议才恢复了其中的3个小组, 即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及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

对于这些工作小组的恢复和它们不久将开会安排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行动很快,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小组昨天在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和波兰大使的主持下召开了它们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为此我正式对这两位大使表示肯尼亚代表团的祝贺和赞赏。两位主席所建议的工作日程, 我国代表团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 条件是不要订得太死, 要保持灵活性。我认为这些特设小组一旦设立就应分别按其职权和工作范围不间断地行使其职能, 直到完成其任务为止, 当然要一直记住, 在需要时, 有可能修改其任务范围。在特设工作小组内设立联系小组的做法是很好

(南吉雷先生，肯尼亚)

的做法，不用说，应保持这个做法，但联系小组必须在相对说来较短时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两周——进行工作和完成委派给它的任务。我国代表团根据这种理解，同意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早期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次序和原则联系小组。我感谢这些小组的协调员尊敬的法国大使、巴西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他们为就各项提案达成一致意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如此干练、耐心地指导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满意。这个小组正好是在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开始时着手其困难工作的，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愿看到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花更多的时间谈判实质性问题，而不是争吵程序性问题或在博学的代表们之间进行概念的和哲学的讨论。这也适用于本委员会所设立的每一个工作小组。这是一个谈判的场所，因此我愿看到它花更多时间摆弄琢磨案文草案，而不愿看到代表们大谈其精心思考的修辞学的和哲学上的宏论。

委员会1982年议程和工作计划的通过，实际上为集中我们的精力处理一些基本项目铺平了道路，这些项目有：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核裁军，消极安全保证，《综合裁军方案》，非洲的非核化，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在世界上建立其他和平区和建立无核武器区。

在委员会的本届会议上，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对订于今年6月7日至7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准备过程作出宝贵贡献，顺便提一下，第二届特别联大的筹备委员会也将于4月26日至5月14日在纽约开会。因此，我们还可支配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我们最好尽早开始拟订特别报告的要点，根据1981年12月9日联大第36/92号决议，要求我们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这份特别报告。我国代表团注意听取了各代表团在本周早些时候2月22日召开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并且我们同意那种普遍的意见，即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提出的特别报告应在各代表团提出的方针的基础上草拟；它应包含有对裁军谈判的问题、失败与成功的准确评价；而且特别报告应成为第二届特别联大的基本文件之一。

(南吉雷先生，肯尼亚)

我们大家都同意核裁军的高终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苏联和美国之间就中程核力量开始双边讨论，并且我们敦促这些超级大国尽早就削减战略武器开始双边会谈。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防止发生一切可能形式的核战争。因此，作为核裁军的重大步骤，各有关国家迅速采取措施来削减和控制核武器是绝对必要的。委员会必须给予这个问题最重要优先地位和极大的重视。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必须恢复和加强它们就彻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及不扩散核武器的会谈，以便在这个关键领域缔结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关于就国家核查及国际核查和其他措施，特别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化学武器措施达成协议的紧迫性，我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份。

我国政府承认和平使用核能的需要，但是这种使用必须伴随有核保障措施和建立信任的制度以防止各国将核能用于军事和其他破坏性目的。侵略行为、外国占领和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对裁军谈判包括核裁军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充满恐惧、猜疑、不信任、地区性战争和并吞，以及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时，我们怎么能坐在这个桌子周围来谈判裁军问题呢？

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最后文件》第59段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对这些国家的安全保证应载入一项国际条约。

关于关键性的《综合裁军方案》问题，肯尼亚代表团完全赞同21国集团的立场，它们的立场概括在下述文件中：

- 第CD/CPD/WP.55号文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原则；
- 第CD/CPD/WP.56号文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
- 第CD/CPD/WP.57号文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优先次序；和
- 第CD/223号文件，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

我遗憾地注意到，这里的一些代表团对接受21国集团的立场仍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事实是，这些工作文件的条款都是来源于《最后文件》本身，而《最后文件》是在1978年6月30日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协商一致通过的！

《综合裁军方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实现在有效和充分国家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工具。在裁军过程中，有关政府必须承担义务，毫不拖延地消除战争危险特别是核战争危险，一劳永逸地停止军备竞赛，从而确保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安全。

(南吉雷先生，肯尼亚)

我们有责任制订有意义的和平衡的《综合裁军方案》的条款——不论是目标、优先次序、原则或措施条款草案——以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审议和最后通过。21国集团很重视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仍存在着许多基本分歧，这从其他政府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立场可以看到。因此还需要进行许多艰巨的讨价还价和谈判，以便缩小分歧。武器的定义问题，协议的范围，时限和程序，核查的标准和方法，《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事项、原则和措施的选择、排列和分类，等等问题，的确都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献身精神有步骤地、认真地来解决它们。

在这个时候，请允许我向你和在座的其他尊敬的代表们谈谈有关我国代表团希望能载入《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种措施的一些想法。我认为《综合裁军方案》的措施一章将是最难谈判的部分，因为裁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因此，这些措施的执行必须不仅符合《综合裁军方案》规定的目标，而且也必须符合《综合裁军方案》规定的优先次序和原则。基本的要求是，《综合裁军方案》必须真正具有综合性和全球性。在这一点上，21国集团的建议，根据我们的判断，是符合这个要求的。因此，除了完全赞同21国集团的建议之外，肯尼亚代表团还呼吁其他的代表团集团，不仅接受21国集团有关措施一章草案的逻辑和态度，而且也接受该文件的结构和布局。

谈到《综合裁军方案》的结构，有许多方案可供我们选择。例如，在措施一章的前面可以有一个绪言部分，这个绪言将管每个阶段的各节，或者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可以有一章或在每节或分节的开始有一个简明的绪言。总之，我认为有必要在每一阶段的开始简单地指出该章总的思想及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随后，应该规定暂定的时限，在这个时限内每个阶段的措施都应全部执行。此外，《综合裁军方案》应对所有国家有法律约束力，而且这一点应在该方案的绪言部分相当明确地阐述。

因此，对《综合裁军方案》的裁军措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不应有任何不明确之处，这些目标将为把措施分到各个阶段提供基础——但是当然要记住《综合裁军方

(南言雷先生, 肯尼亚)

案》优先事项的次序以及将目标排列为近期目标、中期或延续目标以及最终目标。正如《最后文件》中所商定的,《综合裁军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制止和扭转、阻止和禁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以及削减军备竞赛和一切类型的军备或武器并削减武装部队,从而完全消除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并完全消除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就是由于这个共同同意的推理使得21国集团在1981年8月19日的第CD/223号文件中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建议。这些措施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而且这些措施的形式也参照《最后文件》本身的形式,其结构按照逻辑上的顺序,这些措施既充分考虑到裁军过程的各要素,也考虑到了裁军过程的零碎性。因此,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必须列入《综合裁军方案》措施的第一阶段。削减军备竞赛、军备和武装部队,必须列入第二阶段;彻底销毁一切类型核武器,加上大量削减其他类型武器,以及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是第三阶段的措施的目标。最后,销毁常规武器和取消武装部队——经共同协议,在本国领土上为国内安全而保留者除外——应在第四阶段结束时做到。在每个阶段中,必须强调需要重新分配节省下来的资源,将它们从军事目的改用于社会经济目的,特别是用于造福发展中国家。

在根据《综合裁军方案》的目标、优先次序和原则来确定措施时,我们也应按它们的近期或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执行要求来确定措施。我们应进一步确定是《综合裁军方案》一切阶段的共同措施或仅仅是一个阶段的措施。在从事这项工作中,我们应牢记为执行《综合裁军方案》而必须采取的措施的范围和种类,即需要采取国家范围、分区范围、区域范围、区域间范围或全球范围的行动,或者需要采取单方面、双边或多边的措施。

关于区域性裁军和安全的措施,这些措施要求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和印度洋和平区,以及在世界各地区,例如在美洲区域的拉丁美洲、在欧洲、在非洲和亚洲、在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

审查和评价《综合裁军方案》执行情况问题是紧要的问题,因此必须突出地载入裁军方案。最好的程序是分阶段进行,因此在每个执行阶段结束时应进行审查和评价,以便估计以往的执行情况,制定将来加速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措施的战略。

(南吉雷先生，肯尼亚)

在进行审查和评价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时限因素和对执行《综合裁军方案》进行审查和评价的机构的因素。

关于时限问题，方案中必须要有每个执行阶段的暂定时间范围和执行全部措施的暂定时间范围。《综合裁军方案》是裁军行动的发展计划，既然如此，它就必须有暂定时限，《综合裁军方案》应在这个时限内执行，而这个时限也将受到审查。这是正常的做法，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计划或是联合国的计划和方案，如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维也纳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行动纲领，内罗毕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动纲领等许多其他计划都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每五年进行一次审查和评价。甚至作为1980年12月3日联大第35/46号决议附件的《联合国宣布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中，也规定五年之后要对这项宣言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和评价。这项宣言的第25段是：“此外，大会1985年的第四十届会议将通过裁军审议委员会，审查和评价执行本宣言所确定的各项措施的进展。”

因此，当21国集团决定以20年为《综合裁军方案》全面执行期限，每五年对每个执行阶段进行审查和评价时，它们是诚意作出的决定，并且完全符合普遍接受的制订发展行动计划的作法。

至于执行《综合裁军方案》的审查和评价机构，首先应该按《最后文件》第114、123和124段建议的方针，加强联合国处理裁军问题的能力。联合国系统内有关的机构、组织和单位，即联合国的审议机构——大会、大会第一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及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更深入地和更认真地参与对《综合裁军方案》措施的审查和评价。应该欢迎和鼓励一些研究中心如设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和平大学、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作出贡献，也应欢迎和鼓励专门研究裁军问题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适当的和有见识的学术中心作出贡献。此外，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在两届特别联大之间这段时间作出的贡献以及世界裁军会议也都将为审查和评价《综合裁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提供极好的机会。如有必要，也可以甚至在正式审查期之前，例如可在这一审查期与下一审查期中间进行临时的审查。

(南言雷先生, 肯尼亚)

既然我们已经重新设立了四个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下一步应该设立足够的其他的工作小组以加速委员会的工作, 特别是在委员会为筹备委员会会议和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做准备的时候。必须明确确定我们的优先事项, 以下各项无疑应包括在内:

- a) 在已设立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内, 完成《综合裁军方案》草案, 供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审议;
- b) 在重新设立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内, 在化学武器问题上取得进展;
- c) 在重新设立的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内, 在放射性武器问题上取得进展;
- d) 在重新设立的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内, 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取得进展;
- e) 达成全面核禁试, 我确信值得设立一个全面核禁试工作小组并应尽早设立; 以及
- f) 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 就这些问题也应该根据 1981 年 2 月 I 国集团的建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我还必须在这个时候重申, 需要加强通过正式缔结的协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过程。在这方面, 我们要求并欢迎印度洋早日非核化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这一措施将有助于促进保证不对象我国肯尼亚这样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肯尼亚很重视这个问题有许多原因, 其中包括我国是印度洋的沿岸国这一原因。1964 年非洲统一组织决定的非洲非核化, 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政治行动, 我国政府最优先重视这一行动并为其尽早实现而工作。在非洲任何地方都不应有核武装。我们完全反对那些为在南非已推行三十多年的、非人道的、种族主义的“分别发展”政策辩护的人在非洲发动核军备竞赛。

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 我应该在这里提到我国代表团极其重视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显然, 我们将来会有机会详细地论述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目前, 我只想指出, 迄今就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的研究, 包括第 A/36/356 号文件所载秘书长最近关于这个题目的报告, 揭露了一些惊人的事实。在每年为军事目的用掉巨额资金(5,000 多亿美元)的同时, 在全世界, 特别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历史上受剥削和继续受剥削的地区, 有上亿人特别因疾病、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正在死去。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 毫无疑问以后

(南言雷先生，肯尼亚)

继续会是这样，这就要求通过特别是消除存在于目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来加速这些国家的发展。我认为，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是《综合裁军方案》最终目标的组成部分。肯尼亚相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因为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个手段可以满足各国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因此，我重申，我们重视把现在正非常不明智地滥用在军备竞赛上的实际资源腾出来，重新分配于社会经济用途，特别用于造福发展中国家。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在本届会议的以后阶段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感谢你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尼日利亚代表依朱厄尔大使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今天上午，我们荣幸地听取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我国代表团为有这样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他的发言是很有价值的。

主席先生，我还要欢迎就坐在我右边的荷兰大使弗朗斯·范东根先生，他今天上午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我今天的简短发言将集中谈谈委员会1982年的议程项目1，即核禁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裁军谈判中的中心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正确地为本届会议定下了基调，他在祝词中说：

“世界决不能坐等理想形势的自然出现，然后再来采取裁军措施。裁军是不能通过对抗和谴责来实现的。军事优势的短暂的好处不可避免地会被由此引起的军备竞赛的长远的危害所抵销。我们应及早地认识到，各国和各族人民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他们共有的人性，也就是他们为争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所共同担负的责任。”

确实，我国代表团认为，在限制并最终销毁核武器方面早该取得实质性进展了。在1981年7月9日的第136次全体会议上，尼日利亚代表团遗憾而不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未能就核禁试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将近一年以后，形势依然如故，仍然看不见裁军谈判取得突破的前景。我不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得不再次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尚未就核禁试开始具体的多边谈判表示遗憾和极为不满。

在当代这一最为棘手的重要优先的问题上尚未出现一致意见，这并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缺乏兴趣。25年多以来，国际社会是一直关心这一问题的，这不仅表现在示威游行上，而且还表现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40多项决议中。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表现了国际社会最近还关心着这个问题。在那次大会上通过了第36/84号和第36/85号这两项有关核禁试的决议。

第36/84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国：

- (a) 铭记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条规不应被用来妨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
- (b) 支持委员会于1982年会议开始阶段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 (c) 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委员会可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第36/85号决议重申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必不可少的作用；执行部分第7段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谈判这一条约的范围内对一个国际地震监测网和有效核查系统的建立、试验和运用，确定必要的体制和行政安排。执行部分第10段吁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和联大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上述各点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对作为走向核裁军第一步的核禁试是极为重视的，并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失望的是，本委员会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核国家拒绝在委员会中参加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协商一致意见，仅有的理由是它们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想法，以及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对于那些已放弃核选择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则不予考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先生1982年2月9日在本委员会上的发言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罗斯托先生在强调了国际局势和裁军倡议的关系之后接着说：

“显然，对彻底禁止核爆炸的任何审议必须同西方各国维持可信的威慑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力量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同样清楚的是, 禁止试验本身无法消除核武器构成的威胁。”他接着说: “因此, 虽然全面禁止核试验是美国的军备控制全部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全面禁试会有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或有助于保持核均势的稳定。”

我国代表团曾经并将继续同那些以核威慑理论作为其自身安全的基础的国家进行争辩, 这种理论以及战略均势和均衡的理论都产生于核武器国家狭隘的安全观念。我国代表团认为, 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观念就应该加以扩大, 以便考虑到世界上不管什么地区所有国家的稳定。首先应关心免于饥饿和贫困的安全, 并考虑到裁军和发展的密切关系。

在此提及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是适当的, 这份报告的结论指出:

“要和平就必须防止核战争的危险。如要核裁军成为事实, 就必须抛弃通过恐怖均势来相互威慑的做法。利用威慑办法来维持世界和平、稳定和均势, 这个概念也许是现有的最危险的集体谬误。”

我国代表团同意结论中的观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技术障碍已完全消除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1段表达的协商一致意见中普遍认识到缔结核禁试条约对于停止在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研制新型核武器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紧迫任务的重大意义。现在正是因为两个核武器国家缺乏政治意志, 所以期待委员会进行的根本性工作受到了阻碍, 特别是因为三边谈判没有恢复, 它再也不能被认为是最好的前进办法。

鉴于三边谈判处于停顿状态, 设立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的协商一致意见受到阻挠, 委员会下一步怎么办? 毫无疑问, 如果在这个广泛承认的最重要优先项目方面毫无进展,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会对作为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可信性提出疑问。瑞典的英亚·图尔森夫人在1981年7月9日的发言中就告诉“不成功的三边谈判国家”, “最好做好准备来听取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对它们的失败所作的严厉而强硬的批评。”

我国代表团作为第CD/204号文件的共同起草国, 认为考虑修改第25条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相信, 人类是生活在一个能动的世界里, 在这个世界里, 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止的。由我们和为我们制定的一整套规则, 主要是为了便利委员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会的工作, 因此, 这些规则在合乎需要时应重新审查和修改, 以便适合委员会现在的现实。某些国家倾向于利用协商一致的规则以永保歧视他人的利益的做法不仅否定了本机构寻求实现的目标, 而且显然是破坏这一制度的功能。我们仍然坚信, 工作小组是在委员会中进行多边谈判的最有效的机构; 因此我们支持21国集团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罗斯托先生在他的发言中确实指出了最终达成一项禁试条约的愿望是不存在争论的, 但目前^{在办法和时间问题上}仍缺乏一致意见。21国集团第CD/181号文件提出了一种值得委员会认真考虑的办法。认真地制定有关未来一项条约的范围、核查和最后条款的组成部分, 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第二届特别联大的有效贡献。

许多代表团根据它们各自的安全观点在本委员会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只想指出, 我们非洲国家也有着严重的安全考虑。1981年6月在内罗毕召开的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十八次大会通过的^{第CM/Res. 854号决议}明确地谴责了拟议中的将包括南非、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南大西洋组织”, 认为这个组织是对非洲大陆的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同一个决议还吁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加强其第418号决议, 禁止向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提供武器和有关的物质, 并保证严格遵守武器禁运。

国际社会早已了解到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南非的核能力。我国是最早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 对我国来说, 今后的日子是值得冷静思考的。横向核扩散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而且还存在着由于意外事故爆发核战争的危险。鉴于这种考虑, 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一项核禁试条约。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 全面禁试条约方面缺乏进展是说明核武器国家不守信义, 因为这一条约可以说是我们无核武器国家所承担义务的交换条件。我们真诚地希望, 核武器国家在25年多的时间里固执地坚持的僵硬立场会有所改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招致世界末日的灾难。

在结束这一简短的发言之前, 我国代表团想指出, 我们听到联合王国大使萨默海斯2月11日的发言很受鼓舞, 他在发言中说, 联合王国早在10多年前就销毁了它的所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当道德价值在战争中不再具有重要性的时候, 英国代表团的这一发言是特别有意义的。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工作计划安排在今天讨论的项目已是整个国际社会近四十年来首先关注的问题。强调指出下面一点不是没有根据的，即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在才不过四年前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时的协商一致文件中再次承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严重紧迫性。

自从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21国集团成员和其他代表团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以确保使本委员会能就这一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但是，委员会中的极少数成员却阻止通过任何在本委员会中进行多边谈判的程序性方式。《最后文件》中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庄严承担的义务被忘得一干二净。

在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21国集团再次努力争取设立议程项目2的工作小组。但是，那些不希望国际社会对一个影响所有各国安全基础的问题寻求多边谈判解决的国家再次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机不成熟”，因为这个问题既“复杂”又“敏感”。超级大国似乎认为和平和安全是它们独家所有的财产。对它们来说，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而只能听从它们关于这些“复杂”而“敏感”问题的绝对命令。

超级大国是怎样行使其据称是专有的权利来保护其自身安全的呢？它们通过大量膨胀其核武库、继续把军事预算增加到令人惊愕的数字并极端无视整个人类的生存，在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保护自身的安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一开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接连不断地指责与反指责，现在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一方总是设法说明是对方开始扩充军备，而且必须纠正已经发现的劣势，以此来为自己的军备政策辩护。我们听到过奇怪的论点，即不存在军备竞赛，而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想取得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优势在军事上不断进行的努力。鉴于世界一方的报刊和其他公共消息来源每天发表的资料，并根据所收集的关于另一个阵营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情报来判断，不存在军备竞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人类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追求绝对军事力量的过程中似乎都已超越任何节制的界限。由于新型毁灭工具越来越大量积累，其他的界限也快要被超越：外层空间很可能马上就会成为对峙和敌视的新舞台。

依靠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的政策与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普遍接受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的目标是很难一致起来的。例如,“裁军”的说法已被含糊不清的“军备控制”的说法所代替,后者当然并不意味着裁减,而只是军备数量的某种杠杆,这种杠杆是可上可下的。背离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所正式接受的用语和概念的做法,使人们有理由对某些国家是否信守载入国际文件中的各项义务表示担心。因此,看来迫切要求发表明确而有权威性的声明,重申信守各项义务。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分别在2月16日和18日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伊斯拉耶利安大使谈到了全面禁试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赫德尔大使就拟议中的项目2工作小组提出了任务范围案文。他还指出,应毫不迟延地恢复第CD/193号文件所建议的协商,这种协商将有助于就项目2特设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它和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的立场是一致的,并期望早日开始这种协商。但是,我们不赞成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就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学术性交换意见的机构。去年就这一项目进行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必须尊重这一机构的谈判性质。必须积极寻求适当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联合国赋予的职责。除非有寻求一项能普遍接受的讨论议程项目2的程序的意志,进行第二轮学术性的讨论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也不会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甚至一份讨论摘要也会取消,因为似乎不宜向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公布。所以我们希望,各国代表团应准备进行真诚的协商,其目的是打破不妥协的僵局,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最终行使其受委托的优先职能。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国代表对罗斯托先生2月9日的发言表示高兴,他在发言中说,“美国和本委员会内的成员完全一样,极为关心希望从世界政治中排除核武器的重担的工作能迅速进展”,并说美国“将在本委员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我们极其重视罗斯托先生这样高级的官员的发言。在1981年整个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弗洛韦雷大使向本委员会许若,美国政府最终将完成其防务政策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将反映在其政府对美国出席本委员会代表团的指示中。人们可以推断出,罗斯托先生2月9日的发言确实是美国政府对委员会议程上各问题经过考虑的意见的提要。我国代表团希望美国代表团将确实实地“和委员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会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并将就如何“能迅速进展”“从世界政治中排除核武器的重担”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那些没有造成这种重担的国家已勤勤恳恳地提出无数的建议并耐心地等待着那些对这种重担负有特别责任的国家作出建设性的反应。我国代表团仍然期望那些直接有关的代表团在最近的将来就项目2的主题提出实质性的看法。现在应是使本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充分满足的时候了。

请允许我谈一谈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直接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第三十六届联大协商一致地通过了第36/81B号决议，该决议敦促核武器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确保防止核战争的意见、提案和实际建议，以供会议审议。由于参加了通过这一决议的协商一致意见，所有各国都再次认识到“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并认为“目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威胁”。因而负有特别责任的国家，即核武器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国际社会，即那些不愿牺牲他国的安全来保护本国安全的国家，说明对如何完成这一“最严重和最迫切的任务”的意见和看法。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不能被认为是维持并继续改进核武库的正当理由；相反，各国对核毁灭威胁以及对避免这种威胁的特殊责任的共同认识应进一步促使核武器国家真心诚意地响应大会的号召。

只要有很少数国家坚持它们对这种可怕的战争工具的垄断占有，并决心不仅保持这些工具而且使之更加危险，那么，任何不以核武器相威胁的保证都是不可信的。迄今为止，核武器国家不愿意毫不含糊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而宁愿对它们关于保证的官方声明附加一些条件，以便为它们自己的安全和军事理论服务。从核武器国家这些正式声明的措词来看，声明实际上是保证它们的核地位以及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只要核武器国家不作出决定重新检查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设法根据各项正式的声明拟订一个共同的方针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任何此类共同措词都会包含这种基本的缺陷。相反，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防止核战争问题上，那就有可能达成一个一致同意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走上一条通向最后从世界环境中消除核武器的道路。当然，这将是使用或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真正的保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因此, 巴西也是共同提案国之一的第 36/81B 号决议为解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难题提供另一条建设性的途径。这条新途径是为一个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寻求多边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希望, 作为这个途径主要针对对象的国家不致滥用这种途径。国际社会再次真诚地提请核武器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努力, 来消除一种这些国家自己也已明确地承认其严重性和紧迫性的威胁。如果这个要求理智和谅解的呼吁被无视, 或者如果第二届特别联大变成另一个两极对抗和相互谴责的舞台, 那么这确实是个最令人遗憾的错误。历史自有其办法来挽回对世界政治现实的认识上的错误。但是, 如果少数几个国家坚持把它们对核武器的垄断占有看成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现实, 那么要不了多久, 历史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挽回了。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 我要在发言之初纪录在案, 表示我们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斯蒂芬·安德烈先生的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他所代表的国家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我相信他的重要发言将获得认真的研究, 并有助于本委员会履行其崇高义务。我谨请罗马尼亚代表转达我们对他的最良好的祝愿, 祝他在日内瓦逗留期间生活愉快, 工作顺利。同时, 我还愿向新近任命的荷兰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弗朗斯·范东根大使表示欢迎, 他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向他保证, 我们愿继续发展我们同他的前任以及荷兰代表团之间一贯存在的那种认真的和互利的合作关系。

近几天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关于议程项目 1, 即核禁试问题的辩论正接近尾声。众所周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最为重视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于 2 月 16 日曾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同时, 我们提出了关于委员会今后如何着手解决全面禁试问题的一些考虑, 并提交了项目 1 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草案。

现在我愿初步谈谈我们从委员会就全面禁试问题交换意见过程中得出的一些初步结论, 并详细说明在辩论项目 1 时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使我国代表团深为满意的是, 从本届会议一开始, 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强调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重要性。我们完全同意荷兰的费因大使的意见, 他在 2 月 2 日的发言中指出“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就是对如何掌握核军备竞赛的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许多非常错综复杂的方面的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示范”(CD/PV. 150)。

此外，许多代表团还强调了三边谈判的有益作用，并呼吁三方迅速恢复谈判并使谈判产生迅速、成功的结果。但是遗憾的是，至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似乎并不准备响应这一呼吁。

同时，苏联代表在发言中坦率明确地谈及了三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这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高兴。譬如说，苏联回答了许多无核武器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呼吁和问题。我们欢迎苏联再次表示愿意执行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即使中国和法国在开始时不参加这一条约。的确，这再次证明了苏联对全面禁试抱有建设性的态度。

最后，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些国家再次强调有必要加强本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中的作用。大多数西方集团的国家也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集团一起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它们对就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感兴趣。在这一方面，让我援引日本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CD/PV. 151)。大川大使在其发言中强调说“全面禁试的实现具有首要意义；而且它是一项具体的明确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应系统地集中地处理全面禁试问题的原因——而在我们看来，这样做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极其遗憾地听取了美国代表团2月9日的发言。该发言解释了美国最近审查全面禁试各项事宜的结果。美国公开宣称全面禁试尚未“成熟”，这是与联合国各会员国明确阐明的各项目标、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本委员会的任务以及联合国的很多决议背道而驰的。同时，美国还对我们说“美国将在本委员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进行建设性的合作”(CD/PV. 152)。但是却又没有讲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此外，又象去年一样，美国代表团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反对就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同时他们还提出要把议程项目1和项目2合并在一起。但是把这两个优先项目合并起来并不能有助于全面禁试问题的解决。此外，这样做只会转移人们对项目1的注意。该项目已经探索了多年，现在已经可以作出政治决定了。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在这方面，我们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西方国家集团一些代表团最近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极其吃惊地注意到一些西方无核国家的代表团开始改变其对全面禁试的看法，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他们不再把这一问题当作是“优先的任务”，而把它看作是“中心的和最终的目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代表团是否准备不再把全面禁试作为限止核军备竞赛的直接的和迫切的步骤，而是和美国一样，把它看作是“长期目标”呢？我们感到担心的是，这种态度将会提供生产更为尖端的新型核武器的机会，例如，所谓的中子弹。

与此同时，有人还发表了“新的看法”，以此作为“取代要么不搞，要么就搞一个全面性条约做法的供选用的办法”，以便保持“在谈判进程中的活动”，并“使朝着全面禁试方向发展的活动持续下去”。

当然，我国代表团并不怀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代表团认真希望实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他们决心要打破某些核武器国家对全面禁试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局面，对此我们极为赞赏。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严重怀疑最近提出的有关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具有把委员会对全面禁试的注意力转移到次要问题上去的真正危险。

让我设法用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首先，有人提出设立“一个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领导下的政治专家小组，讨论那些1977年至1980年间三边谈判中争执不下的问题”。这样一个小组对拟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会作出什么贡献呢？尽管造成了这种有个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假象，然而，难道这个小组不只是在重复我们在全体会议上已经进行过的讨论吗？我们的实质性利益应是在本委员会的一个恰当的附属机构里拟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依靠设立一个新的审议论坛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考虑到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2月16日就我们的主要任务提出了相应的职权草案，即拟订一项条约草案。

第二，有人提出了通过一系列“有限步骤”来实现全面禁试的看法，例如，这些步骤是：

把现有的一些条约扩大到尚未成为缔约国的那些核武器国家；

把有限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和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这样的双边条约发展成多边条约；

用一系列条约降低核试验的许可当量。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赞成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可实现全面禁试的可能性。因此，在196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首先签署和平利用核爆炸条约的缔约国之一。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法国，加入这一条约。在1974年和1976年，我们对苏美缔结级限禁试条约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表示欢迎，我们正等待着这两个条约得以批准。当时，我们曾希望美国将改变其态度，并希望美国会在一些时候之后同意一种更加全面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对1977年开始进行的三边谈判表示欢迎的原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之后，美国却单方面停止了谈判。

20多年来，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实现全面禁试条约。譬如，联合国各成员国一直不间断地注意解决这一裁军问题，所花的时间比为解决其他裁军问题花费的时间都要多。联合国关于全面禁试的报告(CD/86)中曾如实地谈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否将回头去采取一种本委员会已讨论多年——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态度？我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已有七年多了，我的个人经验使我认为这种“级限态度”无法使我们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样，我们不仅无法对全面禁试进行谈判，而且十分有可能只是纠缠一个边缘问题，并幻想在实现所谓“长期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第三，今天有人提出各种建议。尊敬的美国代表再次提出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建议，即要扩大地震事件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范围并在国际地震资料交流中集中精力注意有关管理、法律和财政等各个方面。他甚至还建议要设立行政专家工作小组。坦率地说，如果讨论和解决同国际地震资料交流和其他核查问题有关的组织问题与拟定一项相应的协定，即全面禁试条约是密切相连系的，那么我国代表团并不反对这样做。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过一年的犹豫之后，于1977年派遣一名专家参加了根据瑞士建议于1976年设立的地震事件科学专家小组。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小组将协助三边谈判和本委员会解决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在同一理解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于去年第一次参加了试验交流地震资料的工作。

现在，既然我们了解了美国对全面禁试的消极态度，我们可以自问：采纳上述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建议将会产生什么后果？难道这不仅仅是为艺术的艺术，即“为了活动而活动”吗？如果及早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还是虚无缥缈的事，那么为什么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设立和审查广泛的国际交流地震资料体系呢？我们将不得不本着这一精神来审查尊敬的美国代表今天提出的建议，特别是有关扩大科学专家小组职权的可能性的建议。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重申我国代表团相信世界各国人民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都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能提出有关全面禁试的切实主张。但是有关有限的和逐步的做法的一些含糊想法以及有关核查中管理和其他组织事宜的一些含糊想法是不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也许更好的办法是要坦率和诚实，并在我们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中说明，由于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态度，委员会无法在全面禁试问题上取得进展。

主席：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哪国代表团愿意发言？

虽然我本应早些这样做，但我仍要向今天同我们一起开会的荷兰的新代表范东根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曾任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荷兰代表团团长。我相信，他过去在裁军问题上的经验对本委员会是十分宝贵的。我祝他在日内瓦工作顺利。

应我的要求，秘书处已经散发了一份载有委员会下周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和以往一样，这份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我们可在工作中对它进行调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委员会同意这份时间表。请苏联代表发言。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你刚才提到的文件没有提及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会议。我愿知道其原因。

主席：我被告知，该小组不愿开会。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据我所知，星期二下午没有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愿把星期二下午——和星期一下午一样留给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使用。

主席：有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这次会议是我担任本委员会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因此，我愿感谢委员会各会员国在这个月中的合作与支持。我们在这个月中不得不处理同本届会议的组织安排有关的一些棘手的问题。众所周知，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因此本届会议就特别重要。我祝即将接替我担任主席的意大利代表工作顺利，因为委员会即将开始讨论实质性问题，在三月份可能取得的进展对委员会可能对特别联大作出的贡献将极为重要。

在第一个月期间，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遗憾的是这些进展不是实质性的，但是却有某些重要意义。我们拿不出一份真正可引以为豪的工作记录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人类已醒悟而认识到仅用忧虑重重尚不足以表达的各种现实，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地使自己的言行更为一致，因为不论我们在军事上发展得多么强大，这种军事力量总不会永久保持下去。过去那些军事大国的命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历史也证明欺骗不能长久得逞。

也许本委员会最为了解巨大的军事开支意味着相等的社会和经济代价。这种军事开支所带来的后果只有苦难和千百万无辜的人的贫困。我们对停止军备竞赛负有最大的责任，因此我们要对上帝、我们的良心以及现在和今后的世代负责，不能使任何一份资源脱离其正当用途而去投于生产军备，正当用途就是用来满足人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地，下更大的决心来注意这些问题，并尽量避免政治游戏。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尽可能设法避免在这一讲坛上单行道式地宣讲自己的官方

(主席)

立场。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进行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应是把世界社会对持久和平的真正期望转达给那些制订最后决策的人，并使他们相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不能没有这一讲坛和其他相类似的讲坛。并应一劳永逸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用再担心毁灭。我只希望，我们将在今后的几个月中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愿向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兼委员会秘书里克希·贾帕尔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本月期间所给的宝贵意见和协助。和他一起工作，既是一件快事也是一次教益。本委员会有他担任秘书和指导是极其幸运的。我还要对委员会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各位译员、技术服务人员和出席会议的代表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

现在我宣布：“优先项目”联系小组将于明天上午9时15分开会，“原则”问题小组将于星期一上午10时在第C108室开会。

正如委员会上周同意的，我们将于明天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开始。

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59
2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五十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2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戈德罗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普里夫人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苏基科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59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轮换制度，现在意大利，也就是我本人，有幸担任本委员会3月份主席。我首先想对完成了为我们工作开一个头的这一艰难任务的、即将卸任的主席说几句话。我知道，当我向伊朗代表团团长马哈拉蒂先生在指导我们在本届会议第一个月期间的讨论时表现出的才干表示感谢时，我是代表本委员会全体成员作这种表示的。由于他的耐心、谦恭和谅解，我们现在才能够开始进入实质性讨论的阶段。

我愿尽力遵循他树立的榜样，以便为我们面临的可畏的任务取得任何可能的进展铺平道路。由于我们离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的召开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因此3月份对于期望取得的确实成效来说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关键的月份。除了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外，还有重建了的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因此本委员现在将能够进行实质性谈判了。我希望所有成员国都充分利用这些工作小组提供的机会，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作出一切努力达成真正的进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有其他必须处理的工作。我特别考虑到的是对具有最高优先次序的核问题的审议；在非正式会议中对有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问题的讨论；如何调整本委员会的组成和改进其工作方法和职能的审议以及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的特别报告的编写工作。

我们还希望委员会的非成员国的代表团能象过去惯常的作法一样作出令人高兴的贡献。

为了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我们共同的工作，作为主席，我随时准备与所有代表团建立接触和进行协商。我极大地期待着所有人的合作和恩惠并将不得不断要求大家赐以合作和恩惠。担任意大利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常任代表的不多几个月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会如愿以偿。

我还意识到，我会得到本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以及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和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的宝贵协助，他们全都为使我们的讨论继续和有效地进行作出了努力。我愿对贾帕尔大使表示热烈赞赏。

当请大家注意我决心不遗余力确保我们的工作获得进展时，我，在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时，仅仅是执行一向把主要的重点放在致力于把国际和平和安全放在一个

(主席)

更稳定和平等的基础上的意大利政府的意志。

虽然裁军的努力充满了失望，但它继续是人类能从事的最崇高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这是符合各国人民的最深愿望以及国际现实的要求的唯一办法。它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的，宪章规定各国人民可实施和平和安全的权利以及进行我们在此进行的那种不懈的和百折不挠的努力。

意大利是按照这一原则来领悟它对促进多边裁军谈判的贡献的，我也是本着这一精神将在3月份尽一切努力来完成委托给我国代表团的任务。

按照其工作计划，本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如往常一样，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本委员会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在一个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与本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议题，并有充分的机会就它可能认为值得注意的任何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今天发言名单上的有印度尼西亚的尊敬的苏恰斯纳大使。我请他发言。

苏恰斯纳（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能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在委员会今天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确是我的荣幸。因而，我想首先对你担任3月份本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国代表团将在你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我国代表团诚恳地希望，在主要讨论组织工作的2月份以后，鉴于我们迫切需要把工作的中心放在编写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本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方面，我们委员会本月份的工作应该是讨论更实质性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愿向你的前任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感谢。上个月当我们从事着为本委员会今天所处的阶段铺平道路的困难工作中，他杰出地主持了本委员会的工作。

“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已经连续第四年列入本委员会议程的前两个项目，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说明委员会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对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所带来的危险，诸如，核武器的放射性污染、核武器的扩散和质量方面的“改进”，人们过去就一直在不断地感到忧虑，今后无疑还会有这种忧虑。关于继续进行的核武器试验和核军备竞赛的数字和统计曾不断地列举出来，将来多半还将继续列举。对于使世界接近核战争危险的不肯收敛的核军备竞赛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关切年年都在本委员会中, 联合国大会和其他论坛中反映出来。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期间, 尽管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一致同意将这两项问题列为最高优先项目, 但由于本委员会未能开始就这两个项目进行实质性谈判, 已经出现而且肯定还要出现失望和可能是沮丧的情绪。

过去各代表曾向本委员会提出了很多工作文件, 并年年由大会通过了一些决议, 要求在本委员会中就那两个项目进行多边谈判以及要求为此目的建立特设工作小组。由于委员会未能就项目 1 和项目 2 建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以便使委员会的上几届会议能够开始就这些题目进行实际的谈判, 人们对此感到失望和遗憾并且今后还会继续表现出这种情绪。关于要求委员会本届会议建立项目 1 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又一次被拒绝了。

在上几届会议时, 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就那两个议题阐述自己的立场。就在最近 2 月 9 日举行的第 152 次全体会议上, 我国代表团又谈到, 既然特设工作小组曾被证明是进行严肃谈判的最适当的讲坛, 那么, 关于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就应该分别建立。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本身当然并不是一种目的。但它肯定是一种坚实的可靠的开端; 它不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 而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仍然继续认为, 建立工作小组本身可反映本委员会处理这一事项的严肃性。不仅在这个委员会中, 还在所有其他多边谈判机构中, 都证明了工作小组是进行真正谈判的最适合的手段。

我不应在此详细地重述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仍然对那两个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只谈下面一点就足够了: 作为一个 1963 年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缔约国, 我们要失望地指出, 缔结该条约以来至今已经有 19 年多了, 但是该条约的序言部分第二段中所述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该段写道: “谋求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并 “使人类环境不再受放射性物质污染”。作为 1968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 因而放弃了核武器的选择, 我们也不得不失望地指出, 虽然自该条约缔结以来几乎已过去了 15 年, 但其序言部分的第八段中的规定仍然没有得到履行。在该规定中各缔约国宣布 “它们的意图是尽早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着手采取以核裁军为目标的有效措施”。我国代表团与尼日利亚尊敬的代表同样表示忧虑。他在 2 月 9 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 对怀着信心而签署禁止核扩散条约的国家来说, 该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已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规定一事, 是极为令人担心的。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因而, 对于我们委员会未能为议程项目 1 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一事使我国代表团深为忧虑, 而且我相信在这张谈判桌周围的多数代表团也会感到深切的忧虑。少数代表团宁愿在非正式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 考虑到我们的委员会不是一个审议的机构, 而是一个谈判决坛, 因此在那些非正式会议中交换意见尽管可能有用, 但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我们不是在这儿开讨论会或办一个研究小组。我们是在进行谈判, 不只是进行审议。

有人进一步争辩说, 此项问题最好是由核国家自己来处理。我们当然同意应该恢复核武器国家间进行的核武器试验谈判; 《最后文件》本身写着, 应紧急结束这些谈判。但是, 如果我们同意在议程上列上一个议题, 那我们也应同意就这个项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因此, 我不理解怎么能够同意将一个项目列入议程, 但却拒绝对其进行谈判。

还有一种论点认为, 全面禁试不能有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 因此这个议题只有在实现核武库的实质性裁减时才能予以处理。这是否意味根本不想恢复三边谈判以及应该将项目 1 从委员会的议程上划掉? 这是否还意味着 1963 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原来的缔约国”之一不再有决心继续谈判以便做到在上述条约的序言部分第二段所保证的“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最后文件》之所以对核武器给以最大的重视并将其列入最高优先事项, 这是因为这类武器具有最大的毁灭性因而对人类和文明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当对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遏制及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必要性给予极大的重视的同时, 我国代表团还认识到常规军备竞赛对于国际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危险, 特别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这种竞赛。进行军备竞赛的地区看来已经扩大了, 印度洋正好就是这种情况。印度尼西亚是大会决议第 2832 (XXVI) 号已宣布为和平区的印度洋的一个沿岸国家, 因此它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以超级大国争夺为背景或由此而产生的军备竞赛, 因为它对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内陆国家的安全利益带来有害的影响。

正是在日益增长的超级大国的争夺和世界上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的背景之下, 继续生产新的和尖端的常规武器的危险性已更进一层, 并正如我国代表团所见, 这种危险已经迫使有关地区的国家提高其常规武器的质量和数量。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对于生产常规武器的国家来说，出口此类武器看来也许除了出于政治考虑之外，同时也由于经济方面的利益。出售常规武器看来是生产国家的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当世界经济形势正在恶化和某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在增长时，今天出售这些武器看来变得特别重要。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存在紧张局势的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的生产国出售常规军备的对象，他们被迫增加开支以获得较新式和尖端的常规武器，其中有些国家还以牺牲其发展工作为代价来这样做。看来因此而发生的事实质上是与《最后文件》中所说关于裁军和发展的密切关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根据这种关系，人们本可合理地期望由于裁军措施省下来的资源能用于经济和发展的目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并没有忽视扭转常规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据报道军事开支的最大部分是用于常规军备。根据1982年1月国际发展行动联盟(ICDA)的通讯第1号上登载的一篇文章报道，常规武器目前占整个军事开支的80%。这篇文章进一步写道：“如果世界得以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军事开支仅能减少五分之一而已，其余五分之四原封不动。”该文章还引用了《布兰特报告》，其中说道：

“只要半天的军事开支就足够资助世界卫生组织的整个消灭疟疾方案以及只需要比这更少的钱就可征服仍然还使无数人痛苦的河盲症（即盘尾丝虫病）。

一辆现代坦克花费一百万美元。这笔钱可改善100,000吨的大米储存设施，这样就可以每年节约4,000吨或更多的大米；一个人一天只需一磅多大米。同样数目的钱可以提供30,000孩子的1,000个教室。

用买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钱（20,000,000美元）可以建立约40,000个农村药房。

世界一年的军费开支的0.5%可够支付为增加粮食生产并到1990年使粮食亏空的降收入国家可接近自给自足所需的一切农场设备。”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谈到把由于裁军措施，特别是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省下的资源加以转用的话，就不应该忽视在常规军备领域内执行此类措施的重要性。但是如《最后文件》所述，由于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同时，因为裁军进程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消灭此种战争。因此我们必须最高优先考虑遏制核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的问题。如果对常规武器的问题迄今仍未获得它可能应该获得的重视，这是因为它不象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那样的紧迫，因为核军备具有巨大的毁灭力。

在结束发言时，我国代表团愿再次强调它对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对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所给予的重视。对这些议题还可以一直讲下去。年年呼吁人们拿出“政治意愿”来，也许还将一再呼吁下去，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听起来乏味。我们希望对所有那些发言和呼吁不要充耳不闻。如果作为裁军谈判的唯一的多边论坛的本委员会甚至不能就定为最高优先的项目着手谈判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动员起世界舆论并宣传有关我们遏制和扭转军备竞赛的努力呢？印度尼西亚的外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道，“有必要坦率地探究一下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并消除一些幻想，认为持久和平和安全可以和毁灭手段的大量积累并存，或者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和加速的军备竞赛并行”。自这个发言之后几乎已经过去了4年，但我们委员会仍然未能在遏制军备竞赛的努力中迈出甚至是最初的一步。我担心，我们委员会又一年的失败会使委员会更难于在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和达成裁军方面，特别是在核领域内的，取得具体的进展。如果在一场核战争中只会有失败者，那么在军备竞赛中也不会有胜利者。

主席：感谢苏恰斯纳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在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我请他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我满意地看到你担任三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一职。我们希望在这个月中——你恰到好处地称其为关键性的一个月——你的知识和经验将使你组织好本委员会的工作，以便我们极其有效地、建设性地进行谈判。

我还愿感谢尊敬的伊朗大使马哈拉蒂先生。他担当了主持委员会本届会议开始阶段工作这一艰巨任务。

今天，苏联代表团愿意谈谈禁止中子武器的问题。几乎无须证明，这一问题限制军备竞赛和保护人类不受灾害威胁方面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人民正日益关注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生产核中子武器的决定。我们大家只要研究一下世界各地——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各个国际反战运动提供的材料，就可以了解人们对此的焦虑心情了。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81年12月联合国大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第一次就这一问题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不结盟运动的各个组织也再三提倡无条件地禁止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譬如，在1981年9月25日和28日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会议公报中，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都对中子武器的出现表示严重关切。1982年初在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也敦促要防止生产中子武器带来的危险。各种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内容相似的文件数量何啻倍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也有很多代表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生产中子武器决定的关切，他们也敦促要在本委员会的范围内立即开始就禁止中子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

的确也有一些代表团小心谨慎地绕过了这一问题。例如，他们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讨论完全仅仅同国家的主权和各国的社会制度有关的问题倒是恰当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尊敬的代表曾花了很长时间对一种吸引着千百万人民而他个人似乎却并不喜欢的思想提出异议。

这些代表团——毫无疑问，委员会各成员国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些代表团——在禁止核中子武器方面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阻碍就这一紧迫问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某些代表团在谈判这一问题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点。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论点。

第一个也是最普遍的论点是声称中子武器是一种“无害的”和“人道的”核武器，因此无须从所有禁止核武器的问题中挑出这一问题。顺便提一句，禁止核武器的谈判，也由于这些代表团的过错，而未能开始。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人道的”武器，即核中子武器的真正性质和特点吧。

首先，中子药弹是具有核武器固有的所有显明特点的新型核武器。虽然核武器的某些通常的特点，例如冲击波，在中子武器身上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它们仍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据西方专家的估计，使用一枚1千吨级的相对“低当量”的中子装置可破坏周围的300米内的所有建筑和设备。

第二，核中子武器的初始辐射力为一般核武器的10倍。

根据报界公布的资料，在一枚一千吨级中子弹的爆炸中心周围的1公里内，人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们会受到8,000拉德或更多的辐射剂量的影响；在高爆炸中心周围2公里内，辐射剂量为650拉德；在2.5公里内，辐射剂量为200拉德。要注意的是，据估计，对人类的致死性剂量(LD-50)为200拉德。

我愿援引我国最著明的科学家、苏联科学院院长亚列山德罗夫院士的话。他说：“中子弹绝不仅仅是杀人。有一个人被杀死的同时，就有10倍之多的人遭受到各种剂量的辐射。其中有一些人将在不同的时间内死亡，而其余的人虽然活下来了，但是由于基因遗传组织遭到破坏而将生出畸形的后代。”英国的遗传学家G·爱德华兹完全同意这些结论。他认为，中子武器的特殊性“包括在这一事实中，即它残害一个人的时间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可持续到使用过这种武器之后的几代人”——先生们，甚至在几代人之后——“孩子们出生时就受辐射的残害”。

因此，把中子武器说成是“人道的”论点是根本经不起一驳的。这种论点可以说是亵渎神明的论调。

这些代表团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他们声称中子武器是“防御性”的武器，主要用于阻击坦克的大规模进攻。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一论点吧。

我手上有一张西德《明星》杂志文章中的图解。我们认为这张图解的艺术表达能力很可以用于更高贵的题材，它描述了一枚爆炸力为一千吨级的核中子装置的爆炸情况及其造成的后果。人只有站在离爆炸中心1,200多米远的地方，“才有可能生存”。

“让我们这些外行的人来研究一下这一情景吧。

半径1,200米之内的“死圈”面积为大约4.5平方公里。在人口密集的中欧地区——据说这些地区是中子武器的主要使用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0人（如果我们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面积除以其总人口数的话）。这就是说，按平均数计算，只要爆炸一枚中子弹，就会有1,000多平民死亡。美国政府做出的这一著明决定计划要生产1,180枚中子弹头。（顺便提一句，还没有人表示这是最后的数字。）在美国的武库中储有这些炸弹本身就意味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平民必然要死亡。我再重复一下，这只是最低限度。如果中子弹在城市的街区上空爆炸，那么死亡人数还要增加很多倍。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诸位尊敬的代表们，怎么能把中子弹同坦克连系在一起呢？即使我们相信北约国家提供的已经夸大的华沙条约国的坦克数量，但坦克手的总人数还不及我刚才所说的最低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

应该注意的是，西方许多专家也对为所谓防御目的而使用中子武器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按照现代的观点，坦克不会以集中的形式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发动进攻的。

还有人说，由于只打算把中子武器储存在美国的本土上，所以大规模生产这种武器的决定是防御性的。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法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埃诺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本会议厅里的任何人恐怕都不会怀疑他对这一问题具有权威性的了解。去年8月10日即在美国作出中子武器决定的三天之后，埃诺先生讲了下述的话：“使用中子武器的理论中包含这样一种思想：美国和苏联可以在欧洲的领土上发动有限战争。我已讲过，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里根总统的决定是十分暧昧的，因为我认为这些供战场军事行动使用的武器在美国自己的领土上是毫无用处的。我认为，这一事实可能会使美国要求其北约的伙伴们同意储存这些武器。”

欧洲大陆是主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成为使用中子武器的受害地区。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美国“将在世界各地使用中子武器。”美国的“快速部署部队”可能会使用中子武器，大家都知道，这些部队之设立是打算在盛产各种原料的国家采取行动的。世界其他地区也遇到了真正的、日益加剧的危险。今天，是近东或中东成了“军事行动的战场”；而明天，非洲、拉丁美洲、南亚或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变成这种战场。

因此，把中子武器说成是“防御性”的纯系捏造，不能轻信。这种武器可被用作第一次核打击的手段，因此对于任何潜在侵略者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侵略者只要在工业中心上空爆炸几枚中子弹并歼灭第一批居民和进行抵御的人，就可扫清前进的道路并避免一场血战，因为这样它就不必逐个地去争夺每个建筑物，也不会有阻止其前进的那种毁坏。

第三个论点。一些鼓吹中子武器的人，其中包括那些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人，千方百计要把中子武器说成是“起稳定作用的因素”，并且可以减缓甚至可以制止军备竞赛。对于这种论调，人们可说些什么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子武器之所以尤为危险就在于它们消除了非核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区别，降低了所谓的核级限，它们实际上是发动全球性热核战争的“理想”工具。

首先受到中子武器威胁的欧洲人中有许多人已经看穿了这一事实。例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保罗·玛丽·德拉戈尔斯根据美国大规模生产核中子武器的决定，详尽客观地分析了美国军事理论的演变过程。他特别指出，这种演变正朝着寻找如何使用核部队来打击其他国家核力量的各种可能性的方向发展。1981年8月17日《费加罗》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不论打算采取何种方法，也不论常常是混乱和令人置疑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目标总是要使‘原子战争’成为可能，使这种战争变成合理的、可接受的和可打胜的。‘中子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的手段。这是真正的现状。”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一份有关战争中核辐射的重要研究报告中清楚地指出，由于中子武器对物质设施具有相对的“人道”特点，因而在部署一般核武器会遭到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可鼓励在一个盟国的领土上使用中子弹。这样，使用核武器的级限将会大大降低，而冲突则有危险会升级成为全面核战争。”

因此，中子武器在军事武库中的出现是一个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它将必然会导致军备竞赛的新的、危险的急剧上升。

第四个论点。最后，在本会议厅中就座的一些代表团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一些代表团虽然并不反对谈判禁止中子武器的问题，但是却想方设法要把这一问题同限制中程导弹，特别是同SS-20式导弹连系在一起。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一些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在发言中都阐述了这一思想。虽然我们认为这些武器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我们一贯认为无论任何裁军领域，无论何种武器，都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大家都知道，关于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已经在日内瓦这儿开始进行了。我们曾再三表示我们希望谈判能够迅速圆满结束，但是却没有就中子武器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认为，也应毫不迟延地开始这一问题的谈判。

上述这些论点都表明某些国家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们用各种牵强附会的借口来阻止就限制军备竞赛这一复杂问题中的一个最为紧迫的方面进行谈判。毫无疑问，核中子武器属于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种武器通过降低核战争级限的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式，正在把世界推向核灾难。

特别是鉴于禁止中子武器问题将成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中讨论的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再次详细阐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我们认为进一步拖延解决这一问题是无理由的。我国代表团愿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基础上，并根据参加者为取得积极成果所抱有的真正愿望来进行认真的谈判。苏联首先提请各国人民注意生产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带来的危险；并首先提议要禁止这种武器。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主席说过，如果其他国家不拥有中子武器，苏联也不会生产中子武器；苏联愿缔结一项永远禁止这种武器的协定。早在1978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就在本委员会提出了一项禁止中子武器的公约草案。这一文件（第CCD/559号）仍然可以成为建设性谈判的基础。草案中载有各缔约国不生产、储存、在任何地方部署或使用核中子武器的保证。草案中还载有有关管制的各项规定和在执行公约的过程中各缔约国进行协商与合作的程序。我们愿意考虑谈判参加者可能会提出的有关修改这一案文的任何建议和意见。

我们建议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适当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以便拟定一项公约草案。

此外，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坚持敦促讨论中子武器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认为在裁军谈判的历史中，参加谈判的人从未遇到过象“干净的中子弹这样”纯粹的丑行。这种武器是一种疯狂信念的直接产物，这种信念认为人类都是凶残的，而战争则是人类社会的天然条件。我只是援引了美国科学家、中子弹之“父”山姆·科恩的话。因此，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大会有权了解并应被告之，是谁在阻碍——以及为什么要阻碍——为缔结一项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公约而在适当的组织范围内立即开始谈判的真相。一方面有联合国大会作出的各项决定，另一方面又有旨在执行大会决定的具体文件草案，但是由于某些代表团的立场却使本委员会在这种巨大危险面前束手无策，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最后，苏联代表团愿在其发言中提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1982年2月19日《塔斯社》的声明，我们已把该声明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第CD/253号）分发了。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当委员会讨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时，我们将能更详尽地提及这一问题。

主席：感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根据委员会在第157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我请尊敬的奥地利代表内特尔大使阁下发言。

内特尔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而满意地看到你担负起领导本委员会从事三月份重要工作的责任。我极其高兴地欢迎你——我们友好邻邦意大利的杰出代表——在委员会工作的关键阶段担任了委员会主席。

关于委员会二月份主席即伊朗的代表，我国代表团赞赏他为克服程序性障碍所作的努力，这些障碍通常在每年会议的初期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在1982年会议期间的第一次发言，我愿明确对再次允许奥地利代表团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极其认真地观察了委员会及其各工作小组的工作，并已于去年表示奥地利对这一机构的工作极为感兴趣。奥地利的代表们一定会加紧这一学习过程。我们希望其结果将使我们对这一论坛今后从事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深知，根据一致同意的日程，进行比较一般性发言的时间已经结束。但是承蒙许可，我将较为全面的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当然这也是因为非成员国只是在一周之前才获准发言。

因此，允许我简略地回顾一下过去，而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召开的本届会议是必须以过去为基础的。奥地利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本委员会1981年的报告，并满意地注意到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奥地利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而大会也同样关切地敦促委员会继续就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或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认真的、有意义的谈判。我国地处世界上最为敏感的一个地区，我国意识到如果在这一地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奥地利将会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事实上，奥地利从未拥有过化学武器，这不仅是由于其信念和过去的经历所致，而且也由于后来的1955年《国家条约》中的法律保证的结果所致。我们真诚地希望不久就会把载于去年报告中的“主席关于组成部分的建议”变成正式的条约条款。在1982年会议期间委员会的一个主要任务

(内特尔先生，奥地利)

应是本着真诚的态度进行谈判，并使谈判朝着早日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总目标，我们认为委员会最近决定的那样延长工作小组的职权乃是一项重大的进展。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它将不根据言论而是根据行动来评价委员会的工作——将高度赞赏为拟定一项公约而取得的任何具体进展。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核裁军审议工作，我们忧虑地获悉在这方面并未取得任何进展。我国代表团尤其期望能够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然而三边谈判迄今尚未恢复，而且也不可能在委员会范围内设立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能有助于重新开始三边谈判的工作小组。对此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因此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一起强调有必要使全面禁试问题拥有高度优先的地位，并要求委员会在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工作小组内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因此当我们在这几天内获悉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又无法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某些代表团认为设立一个正式小组未免走得太远，那么就应探索寻求各种过渡性措施的可能性，以便适当地考虑整个国际社会所赋予这一项目的高度优先地位。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我国继续对不扩散问题感兴趣。今年在奥地利的克勒谢姆堡举行的国际青年外交官座谈会将专门讨论不扩散问题，这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切。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内会有一、二位年青的代表参加这次座谈会。

请允许我再次提及上届联合国大会，因为对委员会的一个非成员国来说，该机构是其裁军政策的中心并是阐述特别有关国际安全问题新观点的主要讲坛。联邦外交部长W·P·巴尔在1981年10月1日的发言里对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均衡裁军的失败表示关切。他建议，建立评估和核查世界军备真正水平的客观程序可有助于逐步地、均衡地降低军备水平的过程。我们关于研究机构——可赋予该机构以客观地核查和评估军备现状的任务——的建议成了进行协商的事项。我国政府根据获悉的各种反应，重新研究了原先的方案，并把修改过的文本作为工作文件（第A/C.1/36/14号）在纽约予以分发，该文件也许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作为进一步审议的基础。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同委员会的各成员国非正式地讨论这一问题，并欢迎大家对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反应。这一问题同建立信任措施的领域以及核查领域有联系，并通过这些联系也同综合裁军方案有关。

(内特尔先生, 奥地利)

建立信任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的另一论题, 即所谓安全保证的重要特征。我国代表团愿把安全保证称之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各项保证”。在这方面, 请允许我提及我有幸于去年7月在委员会上提出的奥地利政府的另一建议。当时, 我特别提到对现有的各种保证的法律价值和作用所产生的某些疑虑。为了打消这些疑虑, 奥地利政府建议, 委员会应通过大会同国际法庭取得联系, 该法庭可以咨询意见的方式发表其对这些声明的法律性质的看法。这种看法肯定不会事先为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立框框, 这种讨论总是政治性很强的。然而这种司法意见可被认为是有助于解决在多面受阻的某种局势的。

我国代表团清楚地知道险恶的国际气候同委员会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是紧密相连的。对多国的裁军努力抱一种心灰意淡的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不是合理的办法, 特别是对年青一代来说更不是合理的办法, 因为这些年青人对没有武器的和平世界抱有理想主义的渴望, 而不管什么技术和战略方面的细节。仅有良好愿望和一厢情愿是肯定不能实现裁军的; 政治现实主义给人们这一教训。近几个月来, 那些违反赫尔辛基文件中有关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的行为造成了欧洲地区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在世界其他地区, 外国占领和违反国际法的局势仍在继续。在某些地区, 使用武力造成了对抗性压力。安全感的减少导致了新的军备方案得以通过。但是, 仍然还有一线希望, 这是因为超级大国已开始了中程导弹问题的对话。我们希望新的对话预示着东、西方之间气候的某些改善, 它也可能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机会进行真正的, 有意义的谈判。

主席: 感谢内特尔大使阁下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国的真诚、友好的讲话。他刚才的发言是今天发言人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我愿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如果没有, 我建议我们应简短地审议瑞士提出的申请。我已请秘书处分发载于第56号工作文件中的关于瑞士申请的决定草案, 该申请已于上星期五放在文件箱中分发给委员会各成员国, 同时也已在今天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提供给各国代表团。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建议本次全体会议中断几分钟来审议第56号工作文件。我希望我们能迅速地就此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那样我们就可立即恢复全体会议来通过这一决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本次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下午12时05分暂停，并于下午12时10分复会。

主席：第159次全体会议复会。委员会面前有第56号工作文件¹，其中载有关于瑞士申请允许其在1982年会议期间参加化学武器讨论的决定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了。

如果没有人愿意发言，我愿意宣布会议休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全体会议将于3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休会。

下午12时15分散会

×× ×× ×× ×× ××

¹ “应瑞士的申请（CD/254），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1982年期间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关于化学武器的讨论，以及为此项目而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第一百六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4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玛利奥·阿莱希（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巴切尔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瓦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普里女士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女士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哈尔福尤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拉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埃夫多科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女士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巴格巴尼·阿氏托·恩藏热亚先生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0次全体会议开始。今天，委员会将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各成员可就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其他议题自由发言。我对今天将在委员会发言的挪威外交国务秘书艾文·伯格先生表示欢迎。伯格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他曾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美国任职。1981年10月他被任命为外交国务秘书。我相信，委员会将对他对我们工作的关心表示赞赏。将在今天发言的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摩洛哥、中国、南斯拉夫、墨西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挪威等国代表。我现在请发言者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发言。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已经有机会对你这样一位新同事表示欢迎。现在，我要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在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的支持时，我还表示相信，新手往往能在指导工作中成功。正如你的前任的例子所证明的。伊朗大使马哈拉蒂在非常困难的开始阶段主持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值得我们赞赏。

我在2月11日的发言中，概述了我国政府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大部分项目的立场，并特别强调了议程的头两个项目。今天我想重申，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及其全体人民和政府仍然把停止核军备竞赛、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以及核裁军作为最高优先的问题，并且，为实现这些最重要的目标所需的各种措施中，我们认为最紧迫的是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

考虑到美国代表在本论坛上所作的一般性发言以及在各附属机构内更为详细的发言，重申我们全力以赴解决我们这一代最为棘手问题的决心——事实上，压倒多数的代表团都有这种决心——决不是多余的行动。通过加剧军事准备徒劳地企图寻求军事优势的政策已在一段时间里阻挠了委员会的工作，但只是在过去的几周内，即使是那些最为乐观的代表团也开始认识到这种政策的真正实质及其对裁军谈判的后果。

匈牙利代表团完全同意“遗憾和极为不满”以及“失望……甚至愤愤”的感情——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团的发言中所表示的无数忧虑中就只援引这两个吧。正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如尼日利亚大使依朱厄尔在2月25日发言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种臭名昭著的“相互连系”政策现在不仅反映在全球政治事务问题上，而且也反映在本委员会会议程所列的问题上。

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降低核禁试问题重要性的企图，使它只沦为“美国长期的军备管制目标全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我们完成同意罗斯托博士说的，“禁试本身不能制止核武器产生的威胁”；我们也能同意他说的，全面禁试本身无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但是，如果紧接着有其他旨在减少并最终消除核武器的措施，这将大大减少核武器的威胁。

罗斯托先生“为在消除核危险方面取得进展”而提供的办法对局外人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对本机构的成员来说却并非如此。正如罗斯托说的，在不首先制止继续改进核武库的情况下，“关于大量裁减核武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的谈判”只能是一种造成错误印象的可怜尝试。如果把这与美国政府旨在破坏力量均衡而采取的具体步骤联系起来，情况更是如此。

匈牙利代表团一贯努力现实地办事。然而，我们在本届会议一开始时曾抱有某些希望，也许委员会能取得进展，哪怕不是在实质问题上，至少在可能认真开始谈判的方面建立必要构架的问题上是如此。鉴于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大力支持，姑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2月15日甚至提出了一份某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不幸的是，我们所抱的希望很快被美国和英国的顽固立场驱散了。

在这种情况下，几个代表团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我国代表感到毫不惊奇。显然这是合情合理的反应。然而，把缺乏进展的责任推到大家头上的做法只能有助于减轻这种批评的影响。阻挠委员会的努力的必须由那些公开对各国人民的意见、意愿和利益进行挑战的政府承担。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瑞典代表的批评就好得很。

同时，我们还有义务欢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性建议”，巴西代表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已经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些建议。

我希望，席尔瓦大使不会对我在这样简短的发言中两次援引他的话而有所在意的。但我必须强调指出，他强调有必要表现出“意愿”，这是何等的正确。首先是“寻求一种能普遍接受的程序的意愿”，其次是“……为了打破不妥协之墙而进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行诚意协商的意愿”，最后是“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行使其肩负的优先职责的意愿”。我国代表团看来，这最后一点显然是意味着谈判。

在我结束这一议题前，请允许我简单提及，我国代表团理解一些代表团在面临困难形势时所表现的沮丧心情，并且对各种试图推进禁试谈判的努力表示赞赏。然而，我们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各种建议的评估。

关于全面禁试，一些代表团提到了这一措施的不扩散方面，或提到了缺乏这一措施的这个方面。匈牙利代表团坚决认为，防止核武器进一步地理扩散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问题。有一些计划和具体步骤正在导致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扩充核武库，这更加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在这种情况下，拟定并通过一项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的国际协定是极为重要的。

出于这些考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就此问题拟定了一份工作文件，并在今天提交给秘书处以便散发。这份工作文件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详细的介绍。

同时，我代表这两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的成员们适当考虑这份工作文件。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特吕卡公使发言。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这一负责的职务。同时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伊朗代表表示感谢，在他卓有成效的指导下，我们委员会在二月份进行了工作。我们希望，在你的指导下，委员会将认真地讨论其面临的一切问题，并希望所有代表团都将为此目的支持你的工作。非委员会成员国无疑也能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它们参加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这些国家能按照《议事规则》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的话，这些国家就能够为委员会成员国作出的努力提供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帮助。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第33条规定：“非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可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就构成委员会谈判主题的裁军措施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题事项的讨论。”

主席先生，我们想提请你注意，并提请其他代表团注意，有必要严格遵守《议事规则》，以便委员会中实事求是的气氛不致受到破坏，各代表团的注意力也不致被重要而紧迫的议程项目的讨论转移开去。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载入第 CD/245 号文件的这些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取的一致立场的一些方面发表看法，并想回答某些代表团就此而提出的好些问题。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种一致的立场已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并且正如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所证实的，这种立场受到了认真的研究。

我相信，没有必要去详细解释第 CD/245 号文件的意思和性质；我国代表团的两次发言早已专门谈了这些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文件不是综合裁军方案的兰本。它只是关于方案的总轮廓和内容的一系列想法。我们在工作小组以及接触小组中的工作是基于我们文件中提出的想法进行的，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以对其他国家提出的文件提出修正案的形式，或以对我们自己的案文提出进一步的和更具体的案文的形式，提出了有关的建议。

我敢说，这是第 CD/245 号文件区别于 21 国集团相应的文件 (CD/223) 以及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文件 (CD/205) 的主要标志。第 CD/245 号文件的起草国基于以下的原则：在就综合裁军方案的个别部分进行谈判时，有必要采取一个建设性的方法，以便达成一种普遍都能接受的妥协意见。正如讨论目标、优先项目和原则的接触小组的工作所表明的，第 CD/245 号文件中的条款大大有助于拟定各种普遍能接受的方案。

第 CD/245 号文件的起草国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一些代表团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一致立场发表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各种问题。一开始就必须说明，我们大家仍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寻求其中某些问题的满意的答复。例如，方案的性质问题就属这种情况。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此问题的初步考虑去年和前年都已有所阐述，但还没有进行过较大量的意见交换。第 CD/245 号文件的起草国认为，综合裁军方案不应再次成为联合国档案中的一份文件而已，相反，所有国家应表现出执行方案所需的政治意愿。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在方案的性质中反映出执行综合裁军方案方面的负责的政治态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尚未想出一种明确的意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代表团一致同意的综合裁军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方案实际内容的影响。我们将有兴趣地听取所有代表团就此问题更为详细的意见。

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关于我们对将措施分成若干阶段的态度。在我们工作的较早阶段，社会主义国家就已同意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即假设措施可暂时分四个阶段。这种工作方法对我们来说是仍然可接受的，正如其他那些会得到委员会赞同并有助于谈判有效进展的做法一样。正如已经指出的，第CD/245号文件不是一份精确的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因此，该文件中的措施不是按照不同的阶段予以划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分阶段执行方案。在工作小组会议上，我们早已就所有四个阶段表明了立场，并指示了我们认为每一阶段应执行的措施。在今后讨论阶段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想在我们在工作小组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的联合工作文件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努力找出相互都能接受的方案。

关于尊敬的印度代表的意见，即我们没有在文件中列入与执行方案的最后几个阶段有关的措施，我想提请他注意以下事实：在就所有阶段的讨论中，其中包括最后阶段，我们同意彻底解除武装部队并销毁各种类型的军备，也同意禁止为军事目的的拨款，以此作为第四阶段的措施。对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我们正是这样理解的。

关于各阶段措施的顺序，我们是基于它们的优先程度，我们的目的是保证能尽早解决最直接和最紧迫的问题。因此，举例来说，防止核武器、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生产核武器应十分自然地纳入第一阶段。还提出了一些措施，其实施只能在某种条件下才能开始，例如只有在综合裁军方案范围内的某些措施或一系列措施首先实施之后才能开始。把这些措施暂时纳入较后的阶段，这样做显然是可取的。例如，第CD/245号文件中核武器部分的(b)项建议：各类核武器的生产尚未停止（停止乃由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之前，并且在相应地通过措施，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保证之前，逐渐裁减核武器储存是不可能开始的，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反过来说，核武器的销毁之前必须有一个逐渐裁减核武器储存的过程。

我还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是过份详尽的。我们毕竟不是在谈论起草一项条约——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详尽计划——而只是在谈论一项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综合裁军方案,这项方案应现实地指出具体的措施,作为一种近期目标,其实施应对防止核浩劫、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对持久和平铺平道路方面作出实际的贡献。方案的最终目标是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至于每项措施的详细内容,则应在适当谈判的过程中予以决定。在这一方面,我们对限制军备竞赛的各具体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规定大致的期限这种做法不持反对意见。同时,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就某一组问题正在进行的谈判尚未完成,这不能作为推迟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的理由。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就综合裁军方案所取得的一致立场的某些个别问题,大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尊敬的印度代表要求我们澄清我们建议的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已在工作小组中清楚地陈述了这个原则:“在军事上大体均衡的各方之间的谈判中,必须严格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CD/239, CD/CPD/WP.60)。我们还解释说,这个原则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从由秘书长指派的专家们撰写的并经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引来的。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印度代表提到了“一方面,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衡”。首先,我们认为,裁军谈判肯定不是在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政治现实远非如此。我们还不知道有核武器国家坐在一方无核武器国家坐在另一方的裁军谈判。恰恰相反,在所有的谈判中,分界线是由政治标准而不是各方是否拥有核武器的原则来决定的。此外,我想补充指出,21国集团在其建议中设想了某些属于苏美双边谈判领域中的措施。例如,1981年5月19日的第CD/223号文件指出,苏美继续就限制战略军备进行谈判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之一。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完全适用于这个措施。

印度代表问,社会主义国家在说“在各阶段,核力量方面的现有平衡应不受破坏,同时要不断裁减核力量的水平”的话时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解释说,这种平衡不应过分简单化地加以理解。例如,如果苏联把这个原则理解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须同时把它们核军备裁减到一个相同数量的单位,那么苏联就很难与美国进行限制战略军备的会谈。我想回顾一下以下的事实:根据已经签署但不幸的是尚未生效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规定,苏联将裁减250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个单位的战略军备，而美国只裁减30个单位。我还想回顾以下一个事实，苏联方面与美国目前就限制欧洲核军备进行的谈判中，苏联也只考虑到双边的措施。但是，苏联却很有理由认为，虽然这不是一个要英法签署协定的问题，但英国和法国相应的军备应被认为是北约均衡的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一目了然的原因，苏联不能同意由于执行核裁军措施，结果它与其他核武器国家相比，其安全受到减损。换言之，当社会主义国家谈论核力量领域中现有的均衡时，它们指的不是一个纯粹数量上的均衡；相反，它们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在给这种均衡下定义时，必须考虑到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因素。

印度代表还问我们，为什么把核武器国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列入我们的措施中而不把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列入，尽管我们在第三十六届大会上还投票赞成印度关于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提案。首先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意味着，如果没有首先使用，就不会有第二个使用或第三个使用，因此就根本不会有使用核武器。这样，这两个建议实质上是为了同一目标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合情合理地向印度代表和21国集团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怀疑核武器国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尽管他们自己也在第三十六届联大上投票赞成一项就此问题的决议。我们还可以向他们、特别是印度代表提出另一个问题：他们的建议中为什么不包括一项缔约不使用武力的世界公约的建议呢？这一建议毕竟比它们提出的仅仅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建议范围更广。然而印度代表在其2月23日的发言中确实怀疑缔约这样一项公约是否妥当。就此问题的一项文书将一劳永逸地不仅禁止核武器，而将禁止其他所有类型的武器。他说，《联合国宪章》早已载有各会员国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当然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去努力禁止使用核武器，因为这仅仅是使用武力这一整体中的一种形式——尽管这是最危险的形式。

我们还想提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注意以下事实，即据说是我们建议要解散政治集团的问题似乎是仅仅因为翻译不准确而造成的。第CD/245号文件中使用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是指北约、华约等等这样的联盟。这当然完全不是指不结盟运动。

最后我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尊敬的印度代表说的话，即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立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一致的领域。我们相信，

(斯特吕卡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随着不断的提问和回答，我们将能更详尽地解释我们的立场，以便使上述各立场更趋接近。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罗马尼亚代表梅列斯卡努先生发言。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主席。

对我们来说，你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作为一个谈判者所有的广泛经验更加保证了三月份的工作最好的可能的条件取得确实的成果。我谨向你保证，罗马尼亚代表团将为你履行职责给予建议性的和友好的支持。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伊朗的马哈拉蒂先生，祝贺他谦恭而耐心地完成了赋予他的重要任务。

我今天的发言将集中谈谈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该问题是我们工作计划中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这一问题的谈判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立场，即在委员会的范围内就此问题开始具体的谈判，这不仅有着紧迫的必要性，而且也是对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设立的本多边机构的是否能起作用的一个真正的考验。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同样的立场。我想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反对开始这种谈判是找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的。我们所听到的许多理由都强调说，有关核裁军的措施是复杂的，它是裁军一切领域中是否能取得进展都将取决于此的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然而，据我们所知，除了有决心地和有意志地进行谈判和耐心的探索，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外，没有更好的——或确切地说，没有其他任何——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了。

当然，我们很明白核裁军的复杂性以及它对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安全的重要性的，也明白核裁军是不能靠某种奇迹一劳永逸地实现的，但是我们认为，委员会的任务正是为逐步制止核军备竞赛制定出一项战略。在本委员会中，我们已经谈论有必要规定以诸如冻结、停止发展措施遏止军备竞赛的时间。我们认为，这种遏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止战略是停止军备竞赛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能完成, 它将会导致核裁军。

无疑这一战略的一个根本因素是, 有必要停止改进和发展核武器, 在这一方面, 正如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 禁止核试验占有优先地位。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以及其他代表就此问题提出的有说服力的和理由充分的论据只能使我们深信, 该说的都说了。因此我只是想明确指出, 我国代表团支持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 以便就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进行谈判我并强调指出, 考虑到即将召开的第二届特别会议, 这项措施是至为重要的。

同样明显的是, 在我们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时, 我们不能忽视战略理论的问题。确实, 正如去年的辩论所表明的, 我们必须更密切地注意核威慑的观点, 这种观点为迫使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类全部毁灭的威胁之下的整个结构面奠定了基础。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 核武器不能被用于防御目的,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制定战略理论, 例如威慑理论, 以便补偿核武库的这种固有的缺点的种种企图, 只会增加赌注, 使核武库更加膨胀、更加尖端化。从这个观点来看, 欧洲处在是至今最为危险的形势之中, 在那里, 绝大多数国家无望地眼看着核武器竞赛的新阶段又开始了。正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最近指出的, “如果我们欧洲国家不能阻制在欧洲安置新的核导弹, 我们就会成为这些军备的牺牲品。从实际的观点来看, 世界上任何国家, 不管其地处东方或西方, 或北部或南部, 都不能逃脱这种武器的有效范围。

因此, 罗马尼亚欢迎苏联和美国就欧洲中程导弹的问题开始谈判, 并希望这些谈判将导致积极的成果。正因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尖端的军备都集中在欧洲, 世界这一重要部分发生大冲突的危险已极端严重。罗马尼亚为了表示罗马尼亚人民对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未来的深切关怀, 已断然声明并将继续断然声明, 罗马尼亚赞成停止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和任何种类的核武器, 并将其裁减到最低可能的水平。我们坚信, 目前, 裁军是欧洲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

因为上述的武器的存在影响并直接威胁了欧洲国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认为, 所有那些其生命受到威胁的国家有合法的理由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参加在欧洲限制和消除核武器的谈判。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怀着同样的关注心情, 已促请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议会、政府和人民立即采取有力的行动并利用一切可获

(梅列斯卡努先生, 罗马尼亚)

得的手段, 在为时不是太晚的情况下, 从欧洲大陆上裁减和消除核武器, 以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存、自由和和平的根本权利。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重申, 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尽早采取具体而可行的措施, 停止生产核武器并逐渐裁减此类武器, 直至彻底消除和禁止这种武器。

因此, 我们支持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此问题提出的看法。然而, 考虑到实现这一最终目标, 我们还应注意其他的问题。首先, 要注意蓄意发动核攻击或由于偶然事件、失误或估计错误引起核战争的问题。考虑到核武库的现状和国际关系中目前的紧张局势, 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了。对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 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了一个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问题。采取措施不仅有着紧迫的必要性, 而且还是头等重要的。

综上所述, 人们可清楚地得出结论,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优先任务是在核军备竞赛的问题上采取行动。现在离今年特别会议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但我们至少可以表示一下, 我们有决心就核裁军的优先问题开始谈判。如果委员会不能表现出这种行动的意愿, 那么我们相信, 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总之, 委员会的信誉端赖于此, 多边谈判的信誉端赖于此。

在我们的发言中, 我们经常指出, 委员会设立一些特设谈判小组的做法本身并不是目的。但今年, 这个结论必需有所保留了因为, 鉴于特别会议的召开, 设立一个附属谈判机构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这样一个纯粹程序性决定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这种决定将表明, 我们大家具有以建设性的精神清醒而现实地进行合作和谈判的政治意愿。

主席: 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斯卡利大使发言。

斯卡利(摩洛哥): 主席先生, 摩洛哥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意大利的代表出任本委员会三月份的主席。意大利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是我们摩洛哥的友好国家。我国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代表团向你保证它的全力合作, 并且深信你将胜任愉快地并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当看到意大利代表担任主席时, 不禁使我们想起迪蒙特泽莫洛大使, 他竟这样突然和不幸地离开了我们。我们谨向意大利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悼念和慰问。我也愿意向卓越的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代表们表示祝贺, 他们在担任主席时竭尽全力促进了我们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欢迎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美国、尼日利亚、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来的代表们, 并以能同他们在友好的基础上象同他们以前来到委员会的代表们一样地进行合作感到莫大的愉快。我们也以能够受益于能干和热情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而感到荣幸。在这个场合, 我们也愿意对贝拉萨德圭先生的忠诚和谦逊精神表示极大的赞赏。

裁军谈判委员会这届会议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举行的。

国际形势正日益恶化: 近年来的各种不利趋势继续占着上风, 世界许多地区持续出现的紧张局势温床越来越使人感到惊恐。由此, 信任的气氛被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所替代, 从而引起不安全感。因此, 至少可以这样说, 国际关系现状不会使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变得较为轻快。相反, 很可能给已经限制不住的军备竞赛以新的势头。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作详细的叙述, 因为形势的严重性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它对裁军进程和对我们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旨在促进裁军的努力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样明显。

但是, 我们委员会是在国际社会寄予最大希望的一项重大事件的前夕举行会议的。事实上, 我们现在距离6月9日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开始只有大约八周的时间了。去年10月筹备委员会起草的暂定日程已说明, 须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所提出的任何案文草案。这说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委员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视。因此, 委员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竭尽全力确保人们对第二届特别会议所寄托的希望不致破灭。

鉴于这些考虑, 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即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 委员会能不能做到, 提出一个不同于1978年《裁军委员会会议》向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提出的抽象报告的报告。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毫无疑问，委员会有着《裁军委员会会议》不具备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它把所有核国家都弄到谈判桌子上来了。委员会的程序通过议事规则而实行，多少比以前更加民主了。此外，这个委员会有一个基本的文件，即《最后文件》，它阐明了原则和目标——并在其《行动纲领》中，按优先次序列出了各种裁军措施——这些原则和目标的采纳和执行可能会导致全面彻底裁军。自从1979年以来，委员会就处于比《裁军委员会会议》较优越的地位而有可能更好地执行赋予它的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并有获得成功的较大可能性。

但是我们回想起来，在过去三年每一届会议结束时，我们都不能不面临的事实是，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这促使我们在今年要不遗余力地确保我们即将向第二届特别会议提交的活动报告是一个积极的报告。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有些代表团的妥协精神，它们原来提出了一些建议，后来又同意撤销这些建议，从而使委员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这届会议的日程和它第一期的工作计划。

我们委员会能对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的贡献之一是拟定综合裁军方案。

批准这个方案是筹备委员会拟出的暂定日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它将成为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小组——它在1980年由具有非凡才能的尼日利亚阿德尼吉大使主持，现在又得到称职的经验丰富的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主持——如果要及时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加强它的努力。这个小组已沿着正确的方向做了很多事。它在目前这届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已着手进行工作，这已清楚地说明我们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极端重视。我们认为，在大家的谅解和合作下，委员会能够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它的任务。而且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已由审议机构，即裁军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这就促进了委员会的这项工作。

我国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已代表它自己或与中立的和不结盟的国家一道，对该方案的各个部分，阐述了它的观点。若蒙允许，我们仍愿意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制定的国际裁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因此，该方案必须包括停止军备竞赛和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的各个方面。它必须确定裁军的目标，确定指导谈判的原则和应实施的优先次序。方案必须包括可以导致实现最终目的，即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一切裁军措施。

象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文件一样，方案不仅必须说明实现它全部目标的时限，还必须说明方案中所规定的各项措施将实施的各个阶段。

在这些独立阶段中的执行问题一定要按照经过协商一致作出的时间表进行。方案必须规定成立一个审查机构，允许在每一阶段执行过程中，根据进展情况进行调整和变动。

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法律性质，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要使它具有可靠性，这个文件必须具有承担国际义务的法律约束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摩洛哥一贯强调，综合裁军方案必须不仅包括裁军措施本身，也应包括有关裁军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方面的措施。

这是摩洛哥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几个主要问题的简单看法。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个问题的工作小组和以尊敬的巴西、法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任主席的联络小组，愿意象过去一样声明它将继续保持不怀成见的态度，并将坚决作出一切努力促进这些小组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工作小组对优先次序一章达成协议。在我们看来，这是制定综合裁军方案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进步骤，之所以取得协议是全体代表团采取妥协态度的结果，也是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作出可贵努力的结果，他很技巧地使负责这一章的联络小组的工作获得协调。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以后三个月举行的第33届大会上通过的第33/60号决议中，大会曾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复会后的第33届大会上提交一份全面禁试条约的案文。

虽然委员会从它1979年开始工作以来一直把这个项目放在它的日程的首要地位，但是直到现在，它没有能够对大会在它第33/66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在过去三年中，委员会在三个核大国——它们是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散核武器条约的保存人——的1979和1980年谈判的阴影下，只是继续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必须指出三方谈判并未导致任何可推动委员会任务的结果，委员会至今不能从事真正的谈判。我们日程上的第一个项目遭到的不幸命运也就是第二个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命运。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继续尊重委员会作为裁军问题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并且认为已经到了从交换意见的阶段转到对上述项目进行谈判的时候了。

我国代表团继续优先考虑建立附属机构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工作小组具体进行有关这两个项目的谈判。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今年获得解决，这样就可以使委员会打开它所面临的僵局。

摩洛哥代表团对委员会商定重新分别建立有关议程上各个项目的，即有关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等项目的工作小组表示欢迎。我愿意借此机会对尊敬的波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分别担任这些小组的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特别令人满意的一点是，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修改得更加符合我们所规定的目标，即拟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这种武器的储存的公约。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欣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上届会议作出的极大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果。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个小组的工作已取得这么大的进展，我们应立即着手对禁止和消灭这种武器的公约的案文进行谈判了。缔结这样一个公约，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裁军措施，而且是国际社会心目中认为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一个措施。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最好特别是考虑到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召开，应加强努力就某种办法或共同方案达成一项协议，把它列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前已表明它赞成订立一项国际公约。我们希望工作小组将注意到订立这样一个公约的主张已得到广泛的支持。

至于放射性武器，我们仍然深信，负责这个问题的工作小组能够迅速就禁止这种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只要工作小组的每一个成员国都表示诚意。但是，我们认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为，只有当公约规定禁止攻击民用核装置时，这个公约才是有意义的和可靠的，因为很明显，攻击引起放射性物质的散发具有真正的大规模毁灭的危险。

我在发言的一开始就说过，由于即将到来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我们委员会的这届会议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迄今取得的结果与第一届特别会议产生的希望和势头不能相称。解决我们的意见分歧并尽一切努力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合作精神和政治意愿，以完成联大委托我们的崇高使命。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中国代表田进先生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担任本月会议的主席表示祝贺，相信在您主持下会议会取得进展。我也对上月伊朗主席作出贡献表示感谢。

今天我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许多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对国际形势的恶化，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增长感到焦虑不安，普遍要求制止核军备竞赛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危险。中国代表团同它们怀有同样的愿望。我们认为，要减少和消除核战争威胁，需要明确几个问题，即：是谁在加紧进行核军备竞赛；核战争的危险来自何方；核裁军应从何着手。

近年来，在联大和裁委会的会议上，我们经常听到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攻击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和追求军事优势，并相互指责对方准备打核战争。苏联和美国为了推卸军备竞赛的责任，还编写了有关对方军事力量的宣传材料。从它们的发言和材料中提到关于对方的扩军情况和数字看，尽管可能不尽完全符合具体情况，但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正在加紧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正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根据1980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苏、美的核武库已经拥有将近五万枚核弹头，其总当量达一百九十亿吨，其总爆炸力为投在广岛的核弹的爆炸力的一百万倍。它们的核武器不仅数量庞大，质量也最精。那些射程一万多公里、带有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高的新型洲际导弹都是在它们的核

(田进先生，中国)

武库里。它们自己也承认已经拥有了超杀能力。但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夺取压倒对方的优势地位，尽管它们举行这样那样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它们还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式的核武器，展开了一场以改进质量为中心的新的核军备竞赛。这一切与“防止核浩劫”的动听言词自然是很不协调的。

还应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它们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到处相互排挤和争夺，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尤其是那个高唱和平与裁军的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和争霸的能量更大，势头更猛，它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直接出兵占领别国。事实证明，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

从苏、美拥有的巨大核武库以及它们的激烈争夺威胁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安全的严酷事实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核裁军的进程应该由这两个核超级大国开始。这对减少核战争危险，维护世界和平是完全必要的。

多年来，世界人民强烈要求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停止核军备竞赛。不少中、小国家还提出了各种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建议。我们认为，超级大国应该立即停止改进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质量和增加其数量的一切活动。要停止改进质量，除了停止核试验外，还应停止改进运载系统以及制导系统等方面的非核技术的试验。据知名国际研究机构的统计，从1945年7月至今，苏、美两国已进行了一千一百多次各种核试验。近几年来，为了适应争夺核优势的需要，它们仍然频繁地进行核试验。仅在1979年，苏联一家就进行了29次试验，超过了其他核国家当年试验次数的总和，也打破了它本身自1963年以来每年试验的记录。1981年进行的49次核试验中，苏联就占了将近一半，21次，其次是美国16次。以上这些情况和数字清楚地表明，苏、美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进行核试验，它们理应立即永远停止任何核试验。仅仅口头上叫喊赞成停止核试验，是掩盖不了加紧进行核试验的实际行动的。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超级大国单是停止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和增加核武器的数量，还不能减少它们庞大核武库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器，还必须伴随着核武器的大量削减和销毁，才能起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实际作用。因此，超级大国应尽快削减它们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它们首先大量削减核军备，有助于减少核威胁，同时也无损于它们的安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1980

(田进先生，中国)

年上述报告所指出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现有战略武器数量庞大，应当有可能大量削减而不致影响它们的安全”。这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要它们首先裁减，并不意味着其他核国家不进行核裁军。在两个超级大国大量削减核武器，减少了对其他核国家的威胁后，其他核国家就应按照合理的比例同它们一起裁减核武器。这是根据当前核军备现状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核裁军途径。但是，有的核大国无视核国家之间的巨大核差距，别有用心地强调什么“核力量的现有均衡状况在所有阶段都保持不受影响”。有的不结盟国家代表正确地指出，当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核国家之间的均衡状况，只存在两个超级大国同其他核国家之间的巨大不平衡状态。所谓要在各阶段保持“均衡状况”，就是要永远保持超级大国的核优势、核讹诈的地位。显然，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推动核裁军的进程，也无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并不愿在发展核武器方面花费资源。但是，面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我们不得不掌握必要的防御力量来保卫我国的独立、安全和经济建设。我们进行的核试验的次数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作为一个核国家，中国对核裁军也负有责任。我们一直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以消除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并彻底消除核战争危险。

我国政府多次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此立场相联系，我们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说明我国很有限的核力量的防御性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争取核裁军、防止核战争而努力。

核裁军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也是世界人民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很遗憾，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第二届关于裁军的特别联大即将举行。裁委会有责任继续努力，同时我们要求核大国顺应国际舆论的要求，用实际行动表现其声称的裁军意愿，使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在制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有可能取得进展。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发言。

弗尔胡奈茨（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选为三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表示祝贺，并向你保证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你履行职责时给予全力支持和合作。我还愿意感谢伊朗代表马哈拉蒂大使作为上个月的主席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今天，象三年前的情况一样，南斯拉夫代表团又要发言表示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没有能够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深刻不满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中居于最重要和最优先的地位。我们坚决要求委员会此时认真地开始讨论核裁军问题，并就这一进程开始谈判。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整个裁军努力就将大大削弱，从而影响委员会的声誉。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国在第一届特别会议时同意承担的责任，对此已毋庸重复了。

我们的要求已愈显理直气壮，因为随着世界范围军备竞赛的进行，核军备正在继续发展，甚至不断增加，而不顾这样做需要付出天文数字的开支并带来惊人的毁灭性后果。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本身造成的危险，由此需要早日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并进行核裁军。为了减少这一危险，联合国范围内外已经提出了许多提案。但是，核武器继续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获得发展，从而造成核武器数目的惊人增长和更加复杂更具有毁灭性的武器系统的发展和部署。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被告知说，由于各国间，特别是核国家之间今天普遍缺乏信任，本委员会不可能开始关于核裁军的谈判进程。但是我们可得问问自己，如果核军备竞赛这样激烈地进行下去，又怎样实现这种信任和安全呢？

几年来提出的裁军措施包括了整个范围的核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包括限制、裁减和销毁核武器以及它们的运载系统；停止生产核武器；还有停止生产制造核武器用的可裂变物质，等等。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确认：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核裁军是最优先的事项，其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而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实现核裁军的任务中负有特别责任。

第十届联大特别会议把防止核战争爆发作为它的十大目标之一。要是不同时就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所谓战术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这个目标就面临极大的危险，因为这种武器若使用在小国领土上，就会带来特别严重的战略性后果。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尽早采取适当步骤全面审议整个核裁军问题。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同时在一个单一的过程内讨论常规武器的问题。它已成为人们通常称为全盘均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象欧洲那样这些武器非常集中的地区。

目前的国际形势加重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必须对扭转当前的趋势和防止一场灾难性的核冲突作出贡献一事上所负的责任。

核裁军是所有裁军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被联合国列为最优先的任务，因此，为此目的进行谈判，是作为被《最后文件》确定的唯一谈判机构的委员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找出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基础。

在要求这样做时，南斯拉夫代表团并不是孤立的。委员会的21个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的全体会员国都坚持这个要求，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在1980年7月9日第CD/116号和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两个文件中作出明确的表示。

第CD/116号文件所载21国集团的工作文件提出了需要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下进行谈判时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是：(1)确定并说明《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的核裁军阶段，包括明确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在实现核裁军过程中的作用；(2)澄清在核裁军实施之前，在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防止核战争方面所涉及的问题；(3)澄清有关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问题；和(4)采取措施确保委员会有效履行它作为裁军领域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责，以及在这方面它同双边的、地区性的和其他有限范围的论坛所进行的有关核裁军的谈判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21国集团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于1980年这一届会议开始谈判，以便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

在21国看来，核裁军问题的多边谈判早就该进行了，而谈判取得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是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愿。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根据这样的估计，21国集团在其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文件所载工作文件中表示它坚定地相信“有非核武器国家和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继续并加紧寻求一项共同办法，使它能够履行在裁军领域里联合国大会给它的职权。21国集团特别期望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迫切需要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一事将促进本委员会的任务。双边的和地区性的谈判，特别是对一些由于核军备的集中而增加了对抗危险的特定地区而言，是很有益的，应该予以加强，但是关于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具有重大利害关系问题的多边谈判也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毫不迟延地开展，因委员会是裁军领域里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交的第CD/4号文件所载工作文件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赞成在委员会开始核裁军问题的谈判。

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和英国不仅反对设立核裁军的工作小组，而且根本反对委员会应讨论核裁军的主张。这两个国家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曾欣然承担这一责任，怎么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再次敦促他们接受为数众多的请求，改变它们的态度，现在我们再次要求他们同意成立这一工作小组，从而不再阻挠委员会讨论这个最重要的裁军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巴西大使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的意见，他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再次提出论据，说明在委员会进行有关核裁军问题的谈判的必要性，并宣称美国无权对此进行阻挠。迄今我们没有听到美国方面对这种拒绝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我们也没有看到提出任何别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有关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提供了最适当的讲坛，应该毫不迟延地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成立工作小组是为这一进程开一个头的最好办法。

主席：谢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愿在开始发言时同其他人一样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委员会三月份主席表示真诚的祝贺。你杰出的人品和公认的能力保证了你将能使本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时期的讨论成功地结束。我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们还要向你的前任，伊朗的尊敬的代表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感谢，他杰出和有效地指导了我们二月份的工作。

从一开始就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将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列为本委员会议程上两个优先项目之一，其理由是很明显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在庄严地宣布“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高度的优先地位”之后，达成协商一致将如下明确的声明列入了《最后文件》的第47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该段声明如下：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以便防止卷入核武器的战争危险。在这方面，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可以回顾一下，在同一个文件中联大表示承认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继续“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一种威胁”并因此宣布“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所有会员国都有权利参加”此种裁军谈判，为此已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

无疑为此理由，从由现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建立之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开始本委员会就在好些发言和两个工作文件即七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倡议的第CD/4号文件 and 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36号文件中提到核裁军的多边谈判问题。众所周知，1980年时同样是上述几个国家又提出了两个工作文件即分别为第CD/109号文件和第CD/116号文件，同时，就此问题的发言大量增加。最后，在1981年时，由于面临我们所处的令人惊恐的国际形势，本委员会看来已给予核裁军以同禁止核武器试验项目一样的最优先地位。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可以例举这个事实：若把本委员会最近的一次报告研究一下，就可看到，专门审查“委员会1981年会议期间的工作”的120个段落中，其中不少于41段，或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题。

对此问题21国集团成员已经极坦率地表示过其正确意见。比如说，作为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文件散发的声明中，该集团提出了如下看法：

“秘书长的‘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A/392）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及结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部分为这些讨论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材料。这些讨论证实了21国集团的如下信念：核军备竞赛同进一步实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核裁军领域里的进展将有利于改善国际气氛，而它们又可以转过来促使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所有国家，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一样，对核裁军措施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请允许我重复一下最后一句话：“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我现在继续念我引用的文件。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进一步深信，核威慑理论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理论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关于核武器国家相互竞争积累核军备一事，不能以对它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为理由而加以宽恕。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远远不能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会削弱安全，并增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认为，全世界的安全竟要决定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现有的国家关系，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在去年的会议结束时，21国集团在作为1981年8月19日的第CD/222号文件散发的声明中也宣布了如下引语：

“21国集团相信，核军备的不断升级和数量质量上的发展会直接地和根本性地同样损害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因此，由于相信核裁军的问题对全世界的安全有着重大关系，21国集团乃在第CD/180号文件中建议设立一个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毫不迟延地就核裁军的某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最后文件》第50段中载有的制订核裁军的阶段问题，开始谈判。遗憾的是，委员会1981年的会议未能就这一建议达成协商一致，这样就阻碍了这个裁军领域中的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就此议程上的一个最高优先项目进行具体的谈判。”

同时，大会也一直对这一问题给予不间断和迫切的关心。如，联大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了第35/152 B号和第35/152 C号两项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第1981年会议一开始就其1979年和1980年议程上题为‘停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刚刚结束的联大第三十六届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三个决议，也就是第36/92 E号，第36/92 F号和第36/92 M号决议，这三个决议的规定基本上和三个决议中的第2个的内容一样。其中，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期间“就其议程上的优先的——我引用决议的措辞——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的——我再引用原文——“作为紧急事项设立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和一个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刚引用的那些大会决议可能看来是很乏味的，因而根本没有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确切的画面，特别是因为根据愿意忘记不愉快的事的那种人道主义倾向，人们不愿想象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试图阻止什么东西。要阻止的是核战争及其可怕的后果，人们把它称之为“核屠杀”，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去年12月，我荣幸地到广岛进行了短时间的访问，使我更好地了解了“核屠杀”这几个字的含意和内容。然而，使广岛变为灰烬的原子弹若与核超级大国的军火库里现有的很多炸弹相比的话，今天可能只算得上是一个玩具，虽然肯定是一个可怕的玩具。如众所周知，上述那些炸弹的破坏力是以百万吨级计的，也就是以百万吨计的达那炸药的炸毁力。我生动地回忆起在那次访问时有一些烧焦的石头台阶，其中有一级上面留有1945年原子弹爆炸时坐在那儿的一个人的无法去掉的可怕的唯一痕迹。我重复一下，那儿留有那个人的无法去掉的轮廓痕迹。

这就是为什么值得再一次强调，将于1982年6月7日在纽约开幕的第二届会议之前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充分代表了国际社会的该机构曾一致通过了一组明确的决议，其中某些决议我已在发言的开始提过了。在这些决议中，大会强调了这一事实：由于“光凭现有的核武器军库已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有余”，人类目前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毁灭的危险。大会还促大家注意迫切有需要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达了如下不详的看法——我再引用原文：“人类正面临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看来这些话已随风飘走，或者这些话从来不曾到达过最需要听见这些话的人的耳朵里。自那时以来由于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和军事预算的大量升级，通过所谓大众媒介经常给我们带来的远不能使我们放心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或者可以更确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切地说，“更令人不能容忍”。

不久前，《纽约时报》用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向核国家领导人进一言”的信件。其中附有一张照片说明即，一位母亲以保护的姿态怀抱着她的两个孩子以示对他们坚强的保护。信上签名的有一千多个自称为“不愿我们的孩子成为最后的一代的愤怒的母亲”，她们特别强调地声称：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以有计划的或偶发的核灭绝来威胁世界的军火库还在继续增强。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由于有人声称他们拥护和平，但同时他们却在制造战争，他们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同人类的命运混为一谈。

我们之所以感到气愤是因为，一些国家花费数以亿万计的美元去制造武器，而同时无数的孩子却在挨饿。

我们谴责一国政府使用武力去反对另一国政府，因为这种行为可以引起核战争。

我们代表了那些认为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可有权判决全人类以死刑的美国妇女发言。”

我们确信，那篇雄辩的信的签名者们表现出的愤怒不是她们个人的感情而是无数人同样具有的愤怒感情，也就是所有下述人士的愤怒感情，他们认识到，不管多么肤浅地认识到，已积聚的巨大的核武库的潜在意义，它们的毁坏能力估计相当于毁灭广岛那种类型的炸弹的一百万倍以上，或者换句话说，地球上每一个人可以挨到三吨以上的达那炸药。

起草秘书长报告的专家们说，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若发生核战争，那将是人的愚行达到顶点”的表现。最新发表的由乔治·凯南写前言的权威性出版物“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载有简单描述这种战争的如下后果：

“核爆炸的最直接的具体后果是极猛烈的爆炸性冲击波和火灾。对城市和军事设施的一场攻击会引起飓风，使风暴性的大火横扫整个大陆。核爆炸不仅释放出它们本身的核辐射，还释放出遭攻击的反应堆和核武器中的核辐射。

未立即烧死，炸裂或窒息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会感到自己处于一个垂死者，死者和精神失常者居住的恶梦世界中。食物、农作物和土地被污染。水不能饮。医疗设施、传信和运输线都损失殆尽。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一个垂死行星的寂静中，辐射会横扫海洋并进入大气，耗尽臭氧层并释放出有害的紫外线。当这种紫外线杀死了所有遗留动物的生命时，生态系统的瓦解会使地球变成一片废墟。”

当有人思考一下我刚刚引用的一些描述时，他就能很好的理解到为什么1978年的联大特别会议断言——我再次引用原文——“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以及“消除一场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今最尖锐和紧迫的任务”。

我们谨希望，直到现在还在阻挠21国集团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其他成员国的努力的那些核国家最后将会决心承认那一“重大利益”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他们会停止阻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论坛中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同时为响应21国集团的不断要求和大会的坚持不懈的敦促，他们将认识立即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必要性和适宜性——当然不是代替我们为第一个议程项目核禁试所建议的那个工作小组，而是在那个工作小组之外，立即建立，我重复一下，一个处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以便作为达到我刚才明确过的目标的第一步。

主席：感谢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特别是感谢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发言。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在2月16日和25日的发言中曾总结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全面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的主要立场。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本委员会就这两个项目进行有效的谈判并建议建立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同时，我们还为两个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职权草案以待本机构的成员国进行审议。

参加最近关于项目1和项目2讨论的大多数代表团在上周和今天都表示了类似的意见。现在应该是看看我们站在什么地方以及我们应该从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

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再次表示反对建立有关项目1和项目2的工作小组，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因此我们想请主席先生就项目 1 和项目 2 的进一步进行的问题立即开始协商。应该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和核武器国家个别或一起进行协商。在这方面，拒绝建立两个工作小组的核武器国家可以提出他们认为重要的建议以推进我们就项目 1 和项目 2 的工作。我们的希望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主席先生，你能够向委员会报告这些协商的成果，以便我们可以就建立工作小组的提议作出一项正式的决定，并为了就这些最高优先问题取得进展而审议将采取的进一步步骤。

在这一方面，我回忆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去年曾提出过相应的提案，载于工作文件第 CD/193 号。

今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尊敬的代表代表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一份有关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的工作文件。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科米韦斯大使在这方面作出的解释。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对于他发言中和有关的工作文件中的呼吁作出有利的响应。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已及时地注意到他的程序建议并在此方面想说，关于审议议程项目上建立辅助机构的问题将在明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第一个予以讨论。按照委员会的第 157 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外交部国务秘书埃温·贝阿格先生发言。

贝阿格先生（挪威）：首先，请让我向主席今天上午对我表示欢迎的一番十分友好的讲话表示感谢，并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祝贺你当选为本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我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作为谈判讲坛的世界中心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因而我感到很有幸能够在今天上午对你们讲话并就目前委员会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阐述我们的一些看法。鉴于时间已迟，我将尽力作简短的发言。

但，首先，让我概括一下挪威在裁军领域中的政策的某些基本的组成部分。挪威政府极重视军备控制和裁军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整个安全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挪威位于一个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理地区。因而，整个东西方关系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的安全形势有着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贝阿格先生，挪威)

我们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对我们的军事安全和防务能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联盟同样致力于决心推行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我们支持将带来加强整个军事形势的稳定性和可预报性以及促成降低军备水平的所有努力。

为有效起见，我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裁军和军备控制措施必须遵守以下重要的原则：

均势；

互惠；以及

核查。

这些条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不应该认为一方向另一方的单方面的让步。就裁军和军备控制采取措施的谈判不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进行的。此类措施本身也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和冲突。

国际政治形势方面的最近发展，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加剧可能会损害真正的缓和和军备控制的前景。因此，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将是我们能够为裁军和军备控制创立更有利的条件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尽管存在目前的这种国际气候，象这样一个机构的谈判机构仍应该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以求达到可能制止和扭转继续在进行的军备积聚的进程。

在这方面，让我强调，只要每个国家对其自身的军事部署进行更多的限制，就能够获得巨大的进展。如大家所知，挪威对于特别是外国军事基地、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军事演习方面进行了一些单方面的限制。进行这些自我限制的目的在于在我们附近的地理区内获得缓和的紧张局势和稳定。

我国政府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是确定共同的裁军利益和草拟共同的裁军目标，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作出承诺，把这些目标正式制定下来并加以维护。最后，这将是本委员会力量的一次重要考验，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将借以对其工作进行评定的标准。

正是出于这种看法，我们也期望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发挥重要的作用。

1978年的第一届特别会议对裁军领域内的真正进展带来了期望。我要遗憾地

(贝阿格先生，挪威)

说，这些期望未能实现。实际上，政治局势的发展，继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深切的忧虑。反过来，这又增加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重要性。我们真诚地希望，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存在将促进第二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大量的工作都投入了这份文件，因此它应该作为筹备下一届会议的指导。

挪威强烈的支持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一个均衡的，有远见的综合方案确实能够为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中的未来行动提供一个有用的方针，并可成为第一届特别会议的《行动纲领》的一次极有价值的延伸。

这样一来，综合裁军方案将帮助我们在朝着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

我国政府已明示的目标是积极地和建设性地致力于确保第二届特别会议取得尽可能最好的成果。

因而，我们打算提出一份工作文件，目的是继续推进第一届特别会议时提出的一项倡议，即各国采用一些程序来估价大宗武器采购和各种军事计划对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影响。反过来，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各种建议也应进行类似的分析。

我们也要继续推进挪威曾积极参加的联合国对于裁军和发展进行的研究。将裁军省下来的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来造福于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必须继续列入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之中。

此外，我们还编写了一份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有关的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措施的文件。我们还打算就体制问题，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提出一份工作文件。

在为特别会议进行筹备方面，我们将利用最近受挪威外交部委托而作的一些专家研究报告。

停止核军备竞赛应该仍然是今天的优先事项。核军备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挑战。请允许我就这一优先项目提出一些十分简明的看法。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日内瓦进行的有关中程核部队谈判的成功与否。挪威真诚地希望这些谈判会带来积极的成果。我们感到鼓舞地看到，虽然存在着妨碍军备控制以及裁军谈判取得新进展的，正在恶化的国际形势，但这些谈判仍

(贝阿格先生，挪威)

在继续进行。

我们还特别重视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大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武库和部署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进行会谈。我们真诚地希望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能早日恢复，并满意地指出，为此作准备的工作确实在继续进行。

我们以极大的关切考虑到这一事实：为结束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试图迄今未获得成功。如果在更多的核武器国家之间也发生同样的军备竞赛，这一巨大的问题将会复杂化并预兆不祥。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推行的政策和他们让核武器在其战略方面发挥的作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纵的核扩散和横的核扩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的是，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让各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

我们认为，自从签订不扩散条约以来，不扩散的制度是为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而迄今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但是该制度既脆弱又容易受侵犯。因此迫切需要采取防止这种侵犯的措施。

全面禁试条约将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也将是对促进不扩散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无歧视性文件。若缔结此项条约，核武器国家也就是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走向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对他们规定的各项义务。

在全面禁试方面的进展是缓慢和困难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关于核查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然而，若能达成协定，其益处将是巨大的，其后果将非常深远，因此一定会在我们的全面评讲中占据很大的分量。在此我愿提及加拿大大使于2月18日在本委员会中的发言，他在该发言中就如何避免由于核试验谈判进程继续陷入僵局而产生的危险问题概述了加拿大的想法。我们同样有这些忧虑并完全同意加拿大大使作出的建议。

挪威对它认为极其重要的有关全面禁试的核查问题有特殊的兴趣。适当的核查是这类任何协定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积极地参加了为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措施而设立的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这是因为挪威地震站(NORSAR)提供了专业知识和检测仪器。这个小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实际上，科学小组做了一些先驱性的工作。我们认为，它建议的核查体系可以成为其它领域的核查机构

(贝阿格先生，挪威)

的一个模式。

我愿重申我国政府愿意让挪威地震站作为一个在全球的地震核查体系中监测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的一个站。

若能就不对无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进攻作出充分的安全保证，那将是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挪威同意那些国家的意见，即，1968年6月19日的安理会第255号决议并没有向不结盟国家作出足够的保证。那些未参加具有核安全保证的联盟安全系统并且被要求放弃获得核武器选择的国家有理由要求人们作出不对其进行核武器进攻或威胁进行核武器进攻的保证。直接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对为此问题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负有特殊的责任。

虽然大家公认在核裁军领域中很遗憾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们认为，不能把缺乏进展作为理由而拒绝各种不扩散措施。我们非常关切，在紧张和冲突地区的几个处于界限上的国家还没有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选择。

从挪威方面来说，它支持的原则是，不应该将敏感的核材料、设备和技术进行转让或出口，除非作为受方的无核武器国家的所有核活动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或其他的承诺不获得核爆炸装置的同样有约束力的国际保证之下。因此，挪威已决定只对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提供核出口。

也请允许我十分扼要地重申一下我们对化学武器的观点。考虑到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最近报告，我们认为，紧迫的需要是设置障碍防止这一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敦促加紧努力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达成协议。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去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应竭尽一切努力以便就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现有储存的问题达成一个案文草案。为此，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已经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新职权达成了一致决定。

我们认为，一项新的公约应该包括有关充分核查的条款，对此，我们希望能略尽棉薄。参加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专家会议的挪威专家提出了一项有关对在冬季条件下使用的化学战剂进行取样和识别的研究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核查程序，以便找出使用化学剂的证据。这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将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在结束发言时，我愿提一下，我们最近加强了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目的是使挪威政府能够更紧密地跟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因而，我们将第一次积极

(贝阿格先生，挪威)

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小组。

由于认识到这些工作小组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因此通过参加它们的活动，我们还将努力利用挪威各研究机构所具备的专门知识。

最后，我注意到，委员会的本届会议将又一次讨论成员的资格问题以便为第二届特别会议作准备并供其进行审查。挪威方面仍然赞成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目前成员组成再进行一次有限的扩大。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扩大，会在不妨碍其工作效率或其谈判性质的情况下，增加委员会的代表性。

如果第二届特别会议建议作另一次的有限扩大，挪威将力求成为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这将符合我们对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长期关切——这种关切，如我在开场白时所说的，也是受我们的战略地理位置所影响的。

我愿感谢今天上午给我提供这个机会发言。我要以我国政府的名义，真诚地希望委员会的重要的审议工作能够成功地继续进行。我向你们保证，挪威将作为一名积极的观察员继续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你，主席先生的允许下，请让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希望：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挪威的一位代表将以正式成员的资格荣幸地在这个委员会上发言。

主席：感谢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的重要和有兴趣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的发言名单上不再有发言者了。是否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如果没有，我愿宣布，应我的请求，秘书今天已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载有委员会及其辅助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如往常一样，这只是指示性的，以后在必要时可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进行调整。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委员会同意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要求我宣布，今天下午3时30分将在第1号会议室召开综合裁军方案的联系小组会议。

(主席)

依照本周时间表的修正2，委员会将在明天，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将在3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1时2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六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9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蒂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利尔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温齐斯先生

斯金纳先生

巴沙姆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 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埃夫多科钦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科登先生
米库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一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开始审议它议程中的第三个项目，“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国愿意对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其他问题发言的可以听便。

今天列入发言名单的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和瑞典的代表们。

现在请第一位发言者，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保加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3月份的主席，并表示我们对你的前任，尊敬的伊朗大使马拉哈蒂所作工作的感谢。

我国代表团注意地听取了关于我们议程中第一和第二项目的讨论：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经过近三星期的审议，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某些代表团的消极的、实际上是阻挠的态度，委员会一直没有能够开始进行谈判。我国代表团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两项最优先项目的审议结果表示失望，这两个项目是国际社会注意的焦点。在世界各地，确确实实地数以千百万计的普通老百姓已在自发地集会，支持采取措施防止核战争、停止核武器试验和进行核裁军。

在这种情形下，我国代表团的信念是，我们作为政府的代表，有权利也有义务从更广泛的政治内容来权衡这种形势意味着什么，并以明确的态度负起责任。

我们对尊敬的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处主任罗斯托博士的发言感到特别吃惊。他告诉我们说“核爆炸的彻底停止必须同西方国家保持可靠的威慑力量的能力联系起来”。对我国代表来说，对其他代表团也一样，这一发言听起来象是为阻挠委员会开始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而提出的一种借口。

核武器的试验仍然处于军备竞赛的第一线，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把全面禁试条约作为“长期目标”提到委员会时，正如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很有说服力地描绘的那样，世界就要成为美国核武器实验室之间激烈竞争的抵押品，这些实验室正在制造一整套“第一次打击”，“有限核战争”所需的致命的产品，以及其他能爆发一场全球性核灾难的荒谬的设计。

可是在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却在重申它随时准备立即恢复三方谈判的同时，向委员会阐明了它对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立场，以及利用裁军谈判委员

(特拉洛夫, 保加利亚)

会的各种可能性为导致缔结这样一项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受到赞同的做法。我国代表团期待听到其他代表团, 包括那些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 对尊敬的苏联代表, 伊斯拉耶利安大使 2 月 18 日所作发言的更多的意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职权草案, 是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对于迫切需要开始有意义的谈判寻求解决办法所采取的又一个具体步骤。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包括保加利亚, 正积极参加地震事件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与此同时,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那些要求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项国际资料交换系统的行政、法律和财政等方面及其他“有限步骤”的建议, 只有同拟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紧密结合起来, 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正如在印度代表团所提出的第 CD/209 号文件中指出的, “在不谈及真正的裁军或认真的军备限制的任何具体措施的情况下, 无结果地、抽象地讨论核查问题的复杂性、核查制度的种类、或强调有必要设立一个国际核查组织等, 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关于议程项目 2, 我们注意到赞成在委员会的适当附属机构, 按照《最后文件》第 50 段所提内容立即就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意见已相当集中。我们深信, 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最具体的步骤就是开始就停止各种类型的核武器生产和逐步裁减并最后消除这种武器进行谈判。确实使人感到遗憾的是, 委员会迄今甚至还没有就这一谈判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协商。

鉴于少数众所周知的代表团明确表示不赞成建立工作小组以及就议程项目 1 和 2 开始谈判, 于是出现了新的优先项目, 即对确保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审议。这个问题是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直接有关的。瑞典、巴西、墨西哥、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早已强调指出过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

保加利亚人民和政府深信, 今天没有什么任务比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和解决军备竞赛问题更迫切的了。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将成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重大问题之一。

正是在这个方面, 同时应该以对核裁军谈判的开始作出切实贡献的观点出发, 来审查任何国家——核国家或无核国家——对确保防止核战争这个生死攸关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我们也是这样来理解由不结盟国家发起、经上届大会一致通过的第 36/81 B 号决议案的意义的。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在最重要的议程项目上，我们面临着严重挫折，但是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您领导下开始进行协商的建议已被采纳。我国代表团随时愿意支持在这些协商过程中可能得出的任何有意义的主张。

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本周主要讨论议程项目3“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请允许我的发言中这一议题简单地讲几句话。

我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不想再次重复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因为它同我刚刚在核裁军问题上所述的观点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大家一致同意重新建立以巴基斯坦大使阿赫迈德为主席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这一步骤是符合大会第36/94号和36/95号决议精神的。

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仍然是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苏联提出的保证方案已经赢得广泛的承认。我们欢迎苏联在最高政治一级对那些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障作出的新的保证。我现在还记得勃列日涅夫主席响应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有关团体和组织所提呼吁的信件。

至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努力方向，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努力主要集中在问题的这样一些方面，即它们的解决可以使我们朝前迈出一些有意义的步骤，特别是在寻求一个共同的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办法，安排的内容和性质，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和参数等方面。但是，采取任何一种临时性措施都不可能排除一项国际公约或其他适当的、具有法律约束性质的国际安排的必要性。

在进行所有这些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其他与不使用核武器直接有关，旨在解决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的有关的和重大的事态发展，如大会第36/100、36/81^{II}和36/92^I号决议。因此，我们愿意强调《防止核灾难宣言》的重要性，在考虑拟定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各个不同方面时，应注意到该宣言的主要观点。

我们深信，如果我们准备拟定一项对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极其有利的国际公约，那么，委员会的各成员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都应该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主席（译自法文）：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马利塔大使发言。

马利塔（罗马尼亚）（译自法文）：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是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的。鉴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进行了二十年，因此在目前阶段的谈判中已很难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虽然如此，罗马尼亚的代表团还是愿意适当强调指出一点因素，即由于当前国际范围内显著的紧张局势，促使使用核武器危险迅速增长，和核军备竞赛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在本委员会讨论了许多有关国际安全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中小国家来说，如果有人仅仅按一下控制核武器系统的电钮，就有可能被彻底毁灭，那么难道还能想象出比这种可能性更大的不安全根源吗？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除了核武器以外，还有上面绘制着核武器目标的核地图所展示的核战略。不同方案的不同颜色表明对所有国家，首先是核国家的盟国的生存充满可怕后果而惊人地简单的行动。这些东西都是秘密的，但是已被政治家和广大公众发现了。这说声为什么今天有那么一股空前强烈的情绪，而其意图非常明确，那就是：各国不愿意成为核武器的战场；舆论也希望各国不再成为真正的、潜在的或甚至可能的核进攻目标。

因此，无核武器国家坚持要求得到安全保证，甚至彻底消除核武器是正当的、合理的和实事求是的。正如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指出的，“谴责核武器以取得任何人不得侵犯其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保证，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合法权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去年的报告已清楚地认识到，在特别牢记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的同时，还迫切需要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

就旨在提出一项大家能接受的、适宜于纳入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共同方案的实质性安排所进行的谈判表明，以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苏曼尔·阿赫迈德大使为主席的工作小组今年将不得不克服一定的困难。

(马利塔,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 工作小组在寻求纳入一个国际文件的“共同方案”中应解决以下问题:

1. 接受保证的国家范围

安全保证的根本问题是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一般武力。因此,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应该得到这样的保证。然而, 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 各国代表团提出了不少限制条件, 对此, 我想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见:

- (a) 由无核武器国家保证禁止生产或接受此种武器或取得控制它们的权利。这样的限制条件将要求那些国家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其他文件, 如《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或是要求这些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家发表庄严宣言。
- (b) 在目前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设置这种武器。尽管这样会减少可以从保证获得好处的国家数目, 但这种限制条件在性质上是客观的。如果某一无核武器国家认为, 它的安全由于其领土上有了核武器能获得更好的保障, 它就可以这样做。
- (c) 不参加由某些核武器国家缔结的核安全协定。在我们进行谈判的目前阶段, 这个限制条件会产生一些理解上的问题, 使它的实际应用极端困难。

2. 保证的内容或承诺的实质

罗马尼亚代表团从1965年以来一直坚持认为, 核武器国家应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或一般武力。

因此, 我们的立场是, 不容许有任何例外或保留条款作为这种承诺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的讨论中, 对无核武器国家不得在核武器国家支持下进行或参与攻击另一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的领土和武装力量的条件, 当然是通过一些论点加以规定, 并得到支持的, 这些论点对其提出者来说, 其重要性和实际意义我们并不怀疑。但是这种例外会产生有利于核大国的主观因素, 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安全保证的作用。而且, 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得出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措施, 而不应通过一些例外, 来具体规定那些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种态度是与1961年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使用核和热核武器宣言》背道而驰的。我们觉得这种例外不能接受的

(马利塔, 罗马尼亚)

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了解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建议的国家所担心的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应宁可寻求一种允许在一旦例外情况危及国家最高利益时退出承诺的方案。

3. 安排的法律形式

十分明显, 如果安全保证要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它们必须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 在这方面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缔结一项国际公约。尽管在我们的讨论中对于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主张没有人提出什么基本的反对意见, 但还是强调了其中的困难, 研究了临时性安排的可能性, 如由联大通过一项决议, 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 或由各核武器国家发表一项新的单方面宣言等。我愿意向你们保证, 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考虑这样的意见, 即把一项临时性安排作为朝向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第一步。我还要指出, 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意味着这样的临时性安排可以被认为是朝向在任何情况下彻底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第一步, 并且意味着核武器国家将保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核裁军, 从而导致这类武器的彻底消除。

这些就是我国代表团对我们这一阶段工作所要发表的一些意见。让我再一次强调指出, 鉴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即将召开, 因此, 迫切需要在这一领域取得实际成效。委员会不能忽视的事实是, 无核武器国家决心要从军备的统治和使用这些军备的危险中解脱出来, 这在越来越多的要求建立无核武器地区的建议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我国支持这些建议, 因为我们把建立无核区视为走向消除核武器的一个积极步骤和世界不再有核战争恐惧的一种保证。容忍克制、远见卓识和法律严谨的不朽文件——《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不断鼓舞人心的源泉, 也是这些措施得以落实的一个证据。在这方面, 在巴尔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罗马尼亚一如既往始终支持在这方面提出的任何倡议, 并随时准备对这一规划作出切实的贡献。

主席: 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依朱厄尔大使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向你表示, 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本委员会 3 月份的工作感到满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最近结束的对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我国的成功访问，再一次显示了多年来我们两国所享有的友好和非常诚挚的关系以及对和平事业的强烈信奉。对我们来说，教皇是和平与裁军的一个象征。我们相信，本委员会在您的富有才干的指导下，将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月份里取得重大进展。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您充分合作。我国代表团还要向伊朗的贾法尔·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我们赞赏他在指导本委员会今年会议开始时所显露的才智风度。

我今天的发言将专门谈谈委员会年度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国代表团是那些仍然认为这个议题是委员会的议程上的最高优先项目的代表团之一，这个看法也是国际社会所共有的，国际社会在第36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有关该项目的决议，即第36/92E号及第36/92F号联大决议。这两项决议不仅都呼吁就此项目进行多边谈判，而且都特别敦促在本届会议的早期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在1982年2月25日举行的我们的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上，我有机会再次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唯一多边谈判论坛迄今未能就核禁试进行具体谈判，及甚至没能朝向停止核军备竞赛迈出第一步感到遗憾和强烈不满。在那个场合我曾断言，未能在委员会中进行这样的多边谈判会导致严重后果，而那些还不能与我们大家取得一致意见的核武器国家要承担责任。

在1982年3月4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对一场核屠杀作了动人的现场描述。我国代表团认为，他所作的揭示足以成为一个世界末日启示剧的、适宜脚脚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轻的战争诗人们确实着重描述了战争的恐怖和悲哀，而一场核战争肯定需要加以描述并可以恰当地引用一椿反人类的罪行来描述。那些支持军备竞赛中的竞争和优势的人们需要不仅仅是着眼于其狭隘的安全利益，而应进一步考虑安全的普遍性和其广泛的含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成为迫切的需要。

我们回想上个月在本委员会中听到的许多发言，就能说明核裁军是绝对必要的。这些发言都清楚地证实了我们正生活于国际关系紧张的时代。军备竞赛的继续逐步升级和日益增长着的核战争的危险，要求受上帝托付负责人类命运的人们要深思熟虑，要有十分清醒的头脑。现在不是无所作为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多边谈判能够在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在委员会里，取得成功的重大因素是各代表团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代表团的灵活性（或被有些人称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之为“良好意愿”)。但是，这种“良好意愿”是否——甚至从那些在本委员会中加以鼓吹的人身上出现呢？

重要的是，在本谈判机构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所有代表团都应牢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段，该段提醒我们：

“除非完全停止军备竞赛，否则军备竞赛的继续意味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对人类的生存都构成日益巨大的威胁。”

这些是1978年一致通过的令人非常寒心的词句。三年以来委员会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审议项目2。深入审议这个项目并取得具体进展的时机早就成熟了。

在1981年的会议上，就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包括所谓的威慑、均等和均衡等理论进行了详细审查。尽管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准备进行认真谈判，却有两个代表团蓄意拒绝赞同委员会设立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的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一贯反对：认为安全应建立在军备越来越高的水平上的看法，特别是当这种看法与灵活反应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和可以取胜的核战争理论相混合起来的时候。通过数量越来越大的核武器的积累以寻求安全的这种想法的最近的表现是反映在五周前本委员会里的发言，该发言声称应有“平等的威胁，以便没有一方会将核武器作为侵略和政治高压的工具来挥舞。”

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是：只有核裁军才能够真正确保平等的威慑。我们认为，拥有那些具有高度破坏力和过度杀伤力的武器的国家，其武库中核武器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不论是蓄意策划的还是因意外事故而引起的。因此，我愿利用这个机会提一提联大第36/81B号题为“防止核战争”的决议，并敦促核武器国家至迟于1982年4月向秘书长提交关于确保防止核战争的看法、提案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作为该项决议的共同发起者，我国代表团希望，核武器国家能以高度的责任心并以真正的对安全的关心来对这个呼吁作出客观响应，因为我国代表团坚持这样的看法，即一场核战争将同样地影响交战的各方及非交战的各方。

在以前的发言中，我们有理由提醒核武器国家去承担它们在核裁军方面的特别责任和义务。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缔约国，我国极其重视该条约的第六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早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本条中两个最重要的用语是“真诚地进行谈判”和“及早”。这两个用语都强调了核武器国家承担的义务，但遗憾的是，它们未能履行。第CD/180号文件载有21国集团提出的实质性提案，这些提案能为谈判提供牢固的基础。尽管我国代表团欢迎有关如何才能最好地前进的这种建设性提案，还是希望那些迄今未表同意的核武器国家不久将能同意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在这个时候，我国代表团要再次澄清有关所谓的核中子武器的立场。在欢迎禁止这些非人道的武器的提案的同时，我们还要重申1981年8月21日我们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的话，即对这种武器的禁止应纳入达成核裁军的一揽子计划和总范围，这就要求立即进行谈判，在各个适当阶段达成各种协议，特别是停止在质量上改进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因此，我国代表团是从荒谬的军备竞赛这个角度来看待发展中子武器的——这种局势着重表明迫切需要设立一个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特设工作小组。

与一些看法相反，我国代表团坚信军备竞赛是存在的。这是一种荒谬的竞赛，双方的假设的优势概念刺激着这种竞赛。我国代表团认为，核武器国家也同样是控制不了的技术发展的俘虏，在这里，竞争的目标是要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结果。

鉴于我们已临近第二届特别会议，核武器国家不能对本委员会之外的国际社会的呼吁无动于衷。我国代表团同意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第520段：“只要继续信赖均衡核威慑的概念，将其作为维护和平的一种方法，那么未来的前景将永远是黑暗的、具有威胁性并且是靠不住的，就象其所基于的脆弱的假设一样。”

由于在委员会里对于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就最优先的问题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的问题目前陷入了僵局，我国代表团愿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进行非正式协商，以作为寻求解决的途径的提案，但是我们确实认为这样协商不是取代谈判而且不应取代谈判。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讲的一番亲切友好的话，并感

(主席)

谢他谈及尼日利亚和意大利所享有的友好关系。我现在请今天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位、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发言。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主席先生，在您就任委员会本月份主席之际，我相信您将会熟练地和高效率地履行这个职责，我愿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会给予全面合作。同时我要向您的尊敬的前任马哈拉蒂大使表示，我们很赞赏他在担任主席期间为委员会的今年会议有一个良好开端而做出的努力。

今天我谨介绍一下载入第CD/257号文件的工作文件，该文件已在今天上午分发，题为“侦察核爆炸所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的国际制度”。

这项工作文件应看作是我国代表团进一步为一项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准备而做出的努力。瑞典代表团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对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迄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不应瓦解我们为准备解决这种谈判所必将带来的许多困难问题而作的努力。

在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科学专家小组内，正在进行大量的有价值的工作。但是地震方法主要应用于地下核试验。因此我们认为，在本阶段也应着手讨论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查的其他方面，即监测空中放射性物质，是有用的。

工作文件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审议有关为侦察核爆炸产生的空中放射性物质而建立国际资料交换的问题。这种国际交换将成为国际地震资料交换制度的补充，正如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设计的那样。收集和分析放射性物质的技术有很大发展，在全世界至少30个国家有许多监测站正在对大气层进行监测。建立包括全球范围令人满意的新的监测站所需的费用可能并不多。

毫无疑问，一个全球性大气层监测网将大大加强核查核爆炸的现有手段。它不仅对遵守一项禁止一切核试验的未来条约的核查很重要，而且也可能树立现有协定如部分禁止试验条约及不扩散条约的信任作出宝贵贡献。此外，它还有助于识别任何这些条约的非缔约国所可能进行的核爆炸。因此，这个工作文件所设想的这种系统很可能会大大有助于识别1979年9月22日发生在非洲南部的引起很多争论的事件，如果当时就已经在操作的话。这种资料交换不仅将提高目前核查手段的效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率，而且也将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和非歧视性，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鉴于以上所述，我认为委员会的成员们应仔细研究和审议载于第CD/257号文件的工作文件。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合适的范围，在我国代表团看来，经相应地修正过职权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能够为此提供合适的论坛。然而，我国代表团也准备考虑这方面的其他提案。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可以召开特设专家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代表都已发完。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要发言？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会将于3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上午11时4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FV.162

11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六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11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希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毓毓季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汉布林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热斯贝尔上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塔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德克勒克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博查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马丁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科登先生
米库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62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本委员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3，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愿意就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进行发言的，也可以这样做。

今天发言的有缅甸、美国、南斯拉夫、中国、联合王国、苏联和瑞典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缅甸代表吴貌貌季大使发言。

吴貌貌季（缅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在你的主持下委员会正以干练、认真的方式从事本月份的工作。我相信，你的努力将对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我想简短地谈谈关于禁试的问题。国际社会正确地把这一问题看成是高度优先的问题，它也是本届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在这一多边谈判论坛里以及其他的论坛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关注，但是25年来全面禁试问题却仍然未能解决。在这种状况继续普遍存在的同时，又产生了新一代的核武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断试验核武器造成的。尽管核大国作出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承诺——且不说道义上的承诺——但全面禁试仍然象幻景一样在我们面前消逝了。

回顾一下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历史：在这个多边论坛里，人们曾认真严肃地、目的明确地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到1963年时情况遂引人们相信即将达成一致意见。当时谈判已进入就充分核查措施进行具体谈判的阶段，剩下的问题只是弥合双方立场上的微小差异。也许人们可以说，那时有关的大国的确抱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意愿，但是这种政治意愿可能还不够强烈，还不足以给予一项协定所需要的、不可少的推动力。为了缓和焦急的世界人民对大气层试验造成的放射性尘埃对人类的威胁进行的请愿，作为权宜之计，使得就部分禁试条约达成一致意见成为可能。自从条约签署之后十九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项条约却仍然还是部分地禁试。而今天，本委员会却面临着该问题的程序性问题无法解决的困境，实质性谈判也是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重申本国代表团在2月16日发言中所说的话还是恰当的。当时我们说，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一个多边的途径寻求解决办法最为

(吴貌貌季，缅甸)

合适，而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是最为恰当的，尤其是考虑到其他途径都没能产生出任何令人鼓舞的结果。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赋予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职权范围。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第36/84号决议明确地促请本委员会全体成员国支持在1982年初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决议进一步指出，本委员会应竭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将多边谈判达成的条约案文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因此，我们有着一个可遵循的职权范围，如果我们甚至不能就这样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我们就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谅解。

最近有人在委员会中声称禁试本身并不能消除来自核武器的威胁，并说必须在各种核问题的广泛的范围内来审议限制试验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禁试本身以及其他各项逐个的核裁军措施都不能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因为消除这种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除核武器。但是包括禁止核试验在内的每一项措施都能有助于消除这一威胁。我们认为，试图把一项措施的解决办法同另一措施的解决办法连系在一起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既不实际也不可取。停止核武器试验应该根据它本身的得失而不是根据其他核裁军问题的得失来考虑，这是我们一直采用的途径。偏离了这一途径将会使禁试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在解决裁军措施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项原则是公平均势原则和充分核查原则，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29段中明确提到了均势原则的必要性，该文件第31段中提到了充分核查的原则。因为禁试条约不涉及各国军备的任何具体变化，保持公平均势的原则就自行解决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说，禁试显然是有其有利条件的，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也许人们认为禁试本身并不能消除核武器威胁的这种倾向，来源于禁试不能真正裁减核武器这个事实。毫无疑问，禁试本身并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但是我们应铭记的是禁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能遏制核军备竞赛在质量方面的发展。

关于核禁试条约应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径直前进实现主要目标比走一条迂回的弯路更加可取。自从部分禁试条约签署以来已有将近二十年

(吴貌貌季, 缅甸)

的时间了。抉择一项没有任何漏洞的全面条约肯定不是什么过份的要求。我认为, 如果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就应能够看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应定得更高一些, 绝不应仅仅对试验从技术上进行更多的限制, 而同时却继续纵容通过试验来搜求新型武器。我们的目标应是缔结一项条约——通过永远地全面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来彻底停止核军备竞赛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主席: 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发言。

菲尔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们本周的议程是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然而, 鉴于人们在本委员会中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以及在你领导下正在进行的协商, 主席先生, 我今天愿谈谈议程项目 1 和项目 2, 即核禁试和核裁军的问题。

在这方面, 我愿谈谈在讨论这些项目的非正式会议和全体会议上向我国代表团提出的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和建议, 并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审议核禁试问题阐述我国政府的看法。

我国政府在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立场早已在本机构中阐明。实现彻底停止核爆炸依然是美国整个军备管制长期目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 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 这种禁试无助于减少核武器的威胁, 或保持核均势的稳定。美国一直在积极地努力实现里根总统去年 11 月 18 日提出的削减核武器计划中的第一阶段的步骤。这些问题是最为严重的问题, 任何国家——不论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都能作出努力的。美国核军备管制政策中的各项内容——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中程核部队的谈判和为开始裁减战略军备谈判的准备工作——都无可质疑地证明美国对核军备管制和裁军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

目前本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审议议程项目 1 和项目 2 可遵循的最为恰当的程序。一些代表团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 譬如: 如何根据核武器国家之间致力于对核裁军有影响的问题的必要性来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同时人们还表示怀疑, 如果本委员会不致力于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头等重要的核问题, 它如何能履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行其多边谈判机构的职能。特别是大家就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处理核禁试问题的最好方式提出了各种问题和建议。

我愿简单谈谈我国代表团对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审议同所有国家的重要安全利益有关的每一问题，其中包括管制、裁减和最终销毁核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所有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唯一裁军机构，是处理各国都极其关心的核裁军问题的恰当论坛。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谈判核裁军问题不是有效的步骤，特别是考虑到某些核武器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类谈判这个事实。我还记得在很多场合，人们都提醒核武器国家注意它们对这类谈判是负有首要责任的。因此，关于议程项目 2，我们虽然承认本委员会的合法作用，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应和过去一样，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美国完全同意许多代表团的观点，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显然是考虑到这一事实，我国代表团正在委员会中作出积极的努力，以便就彻底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多边公约达成协议。此外，委员会也在勤奋地工作，为彻底地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奠定基础。这些武器的使用，不幸的是，人们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而销毁化学武器乃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里根总统说过，实现这种禁止——有效的和可核查的——是美国的目標，我们愿在这一论坛里积极实现这一目标。

最后，我愿简单谈谈我们议程中的首要问题，核禁试问题。我国代表团曾经多次阐明其对处理这一项目的方法的看法，并且说明就核禁试问题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似乎并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遵守仔细认真考虑其他代表团意见的诺言，聚精会神地聆听了许多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发言。众所周知，我们尊敬的主席就包括核禁试在内的各种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我们参加了这些协商工作，并认真地考虑了其他代表团的立场，特别是关于议程项目 1 的立场。

我已阐述了我国政府在全面禁试这一广泛问题上的立场，这一立场仍然未变。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所有裁军问题上享有合法的权益，并有义务为裁军进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审议议程项目 1 这样的问题——做出实质性的贡献。目前不论是由于何种原因，为就项目 1 达成协议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围绕着全面禁试问题，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有效地核查并遵守这项协定的问题。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实际上至少在过去的十年中，本委员会及其前身都一直关心着这些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委员会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而且这一领域中的工作现在就可开始。因此，如果能就设立一个附属机构来讨论和确定任何一项全面禁试协定中将必须处理的有关核查和遵守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将赞成这种意见。

我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认真审查这些极为重要问题的各个方面将是一个进展，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期望同你以及其他代表团就设立这样一个附属机构以及授予其职权问题进行协商。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并非常感激他对我，以及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时所说的极其友好的话。下面请南斯拉夫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发言。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今天的发言中本打算详尽地谈谈同全面禁试项目有关的问题。在发言部分内容中我原想表示，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你已做出努力通过同各国代表团的非正式协商，就委员会处理两个优先项目，即议程项目1和项目2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论协商的结果如何——我们真诚希望协商会取得成果——我们认为委员会都应尽快做出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6/84号决议的决定，该决议要求委员会在1982年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该小组应就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

然而，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刚才所说的，所阐述的——他的部分发言内容使我们感到高兴——要求我们在谈论这一问题之前要认真研究这一建议。因此，我将保留我国代表团在稍后的日期就全面禁试问题发言的权利。

主席：感谢南斯拉夫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中国代表田进公使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想就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问题简单地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是广大无核国家的普遍而迫切的要求。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作出安全保证是核国家的义务。这也是世界核军备现状所导致的必然要

(田进先生, 中国)

求。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中拥有核武器的只是五国，核弹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而这两个核大国又在加剧军备竞赛，不断扩大核武库，进行激烈争夺，对世界和平与各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对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所有核国家都有责任，尤其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核大国更有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很清楚的。

中国关于无核国家安全保证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了解自己作为一个核国家的责任。我们曾经多次表明，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根本办法，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不是一时能够实现的。在此情况下，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向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重要的是要承认，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作出这样消极的安全保证是最起码的义务，不是什么恩赐。无核国家要求的是无条件的安全保证，而不是有条件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有条件的保证，往往是要无核国先保证核国家的安全，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不少无核国家对此提出强烈批评是完全合理的。

去年联大第九十五号决议特别呼吁核武器国家表现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就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我们认为，政治意愿是必要的，而关键又在两个核大国。否则，核大国可以找出各种借口来阻挠对无核国家作出安全保证。而有了政治意愿，就可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主席先生，从这届会议开始以来，围绕这一议题的形势并不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希望，核大国能真正表现出对无核国家承担责任的¹政治意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前使这一问题有所进展。中国代表团愿与各国代表团一起继续探讨，为寻求一项能为无核国家所接受的合理的“共同方案”而努力。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联合王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发言。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祝贺你担任了本委员会的主席。你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的关键时刻就任主席，我相信在你的²英明领导下，委员会将最有效地利用时间。我极为荣幸地借此机会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支持。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卸任的主席、尊敬的伊朗代表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马哈拉蒂先生所作的贡献，他在第一个月中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并为本届会议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愿在今天的发言中谈谈委员会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核禁试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2月11日，我在第153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说，我国政府非常理解对迄今没有迹象说明有可能达成全面禁试而感到失望的情绪。我还说过，我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在禁试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做的。自从我在上次会议上发言以来，许多代表团都在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详尽地谈及这一问题，他们的发言都是雄辩的并常常是非常有力的。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发言中表达的强烈情感。我们还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博士在2月9日的发言。

在这里举行的三边谈判于1977年开始，直至1980年秋季结束。谈判中澄清了许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中存在的问题。1980年7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边报告中写有已达成的一致意见，也指出了仍然存在着分歧意见的重要领域。当时存在有各种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核查的问题，而在进一步取得进展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全面核禁试仍然是英国政府在裁军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目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存在的问题都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去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政府权衡了当前的局势，研究了大家在委员会中发表的各种观点，并且特别是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显然不能期望三边会谈会取得进一步进展，因此我国政府认为除了已在进行的专家讨论之外，还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集中讨论核查这一关键问题，这样做将是有益的。我国政府希望这种讨论不仅将会搞清楚问题的性质，而且还会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表示欢迎，他说美国代表团准备同意设立附属机构来审议同核禁试有关的一些问题，我国代表团相信，所有其他代表团也将对这一发言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一个重大进展。我们希望能迅速地就工作小组——或是委员会可接受的其他形式的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以便毫不延误地开始工作。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毫无疑问，我国代表团将继续积极参加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探测和分析地震事件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同解决核禁试的核查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就这些技术问题达成充分协议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尊敬的瑞典代表提出的建议，即也应在委员会的主持下在适当的范围内讨论提高监测空中放射性现有能力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应认真地审议这一建议。在这些技术领域中的工作将会支持并有助于更广泛地审查核查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够进行。关于议程项目2，我愿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仍然愿意为本委员会中核问题的讨论作出充分的贡献，并和过去一样，希望能参加各种非正式会议。

现在我愿谈谈目前正在讨论的议程项目，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在过去的三年中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这届会议全体会议的一些发言中又再次强调了这些安全保证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尊敬的荷兰、巴基斯坦和加拿大等国的代表都谈到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已经仔细注意到了这些发言以及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在本周早些时候所作出的有创见的贡献。此外，在本届会议期间，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已在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干练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作。但是，也许正因为我们过去已如此详尽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我认为目前倒应后退一步，并重新审查作为我们交流看法的基础的各项原则。

英国于1978年提出的保证形式的论据已于去年4月10日在第CD/177号文件中充分阐述，但是我愿再次强调，英国政府之所以作出保证是因为它知道那些已宣布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对其安全感到担忧，特别是这些国家担心可能会受到对它们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甚至会成为这类武器的攻击目标。我们当时提出的保证表明，英国政府承认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在这方面享有一项具体保证，尽管这种保证已包括在英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即除非在需要进行自卫的极端情况下，英国政府绝对不会使用核武器。当然我们在1978年提出的保证今天仍然完全有效。

现在在本委员会以及工作小组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于寻找一项“共同方案”的可能性以及共同保证可能采取的形式和实质内容。关于形式，我国代表团深知许多代表团的强烈看法，即人们更为需要的是拥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形式，而不是现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有的自愿保证。我们仍欢迎大家提出关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各种建议，我们愿意探索各种其他可能的法律形式。去年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提到大家在原则上对缔结一项公约没有反对意见，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一结论。然而，我们认为在就公约的内容达成谅解之前要对形式做出决定为时尚早；在这一阶段，我们应考虑各种选择。

关于保证的实质内容，有两个原则性的问题，即这些保证应适用于哪些国家，并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于这些国家？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第一个问题应以可判断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回答。当然可以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也就是向所有的不被认为是核武器的国家提供这种保证。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制定明确的定义：即向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无核国家或向作出具有国际约束力承诺保证不制造或取得核爆炸装置的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这一标准不仅可容易地加以判断，而且也确认了参加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或其他与此相类似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并已得到广大国际社会支持的承诺。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其他那些把已经放弃核武器的国家排除在安全保证之外的建议；而且正如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在本周早些时候所指出的，在解释定义方面存在有严重的问题，即设法要把可能参加了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核安全安排的国家排除在安全保证之外。

实质内容的第二点是安全保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或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失效。一些代表团争辩说不应有任何例外。在其他的提案中包括了一条一般性的撤销条款。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保证才应是有限的。在联合王国的保证中只有一个条件，即“一个国家和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或结成联盟对联合王国、其附属领土、军队或盟国进行攻击的情况下”安全保证即不再适用。我们认为这一限制是合理的。它不会缩减我们对那些怀有和平用意的国家所做出保证的价值；此外，任何同联合王国发生冲突的某个国家或一些国家，只要它们不同核武器国家联合或结成联盟，这种保证将继续适用于我们。

我国代表团认为，人们已经充分理解了在寻求“共同方案”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并不提倡在这些问题上拖延纠缠。去年荷兰代表团在一份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共同方案”所根据的各项原则是我国代表团大为赞同的，我们高兴地看到荷兰代表团又再次向工作小组提出这一方案。但是，该文件和其他工作文件之间，在看法上存在某些明显的分歧。在制订出“共同方案”之前必须要消除这些分歧。有人建议说，只要表现出政治意愿就能消除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分歧，特别是消除有关消极安全保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证的分歧。然而，正如工作小组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就实质所进行的谈判表明“各种具体的困难是与某些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不同的概念，以及在制订大家都可接受的‘共同方案’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相联系的”。实际上，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并不能脱离普遍安全的较为广泛的问题，我们在继续寻求一项“共同方案”时必须铭记这一点。

我国代表团将竭尽全力，为寻求一致同意的的基础做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苏联）：苏联代表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1982年3月份的协调人，为了正式向大家介绍题为“二元武器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文件现在发言。这个文件的发起者——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它们自己确定了一个适度而重要的目标：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注意以下事实，即美国政府关于大规模发展二元化学武器的生产以及随后将这些武器设置在别国、首先是欧洲领土上的事实，给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带来更多的实质性的困难，其他消极后果且撇开不谈。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国际社会在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寄予重大希望的机构——对上述决定不能抱若无其事的态度并忽视其严重后果。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现实。我们并不想事先预测或评判委员会的态度，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讲，它们坚信必须有一项未来的公约以禁止一切化学武器，不论它们是传统的还是新的，不能给任何这类武器，特别是具有二元装置的武器以保留的机会。

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交的工作文件决没有全部而只是列举了某些参加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谈判的人，鉴于二元武器的生产前景，将会遇到的困难。保加利亚代表团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所整理的问题阐明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一些方面。毫无疑问，其他代表团在这方面也会提出问题和建议。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同时，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如果我们希望顺利地进行谈判, 我们就应该在工作小组范围内郑重其事地、冷静地研究这些问题, 即不要把情况戏剧化也不要简单化。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按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的发言。现在请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发言。

利德戈尔德 (瑞典): 主席先生, 本周委员会集中讨论所谓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对这个问题发表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并阐明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是基本的某些观点。关于瑞典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在去年4月16日在本委员会的发言中作了很详细的论述。因此, 我将比较简单地讲一讲。

让我首先提请注意, 那些断然放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完全有权指望核武器国家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使之不受核武器的威胁或进攻。这已得到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承认, 并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作了明文规定(第59段)。

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即将来临。它将提供机会来回顾一下自从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核裁军领域的事态发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迄今在这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 最明显的缺陷是甚至没有对在委员会建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联合王国和美国今天早晨所作发言是极为关注的。我们将予以仔细的研究。我今天对这些发言的意见当然只是非常初步的。如果基本上大家都同意, 我们的目标是要制订一项全面的或彻底的核禁试条约, 核查和遵守情况自然地是最最需要 在谈判中予以审议的两个问题。因此, 有可能在进一步努力下, 在不远的将来能找到一项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对此, 我们将非常欢迎。但是, 就消极安全保证而言, 仍然没能取得进展一事, 继续在校裁军问题上增添了普遍的失败情绪。

确实, 只要有核武器存在, 就不会有任何彻底的保证, 也没有任何保证能够取代核裁军。然而, 没能取得任何进展的事实是我国, 无疑也是其他无核武器国家深感失望的根本原因, 而它们是有权获得适当保证的。我在刚刚提到的1981年4月16日的发言中, 曾强调指出, 就我们而言, 我们是理解包含在现有的单方面声明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中的意图的, 那就是: 凡不属核安全安排缔约一方的国家, 就得永远享有不成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对象的自由。在同一个场合, 我曾指出, 瑞典认为, 就其涉及个别无核武器国家来看, 瑞典是毫无例外地包括在核武器国家所作单方面保证范围之内。我国政府知道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对这一解释持有异议。

但是, 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处在世界核威胁看来是最危急的地区, 为自己的安全而感到焦虑。许多无核武器国家都提到了核武器国家的态度同地面核扩散冒险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刻不容缓地作出普遍都能接受的保证, 不仅对无核武器国家有利, 而且对核武器国家本身也是有利的。

瑞典对消极安全保证的内容和形式的态度已在去年向委员会作过详细的说明。我当时的发言仍然反映我国政府现在的观点。因此, 现在我只限于重申, 对那些已对无核的地位作了保证的国家——如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提出新的要求的这种公约, 瑞典确实是加以反对的。此外由于瑞典执行中立政策这一基本的特点, 我们感到难以在这个问题上同任何核武器国家缔结一项双边协定。

目前, 由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保证在许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另外, 保证应具有一定的形式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就不能在煞那间加以改变或废除。这正是现有的一些双边声明存在的问题之一。一个可能的办法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把这些保证载入一项决议。把这个办法当作一项临时性措施也可能是有益的。但是, 应该明确地说清楚, 不能认为这种措施可取代最后目标, 即就所有国家都满意的安排取得一致意见。

现在是核武器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知道在目前形势下, 就它们之间的协定而言, 人们不能寄予太大的实际期望。但是它们必须下决心努力改进它们目前的方案, 应以比迄至目前为止更直接得多的态度来考虑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权利。这样做不仅对无核武器国家有利, 而且也对它们自身有利。最近重新设立的以阿赫迈德大使为主席的特设工作小组为这一问题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论坛。联大第36/95号决议已为小组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该决议以145票对零票通过, 三票弃权。我国代表团希望核武器国家不要错过机会, 在重新研究它们的各种立场时应考虑到工作小组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即将来临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必须取得进展这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我感谢瑞典代表。按照我的名单，发言已经结束。还有哪个代表团要发言？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要求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印度）：我要求发言是想谈谈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今天的发言的初步反应。虽然很明显，它们对其他成员国提出就议程项目 1 和 2 建立工作小组的正当要求的反应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我们还是注意到它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议程项目 1 和 2 履行其职责这种方式可能采取的态度，有了积极的转变。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利用这种转变，考虑一下这次会议期间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能取得那些进展。讲到这一点时，我们知道这两个代表团对“谈判”这个字是反感的。我们当然不会和它们一样反感，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利用任何行动进程，如就项目 1 和 2 的任何方面进行讨论或交换意见，如果这样做能有希望把我们引向条约具体案文的谈判。当然，这还将拭目以待，所以我们不应延误关于项目 1 的工作小组的建立。不妨说，我国代表团相信，我们应在三边谈判结束时开始工作，尽可能促使讨论向前推进，并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作出报告。我国代表团愿意参加关于这样一个小组的适当职权范围的协商，其中自然应包括关于核查问题的审议。至于议程项目 2，我们将再次敦促立即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适当地开始就诸如那些载于 21 国集团提出的第 CD/180 号文件 and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第 CD/193 号文件的问题进行讨论。除非我们以这样的态度进行工作。否则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可以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报告。我们认为，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发言提供了重要开端。我们应当利用能加以支配的有限时间。我真诚地期望，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将在它们方面积极地作出响应。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个代表团要发言？如果没有，现在继续讨论别的事项。

应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已在第 57 号工作文件中向我们提交一项提案。该草案提请《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保护计划》指派代表出席该工作小组的某些会议。你们记得，委员会曾在去年第 137 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类似的决定。该案文是工作小组在明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进行审议并达成一致意见的。现在我提

(主席)

请委员会加以批准。

阿根廷代表要求发言。

卡拉萨莱斯 (阿根廷)：尽管我的发言将是很短的，但我还是应该说明，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委员会当前这一个目的工作，并向你保证阿根廷代表团将予以全力支持，同时向伊朗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上个月出色地领导了本委员会的工作的深切感谢。

我国代表团愿意指出，它同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向本委员会提交的决定草案，大家还记得，该决定与委员会去年在同一问题上通过的决定是相似的。我希望把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一案文的事实记录在案，因为它考虑了我国代表团去年有机会就这一议题发表的某些担心。首先，该决定草案指出要求上面提到的两个组织所提供的合作包括“提供技术情报”，我要强调一下“技术情报”这几个字，这符合本委员会议事规则第41条规定。换句话说，邀请那两个组织的目的，不是要它们提供一般的意见或忠告，而是要它们提供技术情报，而且是有关专门提出来的问题的技术情报，正如现在进行审议中的决定草案那样的情况。同样，向这两个组织发出邀请是指它们的代表出席某些会议，那就是说，参加有限的会议，也许只是一次会议目的是根据要求提供技术情报。因此，邀请的结果不会造成国际组织的代表长期或几乎长期出席工作小组的讨论；这种原则的根据与决定草案提到的两个具体组织，即阿根廷代表团十分尊敬的《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方案》没有关系。我国代表团渴望坚持的，正在审议中的决定草案所坚持的争议中的原则是：国际机构，不管它是哪一个，决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裁军问题的谈判进程，因为这是主权国家独有的问题。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希望维护的原则，我刚刚讲了，正在审议的决定草案考虑了这个原则；由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草案。

主席：感谢卡拉萨莱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我可以肯定，委员会已充分地注意到他关于第57号工作文件以及提请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意见。美国代表要求发言。

菲尔兹（美国）：我愿意正式建议决定草案予以修改，使之按以下内容提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我建议修正案在“联合国环境方案”这几个字的后面插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等字，然后再往下去，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就毒性确定问题开会协商”这一项中，我主张以“技术问题”取代“毒性确定问题”，然后对该句的末尾作适当调整，把“组织”前面的“TO”字划掉，并在“组织”后面把这句话句断。我建议修改的理由如下委员会会记得，去年夏季由利德戈尔德大使举行的、同化学武器专家进行的非正式协商（第CD/CW/WP.22/Rev.1号文件）过程中，美国代表团曾向小组提出过远距离持续核查的系统，简称“远核查”（RECOVER）。许多代表团表示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这一设想的情况。它正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结合其核安全计划进行研制，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示范性工程。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一些代表团一向对远距离持续核查的可能性以及它是否能应用于化学武器的核查问题很感兴趣，我代表对此有兴趣的代表团请求在下周专家会议期间拨出时间，以便进一步对这种可能性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因此，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应邀派遣技术专家参加非正式协商会议看来是恰当的，目的在于提供有关该机构在远距离持续核查方面的工作情况，及其应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技术情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刚才尊敬的阿根廷大使提到的标准也同样可以适用，即：这种参加仅仅是就有关的具体技术问题在引伸的意义上对工作小组和委员会提供协助。它应仅限于技术情报，不承认该机构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权威和专门知识的技术专家们超过这种贡献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印度代表已提出要求，在请他发言之前，我愿意请菲尔兹大使重复一下他对载于第5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菲尔兹（美国）：谢谢主席先生。显然我是根据早些时候的草案提出的，因此只须在这上面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IAEA）一词。我提出的其他修正意见就不需要了，因为第57号工作文件看来业已解决在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他建议在第57号工作文件所载的决定草案案文中紧接着“联合国环境方案驻欧洲地区办事处”后面加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这一问题，印度代表要求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印度）：我们注意地听取了尊敬的美国代表提出的建议。但是，根据我的回忆，去年我们曾比较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而关于新提出吸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问题，至少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应予以最仔细的审议。因此，请允许我通过你向美国代表提出请求，我建议现在的决定草案可否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有必要，在我们有了更充分的时间来审议这一具体问题时，再提出一份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的决定草案。

卡拉萨莱斯（阿根廷）：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也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美国大使提出的建议，但是，正如印度大使刚才指出的，我们认为，委员会现在已收到一份经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讨论并提出的决定草案，其中提到要求两个组织提供关于两个具体问题，即：确定化学物品的毒性和可能有毒的化学物品的国际登记的技术情报。根据我对美国代表发言的理解，他的建议有不同的目的，即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派遣代表，就一个称作“远核查”（RECOVER）系统的操作方法问题提供技术情报，该系统目前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范围内、由7个拥有可以使用“远核查”（RECOVER）系统装置的国家合作下进行试验。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最好把两个问题区分开，作出不同的决定：如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就通过审议中的决定草案，然后，也许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这个最终必须就这一问题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机构范围内，我们再来起草另一个决定。在这方面，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将以对待这项决定草案同样的态度来审议这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敬请美国大使考虑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

菲尔兹（美国）：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同关心这个问题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协商，看看我们能否进行某种调和。鉴于问题只是今天早上才向我国代表团提出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在这里仔细地进行考虑。但是，我们肯定准备同其他有兴趣的代表团进行讨论，或参加工作小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赞成在进行这些协商后再作决定。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并愿问问委员会，在它看来，是否有可能通过直接有关的

(主席)

代表团之间的迅速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知道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将于明晨举行非正式的协商，它的下一次正式会议是下周一早晨。这样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就有可能按照协商的结果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以便在下周的开始就提出可能的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提案。对这样的进行方式有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我的请求下，秘书处今天分发了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和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必要时可在以后按我们工作的需要进行调整。

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曾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苏伊卡(波兰)：主席先生，由于你谈到与工作小组今后进行协商的问题，使我相信，这意味着你倾向于印度大使提出、阿根廷支持的动议，即我们通过这一已由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起草的决定，其他的邀请乃讨论另行协商的问题。但是我的邻座对你的决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愿意澄清这个情况，因为专家工作下周一就开始，适当的函件应分送第57号工作文件所提到的有关组织，以便不耽误我们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苏伊卡大使。我们刚才作出的决定同我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第57号工作文件所载决定就将提交协商。我自己也愿意协商迅速进行并很快就结束，以便不致过份地延误我们的工作并听取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方案代表的意见。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委员会已达成协议，因此，决定应包括手头的一切问题，我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宣布的。

卡拉萨莱斯(阿根廷)：主席先生，我所关注的问题同波兰大使强调指出的一样。我的理解是，准备暂缓进行的只是美国建议的关于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为上述目的派遣代表的问题，这就是将要进行协商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对于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没有反对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它同美国的建议是两回事，由于化学武器专家们开会的日期已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迟迟不通知这两个组织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即联合国环境方案和世界卫生组织, 就会错失时机, 这是一个已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 而且, 我国代表团已指出它赞成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不同的决定分开讨论。

伊斯拉耶利安(苏联): 主席先生, 坦率地讲, 苏联代表团的理解也认为你的决定意味着批准了第5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事实上昨天在工作小组已达成普遍同意的协议, 根据我的理解,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已提出一项建议。据我所知,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没有人反对那个建议。因此, 在我看来, 还是应该按我们通常所遵循的方针进行, 即: 由工作小组审议问题; 工作小组向委员会提出决定, 委员会通过该决定。我赞成我们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把今天提出的新建议留待以后单独进行审议。无论如何,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与化学物品毒性问题的专家小组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主席: 如果我提出决定的方式引起了不同的解释, 我非常抱歉。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听从委员会; 我认为我可以说尊敬的美国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充分同意。有些代表团希望这个问题按单独的决定进行讨论。我愿意提出问题大家是否都同意载于第5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案文按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提交我们的形式予以通过?

菲尔兹(美国): 我注意地听取了人们在这里表示的关注, 但我自己没有搞清楚人们有什么困难。这个决定所提到的两个组织就在日内瓦,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却在维也纳, 所以在我看来, 邀请适当的技术专家和到达这里的时间问题对我就该决定草案的修正案方面来说似乎更紧迫些。我们试图通过工作小组主席来修改文件, 但这看来并不合适。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建议把该文件退回工作小组, 在那里我们将有机会讨论这两项建议各自的优点, 然后向委员会提出我们所能同意的方面。

主席: 谢谢菲尔兹大使。我从他的发言注意到对立即通过载于第57号工作文

(主席)

件的决定案文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建议，这个问题可以经过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协商和作出可能的新的决定之后，尽快地在今后的某次会议上予以讨论。

现在回到关于委员会及其附设机构下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问题，在这方面，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要求发言。

罗夫莱斯(墨西哥)：承蒙允许，我要求发言，无非是作一简短的说明，以防止任何误解。3月15日星期一下午3时，《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还不可能开会，而是象上周那样在往常的会议室房间，即一号会议室举行一次联系小组会议。

主席：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所作的澄清；时间表将按此作出修改。因此我认为下周的时间表草案就算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愿意通知代表们关于委员会就它的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日期。我关心的问题是确保愿意就我们日程上这一新的项目参加交换意见的各国代表团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它们的意见。为此我建议3月26日星期五下午3时和3月30日星期二下午3时。从委员会该做的全部工作看，这些日期是看来是合适的。我建议你们应考虑同意这些日期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能在通过下周时间表时作出决定，或如可能，更早些。

你们也会记得，在本周的时间表上，我们曾初步计划于明天，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今天我们听了全体会议的发言，特别是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他们提出了新的因素，它对委员会会议项目1和2的工作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考虑到这些新的因素，我打算尽量抓紧时间继续自本周初以来举行的非正式协商，为此并记取各国代表团要求有一些思考时间的正当愿望，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即我们原来计划明天下午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可延至下周主席协商后进行会更加有益，这样可以给各国代表团以思考和磋商的时间。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暂时取消明天的非正式会议，如可能，延至下周举行。

(主席)

我现在宣布：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明天中午在这里开会。如没有别的问题要讨论，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休会。

下午12时4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63

16 March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六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3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里奥·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马希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格林伯格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胡小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冯登哈根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赞蒂西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普里夫人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毛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萨布扎利安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雷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巴沙诺夫先生
苏里科夫先生
克罗卡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巴斯比先生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科登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百六十三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开始审议它的议程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愿意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题目发言的成员亦可以发言。

首先我要欢迎芬兰副国务秘书凯约·科尔霍宁先生阁下。我不需要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介绍他，因为他从1976年至1977年曾任芬兰外交部长。此外，他曾是专家小组主席，这个专家小组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主持下编写了《对无核武器区问题所有方面的综合研究》。他作为赫尔辛基大学历史学教授在教育领域也具有丰富经验。我确信委员会将会以非常特别的兴趣来听取他今天上午要向我们做的发言。我还要欢迎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任代表维伊沃达大使阁下。我确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将有机会来赏识他的才能以及他毫无疑问将对委员会工作作出的贡献。

在我的发言名单上，今天要发言的有巴基斯坦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日本代表、巴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古巴代表和芬兰代表。

现在，我请我的名单上的第一名发言人、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在开始我的发言时，我要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你就任本委员会3月份的主席感到非常满意。意大利在寻求裁军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相信，你的献身裁军事业和广泛经验将确保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在本月份出现积极的转折。

我还要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你的前任、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的赞赏，赞赏他主持本委员会1982年会议关键的开幕阶段所采取的坚定态度。

我要求今天发言来表达巴基斯坦在有关核武器议程项目上的观点。

在这些项目中，有关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项目享有最优先的位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未能就这个项目进行具体的谈判，对此我国代表团已在以前的一些场合表示了极大的遗憾。我们继续深信，本委员会在谈判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必须发挥中心作用，并且深信应该立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开始谈判一项条约。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了尊敬的苏联代表1982年2月18日对委员会的发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言，该发言表示苏联代表团愿意参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进行的谈判。我们同样赞赏苏联代表团就其有关条约各个方面的立场的具体表示，特别是目前它表示愿意接受有三个核武器国家加入的这样的一项条约，这三个核武器国家直到最近还在进行着就这个问题的分别谈判。

巴基斯坦代表团仔细审查了尊敬的美国代表和联合王国代表1982年3月11日在委员会里就禁止核试验问题所做的发言。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个代表团现在准备接受就题为“禁止核试验”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并开始就此题目进行谈判。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是一个最积极的发展，特别是从这个问题的有争议的历史来看。

在目前形势下，主席先生，我们认为最符合逻辑的步骤将是在你的主持下立即开始非正式协商，以拟定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要求是，这个工作小组的职权应使其能进行谈判而不限于只能对有关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或专家的审议。当然，特设工作小组首先应对哪些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的问题是需要通过非正式协商来解决的中心题目。

尊敬的美国代表曾说，他的代表团准备着手谈“有关核查遵守”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情况的问题。尊敬的联合王国的代表也曾建议委员会“集中精力于关键性的核查问题”。我国代表团意识到，对遵守一项禁止试验条约情况的核查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将不反对着手谈这个问题，以便开始就禁止核试验项目进行谈判。当然，不言而喻的是，有关核查遵守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情况的谈判必须建立在对该条约的范围达成事先谅解——如果不是一致意见的话——的基础上。从去年提交给委员会的三边谈判报告来看，好象至少在三个进行着谈判的国家之间就禁止试验条约的范围已达成了一致意见或谅解。实际上，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1段的词句中，已反映出了这一点。因此，就禁止核试验的范围达成谅解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第一步，在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内就应按此来谈判核查与控制安排。

开始就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条约的各个方面进行谈判，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功将是一个重要的、即使是象征性的贡献。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将积极努力，以就设立一个有关项目1的工作小组并拟定该小组的职权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在最近的将来就具体审议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项目的适宜的方式也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若能制订出一种如第CD/180号文件中21国集团提案所设想的大家同意的核裁军前提，那就有可能确定谈判的某些具体的可能做到的东西。它还能有助于消除两个核武器大国在当前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并因此能对就核裁军诸方面的有限制的、具体的谈判之取得成功作出重要贡献，这些谈判在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或可能会在最近的将来开始举行。

据报导的双方在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所谓中程核力量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广泛不同的立场，正说明缺乏应在其基础上寻求核裁军的大家同意的前提。我国代表团希望，在最近将来的某些阶段，两个有关的国家将感到有可能将它们对欧洲核会谈的各自态度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必须说，这些有关的问题不仅是谈判的各方所关心的，甚至不单单是欧洲国家所关心的，而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本委员会及联合国大会在其即将来临的特别会议上都同样有权获悉两个核武器大国关于恢复战略核裁军谈判的意图及该谈判的目标。

我们大家都同意，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和艰苦的过程来达成核裁军。与此同时，由于超级大国间关系中的紧张与对抗趋势，由于它们的核军备的继续积累，由于令人不安的技术发展和危险的核战争理论的出现，蓄意地、由于估计错误或偶然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已经令人惊恐地增加了。我们一贯认为，在通过在各个讲坛里的特定谈判来寻求核裁军之际，国际社会必须及早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有效减少核战争危险和在可能程度内抵消因核武器存在而造成的威胁。

巴基斯坦代表团完全同意联合国大会三年来所认可的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将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犯，并将构成一种对人类的罪行。我国代表团意识到一些国家在当前时刻接受这个原则要遇到的政治困难。然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国家安全，不管有多么重要，都不能被置于保护人类及其文明免遭毁灭的最高需要之上。我们继续希望，原始的自我保存本能最好更早而不是更晚地压倒对核威慑的依赖。

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定可形成朝向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一项重要临时措施。因此，巴基斯坦欢迎苏联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提案。如果能肯定, 苏联作为这项提案的倡议者, 自己将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那我们将极其满意。若与中国在十年前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事连在一起, 这样一种承诺本身就构成了对亚洲范围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它还可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气氛产生有利的影响。

当然, 显而易见, 只要一些国家继续主要依靠核威慑来实现它们的安全, 那么谈判禁止使用核武器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景将继续是暗淡的。但是, 就无核武器国家要求得到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保证的~~这一~~不过分的合理的渴望而言, 是不应当有这些困难的。尽管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中已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不幸的是, 就此问题的三年谈判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在过去的两届会议期间, 特设小组的工作集中于拟定可载入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共同方案这个中心问题上。大会还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继续努力以求拟定一项共同方案或共同义务, 并且大会将特别呼吁核武器国家表现出就此问题达成协议所需要的政治意愿。

向核武器国家呼吁是正确的因为拟定消极安全保证共同方案或共同义务的谈判的失败, 首先是起因于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四个所采取的旨在满足它们自己对安全的关切和专注而几乎一点也不计及无核武器国家合法的安全利益的立场。

第一, 这四个核武器国家在它们的声明里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承担法律上的和不可取消的义务不获取核武器或甚至不获取“核爆炸装置”以便有资格得到消极保证。另一方面, 这些核武器国家自己却不愿承担任何义务, 逐步削减和最终放弃拥有核武器; 它们也不准备发誓放弃在某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这种维护某些国家的核垄断的目标与防止核纵横扩散的目标并不相符。我国代表团已反复说明, 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应有资格得到消极安全保证。承担或不承担不扩散的法律义务与确定某一特定国家的无核武器地位是不相干的。将任何一个无核武器国家排除在保证的范围之外, 将会是对这个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暗含的威胁。这种歧视的本身对不扩散可能有严重后果。

第二, 四个核武器国家的单方声明包含有其他的限制、条件或例外, 这些加在一起有全部抵消这些保证中的任何积极的東西的作用。有人建议, 在其领土上有核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不应享受安全保证; 或建议, 如果一个国家在与一个核武器国家结为“联盟”或“联合”的情况下参予了对给予保证的那个核武器国家的进攻, 上述保证就不再适用。这样的建议是有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在逻辑。这些建议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两层意思。第一点是, 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产生于有关的核武器国家的安全理论及它们的以军事联盟为背景的对核威慑理论与实践的依赖。接受这些建议将意味着接受核威慑理论。第二点困难更有实际的性质。如我们从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过程中所得知的, 很难使上述两项建议协调起来。这并不出人意外, 因为每项建议都是想确立建议提出者的政治和军事利益。所有这些, 都与在核武器国家的联盟结构及核安全安排之外并愿继续在其之外的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无多大关系。

巴基斯坦的原则立场是, 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在其范围、适用及期限上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和无限制的。但是巴基斯坦代表团也已表明它愿意就这个题目达成现实的妥协。虽然我们对流行的核威慑理论及其在核武器国家单边声明中的反映感到惋惜, 我国代表团还是企图考虑目前形势, 建议一项方案, 该方案将暂时排除那些属于两个对抗军事联盟的核安全安排成员国的无核武器国家。这可能不是令人完全满意的解决办法。然而, 这是一项妥协方案, 可作为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间作出不损害各自立场的妥协的基础。当然, 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卷入两个联盟体系的核安全安排的国家希望不被排除在保证范围之外的愿望。但是, 它们是否愿意通过其盟国所提供的核保护来维护它们的安全, 或者如果它们愿通过割断与这种安全安排的关系来维护它们的安全, 这个问题的选择无疑要由它们来做出。

在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内, 我们尚未看到核武器国家对大会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反响, 大会呼吁它们就可载入一项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共同方案达成协议一事表明政治意愿。与此相反, 它们再次重申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众所周知的立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 我们这些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 必须集体决定我们是否要向第二届特别联大报告我们在就此问题谋取进展方面已彻底失败了, 或是否还存在其它选择可表示已取得某些进展。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历经三年的努力未能就消极安全保证问题取得任何进展, 它就必须坦率地通知第二届特别会议它所以失败的具体原因, 即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拒绝审查它们在此问题上的有限制的、有条件的立场, 而不应畏畏缩缩。委员会应强烈敦促这些国家审查它们的政策并向第二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届特别联大提出修正过的立场, 这种立场充分考虑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意见并有助于拟定一项有关此项目的国际文书。

主席: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及他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发言。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格外高兴今天来欢迎我们当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任代表、维伊沃达大使, 他今天以这个身份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议。维伊沃达大使致力于裁军已有多数年, 他在日内瓦, 在纽约以及前几年作为副外长在他的国家的首都布拉格, 履行过各种不同的职责。我们祝他在其新的任命中取得成功并期待与他和他的代表团在本机构里进行友好的和富有成果的合作。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欢迎来自芬兰的副国务秘书、科尔霍宁先生。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 都知道他甚至在设立裁军谈判委员会很久之前就进行了活动。我特别记得他在1975年作为裁军委员会会议无核武器区工作小组主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将会仔细地听取他的发言。

在我们的春季会议第一个月的会议过程中, 很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全面禁止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问题。绝大多数代表团要求在即将来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采取与这两个项目有关的具体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对您, 主席先生, 采纳了我们的提案并开始了协商有关项目1和2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进一步活动表示欢迎。我们希望, 您将能很快地就您进行协商的结果向委员会作出积极的报告。

我们同意多数代表团的意见, 即协商的结果应该是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 这些小组将开始有关这两个项目的真正的谈判。我国代表团以达此目的的坚定意志为引导, 今天在第CD/259号工作文件中提出了关于项目1和2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主席先生, 如果您能在您的进一步协商过程中考虑到这些草案, 我们将非常感激。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日本代表、大川大使阁下

发言。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贵国的尊敬的国家元首亚历山德鲁·佩阿蒂尼总统阁下在对我国进行了高度成功的国事访问之后于昨天离开了日本。在日本的一周逗留期间，佩阿蒂尼总统在我国议会中强烈呼吁核裁军并在他自动要求之下访问了广岛。在这个吉祥的背景下，我特别欢迎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担任主席职务期间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

同时，我愿向你的前任伊朗的马哈拉蒂大使的谦虚而有效的工作方式表示热烈的赞赏，他在我们的1982年会议开始时主持了我们的工作并克服了我们曾经面临的困难的程序问题。

最后，我愿对我们之中的芬兰的尊敬的副国务秘书科尔霍宁先生以及我们的新同事，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表示欢迎。

今天，我想扼要地谈一下去年11月和12月利用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网进行的第二次地震资料经验交流的问题。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埃里克松博士刚走进这间屋子。我愿欢迎他。

当我们去年讨论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以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时，我曾两次表示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能参加第二次试验。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了解到，大约20个国家，我相信，包括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最近的实验，并了解到因此而取得的成果比1980年实验的结果有了相当大的改进，虽然很多问题仍待解决。

我理解到，在去年实验中出现的多数问题可能归因于这个事实：通过一个全球的网来利用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的电讯系统来传送地震资料一事还没有得到世界气象组织大会的正式承认。到目前为止，该实验性的交流只是在与世界气象组织的临时安排下进行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正式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准许为上述目的利用其全球电讯系统而在全球性传播地震资料的工作中进行合作。应尽早提出这样的要求以便使世界气象组织能够进行考虑并在其1983年夏季早期举行的第九届大会时采取必要的决定。我国代表团深信，如果下一次经验交流能够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正式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还可能取得更加满意的成果。

(大川先生, 日本)

我们特设工作小组的专家, 市川博士告诉我, 虽然对于交流所谓水平一级的资料问题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信任, 但是对水平二级的资料交换仍然远不能令人满意。显然很清楚的是, 对水平二级资料的审议可以在侦察小的地震事件方面高度有效, 同时, 看来十分需要有一种交换水平二级资料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以便最大程度地利用此种资料。据市川博士说, 最近一些年中, 在这种资料交换的技术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因此应该为使用此种新的技术来交换水平二级资料作出努力。

在结束这一简短发言之前, 我愿对美国代表团上星期四在本委员会宣布在我们的议程项目 1 方面迈出了一个重要的步骤表示赞赏。弗尔兹大使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 我愿向他表示我个人的祝贺。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进展并能趁热打铁。

因此, 我希望, 我们能就设立一个解决有关核查全面禁试的遵守情况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迅速达成协议, 并希望工作小组能立即着手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向六月份的联大特别会议报告就这个早该解决的问题取得的一些进展。

主席: 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十分友好的话。我还感谢他友好地提到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最近对日本的访问。

在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阁下。

德索萨·埃·席尔瓦 (巴西): 主席先生, 今天我想就尊敬的美国代表, 菲尔兹大使上星期四就有关 2 1 国集团长期要求设立一个有关议程项目 1 的委员会辅助机构问题作出的建议提出我国代表团初步的看法。我这个发言的第二个目的是寻求进一步澄清美国的提案, 以便能更好地估价它对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潜在好处, 并将特别的重点放在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优先项目方面。我将在另外的场合下对菲尔兹大使就项目 2 的发言部分发表我的看法。

我不想隐瞒, 我国代表团在听取有关项目 1 的提案时的心情说不上是热情。几十年来, 国际社会明确地敦促核武器国家遵守它们具有法律性和政治性的承诺, 采取认真的步骤走向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大会的无数决议及其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都明确地把停止试验一切核武器列入最高优先秩序。上述核武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器国家也曾对此作出承诺。绝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妨碍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仅仅是由于少数国家缺少政治意愿。然而,政治意愿目前看起来仍然不足。自从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21国集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直不断地强调核禁试多边谈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三年多来,无论是本委员会还是联合国的其他论坛以及广大的舆论都加紧要求设立一个就这样一项条约开始谈判的工作小组。然而,这一要求无人理采,直到最后已明显看出,委员会除了二个成员之外的全体成员都愿就这样一个程序性的决定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菲尔兹大使上星期四的提案乃第一次表示,他的政府在审议了多年来提出的各种论据以后,作出了一种可能使它靠近绝大多数成员国所表明愿望的姿态。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对裁军谈判的前途以及对眼前就停止核武器试验达成一项多边文书的希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虽然它对上述的愿望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必须对美国的提案连同谈判桌上搁置了很长时间的有关同一个主题的提案一起进行详尽地审议,以便能够取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协商一致意见。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菲尔兹大使提到所有代表团应该促进其履行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能和责任,并欢迎他认识到本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怀着同样的关切心情。因此,我们盼望,在已提出的提案的基础上,就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处理议程项目1的问题继续进行由你已经开始的协商。我们还相信不会忘记处理项目2。

我国代表团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职能的加强及其在裁军问题方面的责任和权限的加强必须以由于你的协商结果而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为基础。我国代表团相信在协商过程中,这些急迫的事项将会得到所有代表团的考虑。我们希望协商将尽可能地简短。

鉴于上述立场,我现在通过你,主席先生,请美国代表团进一步澄清它上星期四的提案。我相信,美国代表团是在建设性精神指导下提出它的提案的,我希望人们也将理解我的问题是出于同样的建设性精神。

我首先关心的是向我们提出的这一做法的通盘目的。我们认为,美国建议的意义在于它有某种潜在的可能会使国际社会较接近于达成一项有关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谈判协定。我国代表团反对那种认为目前谈判这样一个协定是不“适当的”主张。我们认为,禁止核武器试验不是一个长期的目的,相反,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让我以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调子结束这些简短的发言。由于三边会谈之中断历时已久, 所以不能再说它们为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了“最好的向前迈进的方法”。但是, 我们可以说, 把它继续下去是本委员会所有成员一致的意愿。菲尔兹大使在上星期四介绍他的提案时, 强调认为, 委员会“有义务对裁军进程的一切方面作出实质性的贡献”。紧接着, 萨默海斯大使在其支持美国的倡议的发言中宣称, “达成全面禁试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两个代表团现在准备通过利用本委员会的还未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赏试潜力来寻求达到那一目标。虽然那两个代表团和本组织的三十八个成员国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意见, 但我们相信, 要向前推进的共同的基本意愿会提供动力,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程序方面找到一项大家能同意的解决办法。

主席: 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韦格纳大使阁下发言。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 这是你担任主席时我第一次发言, 请允许我对看见你任这一很高的职务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的心情。我个人不仅为在一个特别有能力和有效的主席领导下工作感到荣幸, 而且也为一位老朋友的领导下工作而感到荣幸。

坐在谈判席位上的代表的轮流替换是没完没了的——这是外交生活中的常事。在本委员会的几位新的尊敬的成员之中, 我想挑出正好在我桌子对过的荷兰代表团团长, 弗朗斯·范东根大使, 我相信他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会。我愿特别地欢迎他, 因为, 他从他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多边论坛来, 我深信, 范东根大使在本委员会的谈判桌上同样会显出他的杰出才能。

本周的两次全体会议已将放射性武器问题定为主要项目。

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我认为最好是在辩论的早期就争取发言, 以便向委员会报告该小组自2月18日重新设立以来以及从2月23日新主席任命以来所取得的进展。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除二国以外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同意这一观点。但是, 如果本委员会有机会能够作出有益的工作来到达那一目的, 也不管这一目的在那两个代表团看来多么遥远, 我国代表团仍充分地准备以积极的精神审议那种可能性。为了尽可能朝着谈判一项条约的方向前进, 而不是仅仅制造一种僵局, 我们愿充分合作以求履行委托给本委员会的那些责任。对比之下, 对有关禁试的一般问题仅仅作学术性意见的交流可能会对本委员会产生相反的和有害的影响, 使其不能发挥它的作用, 因而损害到它的有效性和取得其原定成果的能力。若为本委员会规定一种学院式任务那就等于否定它的职能和宗旨。因而我国代表团要求美国代表团进一步阐述它的提案与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际谈判之间的关系。

与美国提案有关而可能提出的另一些问题是关于提案人设想的本委员会就该问题作出决定的程序方面的问题。主席先生, 在你的指导下进行协商的过程中, 此问题无疑会成为尖锐的问题。然而, 我相信, 本委员会的成员若能较清楚地了解该提案的程序含意, 那就会好得多。

例如, 去年由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181号文件, 它为项目1的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规定了一项适当的职权。我们欢迎美国代表团根据它们自己对有关的实质性和程序性问题的观点, 就这样一项职权的措词提出意见。在这方面, 如果能了解它们认为它们所建议的辅助机构要采取什么形式, 其活动和它的母体本委员会本身的活动有什么关系, 那也将是很有益的。我国代表团回顾, 有些代表团不允许整个联合国的成员了解去年就项目1和2的非正式讨论的结果, 这是一种不幸的做法。

我们还注意到该提案人对于核查和遵守情况的问题给予特别的重视, 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在21国集团的提案中也仔细考虑到了。由于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协定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不重视是不行的。但是, 在美国的提案中,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确定”同势必构成任何一项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实质部分的禁止范围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换句话说, 是否要对核查和遵守情况进行抽象的讨论? 这些讨论同未来条约的缔约国所要进行核查和遵守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最后, 这个建议的辅助机构在处理我们一致协议委托给它的那些问题时, 是否考虑到下一步要谈判的一项条约草案的各项具体条款?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为其新的任务作准备的过程中，主席首先不得不考虑到大会的第 36/97 B 号决议，该决议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早日完成拟订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以便如有可能提交 1982 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大会使用的这种语言明显地责成特设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在本届春季会议期间竭尽全力可能的努力取得进展。

同时，对该工作小组去年工作的估量表明，虽然前主席、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作出了不间断的努力，谈判实际上受到了阻碍。看来主要的绊脚石是在如何处理原来由瑞典代表团提议的修正案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的看法，该修正案要求将禁止进攻核设施也列入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案文中。旨在充实原来美国和苏联的草案 (CD/32) 的这个提案看来是相当大地困扰了整个谈判进程，并招致没有完的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主席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早地使谈判在程序上摆脱胶着状态。

铭记这一目标，他在开始工作时不举行正式会议，而安排了一系列与所有代表团进行的广泛的非正式协商，以便征求他们对放射性武器小组的工作领域内所有有关程序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关于这些协商的一份综合性的报告载于主席 1982 年 3 月 9 日对工作小组的发言中。这份文件还包括他个人对谈判情况的估价，以及为今后谈判有待采用的程序及对目前有争议的有限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的建议。

应各代表团的要求，主席的发言已作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文件进行了散发，同时现在也可作为委员会成员的参考文件。我不打算重述这个发言的内容，尤其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席个人的意见。

我倒愿以满意的心情告知本委员会：该工作小组现在已经克服了初步程序方面的障碍，并能够就一项程序方案达成协议，这就使它能以新的活力进行谈判而摆脱了曾经部分阻碍了谈判进程的矛盾意见的阻碍。

1982 年 3 月 15 日，工作小组第四次会议讨论并修改了主席的程序提案后，通过了下列决定：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作为一种程序性假设和在不影响今后的决定的情况下，工作小组同意按下列计划分别召开会议，一方面召开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事项的会议，另一方面召开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的会议：

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事项的会议——于3月16、19、23日召开；禁止攻击核设施问题的会议——将在3月下旬和4月上旬安排三次会议。”

所有代表团都参加了的这次程序性妥协，这次妥协表现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和可喜的灵活性，它意味着正在审议中的两个主要有问题的领域，为了谈判的目的现在已分开处理，但是，关于有待把谈判结果体现进去的最后国际法律文件的数量和形式问题的一切决定则推迟到以后解决。主席已经向工作小组澄清说，这一程序性的决定使各代表团的对于如何最后处理禁止对核设施进行攻击的问题的观点完全保持不动。结果，有一些代表团在工作小组重述他们对上述问题的基本哲理并要求记录在案，但同意大家可这样理解：他们的看法暂时并不阻碍某种迅速和向前看的谈判进程。

铭记这一点，主席向小组提出了下几周的详尽的工作计划，而具体的谈判则预定在工作小组今天的会议时开始进行。一些工作文件已经散发给了各位代表以便协助进程的进展。小组主席的期望是，在以后三次的正式会议的范围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如下问题尚未解决的主要困难：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和平用途、遵守和核查以及有关最后条款的一些问题。

我愿利用这一机会感谢所有代表团在小组工作的早期困难阶段表现出的友好的合作态度。我总的感觉是，为在传统的放射性武器事项领域内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来进行新的强有力的努力的道路已经扫清。有理由乐观地说，工作小组甚至可能不止于此，并可能利用本届会议的剩余时间的后半期就禁止攻击核设施的有关问题达到突破，对此必须做大量的技术和法律基础工作并须作大量更多的拟稿工作。

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曾建议代表团充分利用专门讨论放射性武器项目的全体会议就一些遗留的实质性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以便使工作小组的即将召开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能够相对地摆脱原则性的发言，而把重点放在实际草拟案文方面。重申这一要求的同时，主席不揣冒昧要请大家注意他曾试图为解决一些遗留的争议问题指出方向的第25号工作文件的第二部分。如果各代表团能够对所建议的禁止对核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设施的攻击的范围和方式问题更详细地阐述它们的见解的话，主席会同样感激，因为在他进行的协商中，看来这一领域似乎要求大量投入更多的概念性的思考。

最后，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想概括地说，关于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正在审议的所有问题都抱有相当大幅度的灵活性，并期望能对促进就所有遗留问题达成协议一致意见和加快谈判步伐作出良好的贡献。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特别感谢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善和十分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古巴大使索拉·比拉大使发言。

索拉·比拉(古巴)：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国代表团对你主持3月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表示满意。在你履行职责时一定能充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支持。我还愿意通过你感谢我们委员会的前任主席马哈拉蒂先生，感谢在他领导下完成了2月份的工作。我还愿意对出席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新任代表表示欢迎，可以肯定，我们将为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就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时我要对今天将在这里发言的芬兰副国务秘书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

国际社会把优先地位给予我们的议程项的1和2，全面核禁试和核裁军，这已在联合国大会的各项决议中一再得到承认，就象在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承认的那样。

如果我们真正要制止核武器在质的方面的改进和集结，那么，除了通过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尽管事实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团在本谈判机构就这些项目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作出了无数次努力，但由于两个代表团的顽固反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感到它不能在这方面按联大的要求办事。

工作小组肯定不是什么有魔力的讲坛，能够解决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不管这些问题看上去有多大困难。但是，工作小组代表着委员会可以用来履行其职责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工作小组是委员会得以在谈判任何裁军协议中起积极作用的直接途径。

自从21国集团建议设立工作小组就我们的议程项目1和2进行谈判以来，鉴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于核武器越积聚越多并日益发展和它们对文明意味着的众所周知的危险, 委员会考虑了这两个项目的优先地位, 已经举行过好几次会议。

这些不仅是说说而已。我国属于这样的国家集团: 对它们来讲, 裁军不仅意味着人类生存的一种保障, 而且意味着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目前吃尽不发展之苦的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方面, 核裁军无疑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也在许多文件中承认这些项目的高度优先地位和立即就它们开始进行谈判的必要性。第 CD/4 号工作文件和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分别于 2 月 16 日、2 月 18 日的发言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以上情况, 但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没能为审议这些项目采取初步的行动。迄今的情况, 其中包括前几届会议期间进行非正式讨论的结果表明, 为了进行谈判, 就必须马上设立我提到的、象 21 国集团建议的那种具有适当职权的工作小组, 因为它认为别的办法不大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这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两年来一直竭力反对就这些项目开始谈判的代表团之一, 现在建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审议有关核查禁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遵守情况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一建议表明该代表团反对就这些项目开始进行认真谈判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按照字典上解释, 核查是指确定某种事物的真相或正确性, 并证明、证实或履行某种事先讲定或允诺的事物。因此, 在能够进行核查之前, 必须首先有一项协定。否则, 建议中的工作小组将去谈判什么东西的核查呢? ——进行谈判以便核查——核查什么协定呢? 怎么可能试图谈判核查某种并不存在的事物的核查办法呢?

如果委员会的成员真正愿意谈判, 那我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个关于全面核禁试的、拥有类似 21 国集团建议的职权范围的工作小组呢? 如果委员会准备作出这样的决定, 那么, 关于核查的问题肯定会在它们的适当范围内与有效禁止试验的问题一块加以审议。

我冒昧地向委员会指出这一点, 因为我们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即我们一方面在进行谈判, 但同时我们的实际行动却在拖延迫切需要做的事情——禁止核试验。

还应该记住的是, 在当前关于其他项目, 如《综合裁军方案》, 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 上述的同一个代表团曾反对在裁军方面使用“谈判”和“协议”的用词。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鉴于这些事实, 除了得出我上面提到的结论, 很难有别的解释。

关于核裁军问题, 我国代表团还愿意就禁止核中子武器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第 CD/225号文件重新发表了古巴外交部长 1981 年 8 月 19 日的讲话, 表达了我国政府对开始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以及那些生产武器的人对和平和国际安全所形成的危险该负的责任等问题的观点。

遵照这些观点, 古巴代表团和别的代表团共同发起了联大第 36/92K 号决议, 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禁止核中子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

这一要求的重要性在于: 中子武器的性质本身就是当前那种设想有可能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理论的反映,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核灾难的危险。

我国代表团赞成尽快设立本委员会的工作小组, 起草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公约。这一措施将有助于消除人类面临的现实危险, 并促使在核裁军目标方面取得进展。

此外, 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早在 1978 年提交的第 CD/559 号文件, 人们希望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将在适当的工作小组范围内就这一问题发表它们的意见和建议, 并且希望按照国际社会表达的愿望着手进行具体的谈判。

现在让我们对委员会中的变得越来越迫切的项目简短地发表一点意见; 我指的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

1979 年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宣言》中, 会议要求——以下是我国代表团所支持的关于我们正在进行谈判的文件的措词——加紧缔结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条约。”

两年多以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了促使禁止化学武器的实现一直在进行巨大的努力, 事实上今年终于有可能设立一个拥有适当职权的、将使委员会能够试图完成其任务的工作小组。

但是, 也就在今年, 我们又看到某些极端危险的、关于生产一种新式化学武器的决定; 我指的就是所谓二元武器。

在我前面提到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会议的文件中, 国家首脑们有意识地专门提到“一切化学武器”, 这样一种表述毫无疑问是包括二元的和任何其他种类的化学武器在内的。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这种新式化学武器的出现会给拟议中的文件的达成带来很多复杂的情况，并使有关该项文件的谈判进展更加困难。

这种情况是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注意的，因为它意味着委员会将面临它必须处理的新的形势，例如象保加利亚代表团在第 CD/CW/WP. 29 号工作文件中所指出的那些情况。

最后，我愿意简单地回到原来谈的我们的议程项目 1。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应在某一次全体会议上，对载于第 CD/181 号文件的 21 国集团要求就这一重要项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进行审议的时间已经到来。

这些就是我国代表团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当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到这个阶段时愿发表的意见。在以后的会议上，我们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议程项目。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根据委员会第 157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我现在请芬兰代表副国务秘书阁下科尔霍宁讲话。

科尔霍宁（芬兰）：主席先生，我感谢您，以及前面的发言者对我的热情欢迎。我还要对 2 月份的主席表示感谢，他迅速地解决了非成员国，包括芬兰的参加问题。请主席先生确信，我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在这样尊敬的听众面前讲话感到非常荣幸。

联大在它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曾指出，在实现彻底核裁军以前，核武器国家有特殊的责任保证采取措施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大会要求核武器国家采取步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此，给无核武器国家以有效安全保证的问题仍然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芬兰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求发言的原因。芬兰已通过国际安排，保证了无核武器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地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至于其他处于同样地位的任何国家，通过有效的国际保证，保证不对我们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以便完善这个地位，这是符合我们民族利益的。无核武器地位还意味着芬兰不应包括在任何核战略计划之内，核武器系统和运载系统方面技术的发展也许能使这种计划成为可能。

(科尔霍宁先生，芬兰)

在芬兰方面，它竭力为减少核武器的威胁和风险作出它的贡献。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特别在核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区等领域。前几年我们曾对委员会关于安全保证方面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寻求能获得广泛支持的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形式和内容的工作迄今并不成功。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发表了说明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声明。这些单方面的声明是受欢迎的，而且它们也不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们大都有缺陷。它们缺乏有效国际安排的目标，更谈不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它们被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各种保留冲淡了。它们是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各自军事理论的运用。人们可以认为这些保留与其说反映了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需要，倒不如说反映了核武器国家的某些安全方面的关注。

但是要为有效国际安排进行工作的承诺是起作用的。我们满意地看到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工作，特别在它关于系统确定核武器国家承担的义务所包含的组成部分和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各项建议进行审议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进行这些审议的结果，特设工作小组得以更透彻地了解各种立场之间的一致和分歧，这肯定会有助于它今后的工作。特设工作小组在1981年会议期间决定制定一个所谓的共同方案。工作小组没能就一项大家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对于应就这个问题制订一项国际公约的看法，原则上没有反对意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芬兰政府认为，应就一项有效的和世界规模的安全保证继续作出努力。而且，鉴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们觉得还是采取更加实际和顺序渐进的方针为好。如果在目前形势下不能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方案，那也不应妨碍找寻其他办法。一个可以为大家接受的办法就是由安全理事会作出一项决议使核武器国家现有的单方面宣言升级。这一做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的一个特定方面是与无核武器区的观念相联系的。通过分地区进行的做法要比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普遍保证更容易达成协议。平等地相互承担义务在一个明确加以限制的地理领域内会得到更清楚的确定。

毫无疑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是分地区进行的一个有效范例。其他方面不说，该条约突出的事实是，核武器国家都是处于给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以安全保证的

(科尔霍宁先生, 芬兰)

地位。我们认为, 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的项目来看, 应对《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范例给予更多的考虑。至少它鼓励人们考虑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提倡。

在有效地实现核裁军以前, 控制核武器的必要性包含两项同等紧迫又紧密相连的重要任务: 防止这些武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并限制现有武器的使用和作用。一个国际上承认的无核武器区再加上适当的不使用保证就可以满足这两项任务的要求。由于新的运载技术使传统的区域性的防务概念失去意义, 所以地理上的考虑对于拟定安全保证方面越来越重要了。

1978年5月, 芬兰提出了一项北欧军备管制安排, 它是1963年首次提出的北欧无核武器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一项安排的目的是要使北欧地区尽可能彻底地摆脱一般的核战略的影响和作用, 特别是新式核武器的影响和作用。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应该是就地区的地位, 以及就核武器国家对其不使用核武器作出适当保证。

北欧地区在整个战后年代基本上没有受国际紧张局势的影响。这是北欧各国政府努力的结果, 也是各大国愿意保持该地区稳定的结果。去年秋天北欧国家外长会议重申了北欧地区稳定和均衡的安全形势的重要性。它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对维护和平和安全作出的贡献已得到了重视。我国政府把这些国家继续不拥有核武器视为这方面的头等重要因素。

芬兰政府愿意继续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以达成一项广泛地为大家所接受的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协定。概括起来, 我愿意强调以下基本考虑:

- 这种安排应主要地为了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需要;
- 说得更具体一点, 它们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并应适当规定禁止对无核武器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尊重那些国家的地位;
- 这种安排应具有世界性并应作为联合国为裁军和军备限制所作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实现;
- 鉴于没有取得进展, 首先是核武器国家有责任提出建立在更加灵活的方针基础上的主张;
- 在寻求世界性解决办法时, 有助于达到同一目标的其他办法不应忽视,

(科尔霍宁先生, 芬兰)

其中尤其不应忽视分区进行的办法。

我仅仅就本委员会的一个议程项目发表了意见。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国对本委员会工作的兴趣并不限于这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项目很重要。我们通过对若干问题的发言、积极地参加某些特设工作小组并对某些议题提出工作文件和研究报告等等, 在许多其他领域努力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我们感到荣幸的是, 联大在它第一届裁军特别会上进行的改革和本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给了非成员国更多的机会来发表它们的意见。但是, 为了我们能在今后作出更多更深入的贡献, 芬兰将继续要求成为这一重要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如果委员会在它今后几周内提出审查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资格问题时能考虑到这种兴趣, 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主席: 感谢芬兰副国务秘书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他今天的光临和他刚才的发言证明——正如他自己强调的——芬兰政府对我们工作的关注, 这种关注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已经表现在芬兰对我们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方面。我还愿代表委员会向他表示感谢。

名单上已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 如果没有, 我就通知委员会,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经过协商之后, 要求把第57号工作文件提请委员会今天通过。该文件是关于向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署发出邀请, 让它们指派代表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某些会议的。如没有反对意见, 我就认为委员会已通过载于第57号¹工作文件的决议草案了。

美国代表团要求发言。

巴斯比(美国): 我的发言非常简单——你会记得, 我国代表团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第57号工作文件的修正案, 建议包括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发出一项邀请。正如你所指出的, 我们以后曾在工作组内对我们的提案进行讨论, 我国代表

¹ 应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请求, 本委员会决定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环境规署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指派代表出席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某些会议, 以便就确定化学品的毒性和建立可能有毒化学品的国际登记册提供技术情报。

(巴斯比先生, 美国)

团很清楚, 我们的修正案在我们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这一阶段工作中不能获得一致意见。因此, 主席先生, 我愿意正式撤销我们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修正案, 我国代表团将就第57号工作文件和大家一道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我要指出, 我国代表团, 我相信还有其他代表团, 都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应审查任何技术手段, 只要它在解决核查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的遵守情况领域中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能提供有益的保证。我们认为, 与远距离持续核查方案有关的技术提供了这种保证, 我们确实愿意寻求这种保证。我们还希望, 这次我们的修正案没有获得一致意见, 就持反对态度的代表团来说, 并不意味着在原则上反对有一个技术代表在将来某些时候访问工作小组, 或不愿意审议技术手段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主席: 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的代表团在这一场合所表现的灵活性。现在请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发言。

利德戈尔德(瑞典): 去年,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署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主持的非正式协商期间对提供技术情报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因此, 我支持载于第57号工作文件的决定草案。但是, 由于客观原因, 我们对包含在被命名为“远核查”的核查系统在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内使用的可能性, 愿意进行探讨。因此, 为了就这个议题提供技术情报, 我们欢迎对这一特定核查系统有经验的国际组织的一个或几个专家来参加。为此, 我国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将作出决定, 使这种专家或专家们有可能参加本周在尊敬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领导下的协商。

主席: 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我可以肯定委员会已充分注意到刚才美国和瑞典代表团的发言。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其他意见或发言, 我想我们可以就第57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我能不能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12时25分休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